

真正珍宝

第四辑

鲁斯特姆·法拉提 著

美赫燕 田心 译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翻	译:	
美	工:	炬池
网	站: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5 年 09 月 15 日

目录

《真正珍宝 -III》的写作.....	1
真忆念淹没心灵	5
表达爱	6
神圣空间.....	10
巴巴抓住爱者衣边	11
在神前绝对诚实	13
巴巴仍在言说	14
去除所有非巴巴部分.....	16
实际体验.....	17
真爱者怎样念记他	18
岸显现于无岸之洋	19
文化差异.....	21
迷途孩子.....	27
避免诱惑.....	29
大慈大悲.....	31
巴巴身边的争议故事.....	33
有意义的虚伪	35
行贿受贿.....	36
真朋友	38
将壶敲打成形	40
对毁誉毫不在意	44
取悦至爱.....	46
使你准备好接受他的爱	47
满德里的躁动天性	51
随时保持警觉	55
莫玩火	59
成事在巴巴	61
爱与火	64
巴巴的幕后之手.....	68
每种情形中让巴巴负责	72
改变之时.....	75
爱之伤痕.....	77
善可能成为障碍	79

重视神看轻生活	81
违背巴巴的命令	83
“他们是我的”	87
看见与觉察	88
源自体验的话	89
渴望与归属	92
爱的力量	93
责任的意思	97
把你的弱点献给他	98
巴巴急于唤醒人类	101
巴巴的最后日子	102
无知的批评者	104
礼物让你想起赠予者	105
宗教始于爱的尽头	106
为何这般疯狂?	108
在阿美纳伽只有上帝管用	109
巴巴乃一切之源	114
把我的名传到人们耳中	115
何为永恒极乐	118
佛牙	119
一种甚至挑战神的爱	121
灵性包括一切	124
腐败	126
心病	128
一体性的力量	132
恺娣对埃瑞奇生气	135
清晰视力	137
阿娄巴打断演出	139
阿娄巴的孩子般风格	141
宝吉心情轻松时	143
奶牛与驴子	147
玛妮的风趣幽默	151
围绕巴巴的选择	154
宝吉的西方之行	155

智胜埃瑞奇	159
恺娣乘出租车	161
负责“背锅部”	165
高山仰止.....	168
因巴巴的光辉而盲目.....	170
结束语	172

《真正珍宝 -III》的写作

当我写完《真正珍宝》第二辑时，自感言无不尽，再没有什么要传达给读者的了。因此当巴巴爱者要我再写写这方面的话题时，我给他们的回复是：“如果你活出《真正珍宝》第一、第二辑中满德里传达的讯息，那么你自身生活将成为《真正珍宝》的续辑。此外，好故事都被我用完了。”

一天我在美拉巴德巧遇泰德·贾德森。他告诉我，他很喜欢这本书，唤起很多旧时的记忆。他表示期待第三辑。我给了他一贯的回复，说到没有更多故事可写时，泰德眉头微皱，看着我说：“我相信你手上收集了一大摞故事。你和满德里在一起那么多年。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你怎么可能没有更多故事呢？”

我对他说：“我们的日常交流有很多的机智幽默，但其中没有可传达给读者的讯息。我可以写写那些，可除非故事传达了某种灵性讯息，否则谁会要读呢？”

泰德皱紧眉头，对我说：“谁说我们不喜欢机智幽默？你为何觉得我们只喜欢那种传达灵性讯息的故事？与伴随满德里有关的快乐回忆，都是我们喜欢在书中读到的。还有当前的很多巴巴爱者和那些未来的到访者，他们没有和满德里交往过，会喜闻乐见有关满德里的一切事情。我敢肯定他们也会喜欢读到这些，通过机智幽默的故事更好地了解满德里的个性。”

我对泰德说的话仍有疑虑，于是回复：“我考虑一下。实际上我会写写这些故事，因为自己也喜欢回忆那些时刻，但不承诺付诸印刷出版。若收集的故事多得足以成书，我才会出版。”

泰德笑了笑，带着很逗的眼神说：“我会等着第三辑。”他似乎确信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尽管我不这么认为。

几天后，我坐在宝吉身边，不知何故，他开始谈起《真正珍宝》，并对我说：“大家都喜欢你写的内容，你得再写写这方面的话题。”我

对宝吉抗议说：“我的健康现在彻底垮了。几乎不能下床走动。只好对我妻子美赫口授故事。甚至坐着一次不能超过半小时。不然我会很高兴再多写些。我现在成了‘破家具’（满德里常用的词）。我对巴巴没有用了，因为我的身体啥事都做不了。”

宝吉严肃地看着我，说：“我不知何故，但是巴巴爱‘破家具’，会让他们承担比别人更多的工作和责任。比如他对彭度的做法。萨塔拉车祸后，彭度完全丧失体能。由于瘫痪，他甚至走不了路。尽管如此，巴巴把安排全部达善活动的重担放在彭度肩上。工作量极大，连健康的人都会感到困难，但彭度做到了。巴巴没有把这个责任交给别人，就是要彭度来管理。巴巴不仅把重担放在他肩上，而且正是巴巴使彭度能够做到，因为彭度答应了服从巴巴。”

宝吉转而对我说：“你别担心怎样写作或印刷。只管继续为他去做，他会使之实现的。”我对宝吉说：“我还没有好故事。不知道再写些什么，但正如你说的，‘若他愿意，就会实现。’”

几天后，我正坐在信托大院的食堂里，当时有个巴巴爱者来找我，说他非常喜欢这套书。他倒没有要求我再写这方面的话题，而是问我：除了写过的之外，还有没有故事可以同他分享的。我开始同他分享了几个机智幽默的故事，一边模仿着满德里成员的嗓音和手势。我们都开怀大笑。我讲完后，他对我说：“你应该写一辑新书收录这些机智幽默的故事。”我仍抱怀疑态度，就问他：“听着有趣是因为手势和模仿。我不知道人们会不会喜欢读这些？”他非常郑重地对我说：“我说的不是当代人，他们跟满德里见面交往过。我说的是未来后代。那些人将会渴望了解有关满德里的点滴细节，而你的书将成为他们手中的重要文献。”

我从没想过未来后代，可现在巴巴爱者提到这点，将一切记录下来是有意义的。我尚未拿定主意写书，一直拖到后来有一天，我在美拉扎德遇到美茹时，她说了类似的话。我罗列了种种不想写的理由，并解释说：“就连第二辑我也不知怎么写成的。是巴巴写的。”美茹听完后，说：“如果巴巴最终通过你写了第三辑，别感到惊讶，我会等着。”我

有点诧异，除我之外，大家都相信第三辑将会成书。

后来，有一次我碰巧与美赫文·杰萨瓦拉聊天。我们缅怀着我在美拉扎德生活期间的美好时光。我谈起阿娄巴和他的滑稽行为，还有大家如何捉弄恺梯的。美赫文接着对我说：“你应该把这一切写下来。”并告诉我，这是需要做的巴巴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巴巴利用我完成此事。他甚至说，巴巴如何通过我的疾病拿走我做事的能力，却让我的记忆保持完好，以便他可以利用它做工作。

他鼓励我再多写些，说：“把你记得的点滴细节都写下来，这对未来后代的巴巴爱者十分重要。”美赫文接着说到在古鲁帕萨德期间的轶事，在那里巴巴高度称赞他的满德里，当时有个爱者略带不敬和批评的态度谈到某位满德里成员。巴巴非常不悦，训斥这个爱者说：“你知道这些灵魂是谁吗？他们配得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尊重。不可轻视他们。谈到他们时，要总是带着敬意。”这个理由足以让我重新提笔，希望故事源源不断地涌现，但愿最终在第三辑达到高潮。

随后发生的事不仅出乎意料，还令我困惑惊奇。我联系了曾协助我写第一辑和第二辑的爱者朋友，告知他们我在尝试写第三辑，如果巴巴愿意，将能写成。我还提到，这一辑主要写幽默方面的故事。开始写作时，我记起过去遗漏的三四个严肃故事，决定先写这些，再接着写幽默故事。就在我即将写完那些严肃故事时，脑海又浮现三四个故事。就好像巴巴把那些故事放入我的脑海，促使我写下来。

当我快要写完这些故事，开始思索接着要写的幽默故事时，又会蓦然记起某个含有深刻讯息的严肃故事。通常我开始对妻子美赫口授时，是按头天晚上我决定的模式，可不知怎的，在我口授过程中模式会开始改变。感觉似乎我不再控制口授的内容。我只是听着自己声音的旁观者。

对娓娓道出的话我感到惊奇，自己也专心听着。另有其人在口授，这些话让我的心得到安慰，因为我知道口授者是我的至爱巴巴。整个体验对我来说十分震撼。让我惊叹不已的是，我连一个幽默故事都没写！每次我以为写完了严肃故事，脑海又会涌现更多的。

常发生这样的事，在我对妻子分享满德里的一些言行时，她会说：“这个引述好。用它写个故事吧。”我会反对说，怎能用一两行引述写故事呢？至少得有一页才行。事后我也就不再多想。奇怪的是，我会在午夜醒来，围绕某个引述形成故事。似乎巴巴在对我叙述，构成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不是我写的，是自动发生的。巴巴为了造福他的世间爱者让它发生的。作为他的奴隶，我的工作是把神圣园丁种植的这些花朵带给他的世间爱者。我没有种植培育过花。这完全归功于神圣园丁。能把这些花朵带给他的爱者是我的好运，因为其芳香继续萦留我的存在深处，滋养着我。

写作期间，我会跟宝吉核实故事的各种细节。宝吉很忙，我很感激他为此拨冗，可时常因工作量大，抽不开身。于是我就联系美赫文·杰萨瓦拉，每周打电话给他，不仅核实心中存疑的故事细节，还同他分享写作时的体验。我告诉他，一开始写某件事，结果却口授了别的内容，这种情况让我惊奇，并纳闷这些内容源自何处。

出乎意料的是，美赫文对我说：“那也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坐在满德里大厅谈话时，言语开始自动流出，那种深邃令我们感到惊奇。一边讲话，一边也在倾听享受。我们知道那是巴巴，因为只有巴巴能给出这么深刻透彻的话。”美赫文对我说到这个，我方知自己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即便故事最后引发争议、掀起风波，也是巴巴要我走的路。第三辑就是这么写成的。

我希望对读者再次说明，本书写的不是我对那些主题的想法，而是巴巴对满德里说的话，是多年来他们对我讲的。焦点应该放在作为巴巴工具的满德里身上。这是我的意图。我和读者同坐一条船，仍与同样的问题（困扰我们的日常业相）在搏斗。我的角色最多类似于给旅者指示方向的路标。我尚未抵达目标。这是保·纳图常说的话。人们称赞他写的书时，他会说：“尽管我不具备英勇爱者的勇气去行道证道，但至少可以做个路标，为旅者指明通向目标的道路。我就像一块写着‘此路

通向神’的路牌。”

我希望读者感谢满德里的这些故事，感谢巴巴留下满德里作为有形工具，让我们能通过这些讯息接近他。写完大约六十九个故事后，美赫文叫我不要一次刊印太多故事，书要小巧简短，便于巴巴爱者阅读，尤其是在这个繁忙的时代，人们不方便阅读笨重的厚书。他要我把幽默故事留到下辑，因此有必要先出这一辑。在美赫文的推荐下，由史蒂夫·克莱因负责修订错误和筛查有争议的故事——这项任务他非常胜任，因为他也曾伴随满德里生活多年，体验过跟满德里一起生活的滋味。

通过这一辑，我确信现在几近涵盖了所有的故事。不过只要巴巴愿意，也可能有更多续辑。就交给他决定吧。作为他的奴隶，我随时准备奉命办事。

真忆念淹没心灵

“‘忆念巴巴’是什么意思？当有人说‘他或她在忆念巴巴’是什么意思？”有一次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提出这个问题。我的脑海浮现种种答案，我相信其他人也是如此。但我们感到埃瑞奇将要说一些意义深远的话，都安静不语。停顿片刻后，埃瑞奇打破大厅里的沉默，说：

“忆念不同于机械地重复念他的名。机械地重复念他的名是不够的，尽管这是好的开端，因为它最终会把你们带向忆念。那么，什么是忆念？忆念与重复念他的名有什么不同？”

埃瑞奇沉默下来，让我们消化消化他说的话，并领会其中的区别。他接着说：“忆念是发自内心的。在忆念中，心灵时时刻刻在追求至爱的愉悦，因此不断地想着至爱，不断地想要取悦至爱。丝毫不想自己——只有至爱的愉悦要紧，就这样完全忘我，淹没于对至爱的思念中。”

埃瑞奇继续：“我们如何才能达到那种心灵状态呢？常有朝圣者恼火地向我提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知该怎么做。要做到这点，一个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将巴巴要求我们做的所有事情付诸实践——记住，我们这么做，就会取悦他。

“例如，当有人吼你，骂你，想方设法羞辱你时，我们马上会做出反应，回敬报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那一刻，我们深陷于假我，以至于将至爱的愉悦抛到九霄云外。因为一个时时刻刻忆念着至爱、想要随时取悦祂的人，会保持平衡来处理这种情形，承受自我的蒙辱和抹灭。

“因何？因为这是他的至爱的愉悦。他觉知到，若在生活的一切情形和境况下保持平衡，将会取悦他的至爱。这种对至爱愉悦的觉知是他生命的驱动力，他用随时取悦至爱来塑造生命。这样一个人通过不断地记着至爱的愉悦，最终能做到摆脱假我，融入至爱。若要心灵淹没于他，就应当这样做。”

“心灵一旦彻底淹没于对他的忆念，它在每种情形中看见的一切都是主的荣耀和仁慈。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也看到至爱之手，那种情形

就变得令人喜乐。甚至在剧烈痛苦中，他也感到幸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主只把这种痛苦给予他最贴心的人。他想到自己贴近主、而且被主发现值得赐予这种痛苦，便心生喜乐。这种想法充溢他的心灵，令他喜乐满怀，不再注意痛苦。他经历的一切都是主的临在、仁慈及其喜乐。他在其中彻底失去自己。”埃瑞奇总结。

“我们都应该朝这样的心灵状态精进努力。每当逆境和痛苦变得强烈，就试着用忆念来抚慰内心。那一刻要记住，这是他给亲近者的礼物。记住，这是把你们从这个虚幻痛苦中唤醒——把你们从梦中唤醒——的晨唤电话。带着感情记着这一切。每当经历危机之际，要在内心制造这种感情，那样你们也会开始在每种情形中——甚至危机和剧烈痛苦中——体验喜乐、体验他的临在。那样你们将开始领悟到，万事万物都是他，除了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心灵彻底淹没于他的真忆念。”

表达爱

这些年来，美拉巴德有过好多疯狂的朝圣者。有些人带来乐趣，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制造了麻烦，给居民带来骚扰。作为居民，我们大多数人整天都很忙，要处理这种额外问题实在是力不从心。我们本想警告一番这样的朝圣者之后就让他们离开，但满德里不允许这么做。他们主张，不管这种朝圣者制造了多少麻烦，都应该包容他们，并期望居民们用爱解决问题。埃瑞奇在这种情形下会说：“用爱赢取那个人。如果不能用爱取胜，你就输了。”这是满德里伴随巴巴的时候处理事情的方式。这不仅对居民，而且对满德里自身来说，也常常是棘手的经历。

有一件这样的事，90年代有个西方爱者过来朝圣——她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不但疯疯癫癫，还喜欢穿着戏服，表演滑稽节目——总是这么做。她不穿正常衣服，只穿小丑式搞笑戏服。无论在早餐、午餐、晚餐还是在喝茶时间，她只要瞅见一群朝圣者，就会开始演滑稽节目。由于她表演得不好，也不好笑，其他朝圣者会躲开她。

每到周日，巴士会把朝圣者送到美拉扎德，在那里他们可以和满

德里会面互动。问候过朝圣者之后，全体满德里通常会聚集在满德里大厅，要么观赏巴巴电影，要么由朝圣者表演小品或者唱奉爱歌曲。这名朝圣者总想要表演节目，也被允许这么做了。

有段时间事情还算顺利，直到有一天她决定，在三摩地的阿提时间表演滑稽节目。在巴巴祷文和阿提结束后，大家总会唱奉爱歌曲。现在阿提一结束，她就开始演滑稽节目。由于阿提后的唱歌时间仅限一小时——在那之后，巴巴三摩地是严格保持静默的——此事让很多想要唱歌的朝圣者感到失望。不仅如此，其他朝圣者还认为这是一种干扰，因为它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巴巴身上转向表演者。主管居民们恳求这名朝圣者别这样做，给其他来访者一个唱歌的机会，但她不肯听。如果有人试图打断她的表演，她就开始大声叫嚷。

最终抱怨传到当时的信托主席玛妮那里。玛妮对她解释，她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对巴巴的奉爱，只要是发自心灵的。巴巴喜爱这样。她向那名朝圣者保证，巴巴肯定喜欢她的表演。不过，她若想取悦巴巴，就应当尽量维护和谐，学会让步，也给别人机会。玛妮鼓励她继续表演节目，但只为巴巴这么做。为此她可以在和巴巴独处的任何地方做；但不要在三摩地的阿提时间表演。玛妮劝告她在周围无人时，在自己房间或阅览室里私下表演。这名朝圣者没有听从玛妮的劝告，继续在三摩地演滑稽节目。此事最终导致她和其他朝圣者之间的大声争吵。

那个时期曼萨丽是三摩地的看护者，她听到争吵后，来询问原委。得知情况后，她把这名朝圣者叫到她的房间。一开始，曼萨丽请她用茶点。这是她的习惯，对所有来访者都是这么做的。等朝圣者放松下来，曼萨丽就问她怎么找到巴巴的。后来，曼萨丽开始同她分享巴巴的故事，在某个故事中她着重讲到，当时有位爱者承受极大的困难来遵守巴巴的命令，让巴巴十分满意。

然后她把这名朝圣者带到巴巴的铁皮棚下，那里存放着他的长榻（亦称“宝座”），并且分享了早期巴巴怎样来到山上，坐到他的长榻上，全体女子聚集周围的故事。曼萨丽还提到，因为她实在是难以走到

三摩地，自己会在他的长榻前做祈祷。接着她提出请求这名朝圣者在这个地方表演节目，因为在这里表演没有人会打岔。虽然看似奇怪，这名朝圣者答应了，事情得以解决。曼萨丽做到了“用爱赢取她”。

过了一段时间，有个朝圣者在满德里大厅，向埃瑞奇提出如下问题：“巴巴爱者是否应该被允许在三摩地的阿提时间任意行事，就因为其发自心灵？有些人表达爱和内心感受的方式，可能会打扰其他喜欢安静、由此感受与巴巴连接的朝圣者。”

埃瑞奇停顿良久，然后缓缓说道：“巴巴已经知道每个人心中的渴望，所以一个人不一定要做什么。只要消除你心中塞满的一切欲望，制造对他的唯一渴望。对于适当的举止和表达爱的正确方式，人们制造出太多的争议。不久前，一名朝圣者问，持巴巴的名时应该念巴巴还是美赫巴巴？只要你发自心灵呼唤，其实这都不要紧——你可以只是说‘噢至爱’，巴巴会听到你。他知道你在呼唤他。”

“玛司特是怎么做的？他们持什么名？你看不出他们在做这类事情。然而他们心中时时刻刻都在呼唤至爱。他们是沉默的爱者——真爱者。要争取那样做，因为那是巴巴想要的。要超然于所有这些争议。然而因为我们做不到以那种方式爱他，因为我们的心塞满欲望，就觉得有必要找一些有形手段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只有怀着真诚之心、在心灵的驱使下自发地去做，才是好的。不要执著于它，或者使之成为仪式，或者成为公开的展示。要完全为主而做。如果你在表达自己时，没有在忆念他的过程中忘我，那么你并没有献给他。事情就是这样。心灵的自发奉献，爱者在奉献时彻底忘我，只意识到至爱——这才是至爱会回应的真奉献。这是巴巴想要的。

“让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使之更清楚些。从前有个村子，村民们以一种延续多年的传统方式庆祝圣诞节。按照传统，大家聚集在村中教堂，唱着赞美主的奉爱歌曲，然后每个人都会在主的足前奉献一份礼物。村子里有个小丑，乡村小丑。平时靠在村里的生日宴会和婚礼上表演节目谋生。由于村子很小，他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所以到圣诞节の時

候，他会感到非常尴尬，因为没有东西可以供献给他的主。

“就这样多年过去了，每逢圣诞节，他就感到非常沮丧。他会安静地站在教堂角落，向主致敬，然后悄然离去。如此持续多年，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虽然我没有东西可以供献我的主，但可以在那一天向他表演节目作为我的供献呀！’

“于是来年圣诞节，他就穿扮成小丑前往教堂，期盼为至爱的主表演。赞美歌结束后，他就进行表演，人们开始朝他喊叫，制止他。牧师也阻止他用新花样扰乱传统生活方式。小丑黯然神伤，默默地忍受羞辱，呼求他的主。

“那天夜里他睡不着。他的心在燃烧，因为焦灼不安，午夜就起床，穿扮成小丑，悄悄溜进教堂。他知道全村人都在睡觉，可独自一人用心向主献艺。小丑十分欣喜地为主表演节目，以至完全沉浸其中。他激动得忘乎所以，表演过程中开始发出声音，压根儿忘了会把牧师吵醒。恰巧牧师醒了，便来查看谁在教堂内制造喧闹。

“牧师进来后，发现了这名乡村小丑。一看到他牧师就来火，想要抓住他，把他赶出去。正当牧师走向小丑时，眼前的一幕令他目瞪口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就在小丑表演的时候，有另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表演，享受其中。那人是谁呢，如此容光焕发，享受着小丑的表演。他正是主耶稣基督本人。主亲自来接受这名小丑献上的礼物，因为那是发自内心的。”

神圣空间

我第一次来到美拉巴德居住时，被这里的乡村美景所吸引。小时候，我大部分假期都在叔叔的乡间农舍度过。相比城市生活，我更喜爱乡村环境。尽管美拉巴德相对干燥贫瘠，我依然喜爱此地，因为这是巴巴的主要工作场所。我心生一个愿望，想买一小块地供自己将来使用。当时我住在美拉巴德的信托房屋，那地方的政治动态让我经常想到，将来自己会不会也像一些居民曾经那样被逐出。大概这点让我觉得，如果我被

迫离开信托，拥有自己的土地就能保护我不至于离开美拉巴德。

随着时光流逝，我注意到，那些拥有土地并建造私人住宅者，会被林林总总的问题占满心神。与之相比，居住信托地产上的居民则不必操心维护财产或雇用监督佣人。一块地就会把我束缚在种种问题上，影响我与满德里交往的自由时间。我会像一头拴在柱子上的牛。想到这些，阻止了我当时迈出那一步，因为我真想要充分利用巴巴给我的这个机会，将我的全部时间献给满德里。

我仍不确定应该实现两个心愿中的哪个，于是去征求埃瑞奇的意见。埃瑞奇问我买地的理由时，我对他详细说明，我多么希望生活在这个神圣氛围中，而买一块圣地会确保我做到这点。埃瑞奇轻声笑了，点着头说：“真正存在的唯一圣地是你的心灵，巴巴的真居所。这一切被你视为神圣的事物——三摩地、美拉巴德、美拉扎德、满德里，甚至你所看重的美赫巴巴形体，都只不过是梦。除了在你的想象中、你的梦中，并非真实存在。你的眼睛一睁开，从梦中醒来，将会发现这一切从未存在过。实际上，只有你和你的至爱存在于永恒一体状态。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无论你在做什么工作或置身何处，都随时记住这点。不要被梦迷住，因为那样会产生执著，而执著会使你陷入其中，被困在梦里。你会开始相信梦的美好，你会全神贯注于让梦变得更好的过程。这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偏离真正目标——即从梦中醒来。

“所谓的圣地是最大幻相。这是个梦。然而这是个意义重大的梦。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能帮助你觉悟实在，前提是你不要迷失于使梦变得更好的过程。如果你能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有意义的梦，时常记得目标是要觉醒——每时每刻都记得要通过抹除你自己的假我来取悦你的至爱，那么你将会达到为之而来的目标。你将发现，你所寻找的神圣空间就在你自己存在内里。你的外面什么都没有。这全都是你的梦；你的想象使你相信你的外面存在着圣地。”

巴巴抓住爱者衣边

当达善过巴巴的老爱者访问美拉扎德时，因为往昔的联系，满德里会倍感高兴。埃瑞奇经常把这样的巴巴爱者介绍给坐在满德里大厅的朝圣者，并且请老爱者讲述经历。有一次，我坐在埃瑞奇身边时，一名来自普纳的老爱者正好在场。他是常客，我之前见过他多次。埃瑞奇向此人打听起马杜苏丹的情况：他过得怎么样，会不会去普纳中心、与其他巴巴爱者互动。这名爱者的答复让我很惊讶。

他对埃瑞奇说：“没有，马杜苏丹还是没有去中心，也不跟普纳的其他巴巴爱者说话。”埃瑞奇问，有没有爱者抽空去一趟他家，跟他谈谈。这位巴巴爱者的回答令我震惊。他说：“有的，我本人去过他家，尽管他允许我进屋了，却不希望我谈起美赫巴巴或普纳的巴巴爱者。实际上，他家中连一张巴巴照片都没有。过了几分钟，他甚至礼貌地请我离开，因为他想独自待着。”

埃瑞奇是用本地话与此人交谈的，我都听懂了，不过其他朝圣者没有听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没有理解正确。想必他们不可能谈的是（各地巴巴中心广为传唱的）巴巴奉爱歌曲的作者马杜苏丹。埃瑞奇只叹了口气，点点头，然后开始对坐在满德里大厅的朝圣者讲述巴巴故事。

活动结束后，我问埃瑞奇，他向普纳爱者打听的是不是关于广为传唱的巴巴歌曲的作者马杜苏丹。埃瑞奇叹了口气，说：“是。”我带着怀疑的表情说：“你是说他离开巴巴了？”埃瑞奇缓缓地说：“我不知道。只有巴巴知道，但看来目前他不想跟巴巴或爱者们联系。他似乎离开了爱者圈子。”

我问埃瑞奇：“发生了什么事让马杜苏丹迈出这一步？”埃瑞奇很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不过在我的催问下，他说：“还能发生什么？总是假我的坚持制造某些情形使人离开巴巴。还会有什么原因？”我最初想到此事时，深受困扰。困扰我的是这个念头，倘若马杜苏丹那样的

人都会松脱巴巴的衣边，那我还有什么机会呢？我完全动摇了。

另一次，我试着和曼萨丽谈起此事，表示深感困扰。曼萨丽就讲了一件事，有一次巴赞演唱活动期间，马杜苏丹唱着那首关于不让衣边滑脱的歌，巴巴让马杜苏丹停下，对他说：“要用双手抓紧我的衣边，因为到时会发生这种情形，你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手是怎样滑脱的。”巴巴对马杜苏丹重复讲了多次。

曼萨丽又说：“巴巴试着警告过马杜苏丹将会发生的事。要是他更警惕，用更多的忆念抓紧巴巴的衣边，可能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曼萨丽的话让我愈加不安。巴巴作为神，警告过马杜苏丹将会发生的事。作为神，巴巴也能阻止此事发生，可是他允许马杜苏丹滑脱了。他为何这样做？现在令我愈加不安的是，巴巴作为神，竟允许一名写过如此动人爱歌的亲近爱者就这样滑脱了。

我对得到的回答并不满意，有一天又让埃瑞奇直面这个问题。“埃瑞奇，我并不想知道发生了何事。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巴巴为何允许马杜苏丹滑脱，而如果他那样的人都会滑脱，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机会呢？这一切令我深感不安，我想请你谈一谈这个问题。”

埃瑞奇静默良久，然后缓缓地说：“不是巴巴让他滑脱的。是他的假我。他本应该警惕，假我会以种种借口设法把人引入歧途。”埃瑞奇接着说：“是，你说假如他都会滑脱，你或其他人都可能滑脱，你说得对。让这些事起到提醒你的作用：任何人在道路上的任何阶段都可能滑脱。因此切莫自满。要通过越来越多地忆念巴巴、越来越依靠他，争取越来越牢固地抓紧他的衣边。要警惕假我的坚持。永远俯首顶拜他的足，不断地乞求他帮助你抓紧他的衣边。不断地请求他的恩典。不断地呼求他倾注慈悲和恩典防止你滑脱。这是人应该做的。”

有好多年马杜苏丹都不再与巴巴有任何联系。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在办公室时，保·纳图转向我说：“这么多年后，马杜苏丹来这里了。你遇见他没？”我不认识他，于是保描述了他的模样，我告诉保，我在办公室附近见过他。保说：“真的，你应该听听他说的话。证明巴巴多

么仁厚慈悲！马杜苏丹流着泪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抓住巴巴的衣边，是否我的手滑脱过，但是我知道这一点——他抓住我不放。是的，他抓住我不放，所以我回来了。’”

在神前绝对诚实

在日常工作中，当我们和满德里交往时，他们常提醒我们，在做巴巴工作时我们必须绝对诚实。宝吉大概每天都提醒我们这点。每天听他们说这个，我并未多想，但有一次深思这点时，突然产生如下想法，令我不知所措。在神前绝对诚实是何意？我的内心充满欲望和弱点，神是知道的。除非摆脱一切欲望和弱点，不然我怎能在神前绝对诚实？就此而言，除了圣人和至师，谁能摆脱欲望和弱点？除了这样的灵魂，几乎无人拥有纯洁的心灵可站在神前自称绝对诚实。我被这个想法弄得茫然无措，顿感十分无奈。有一次，宝吉提醒我们绝对诚实时，我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我对他说：“宝吉，每当我听你讲这个，就感到茫然无奈。只有彻底摆脱欲望和弱点者，方能完全诚实、赤裸裸地站在神前。除了成道者和至师，无人能达到这种状态，那我们怎可能在日常工作中实践这点？那只会是伪装。”

宝吉的神情亲切又慈悲，答道：“并非如此。你所说至师和成道者彻底摆脱欲望和弱点是对的，这是他们内心绝对纯洁状态的反映。他们是世上最纯洁的灵魂。不过，绝对诚实是不同的意思。如果你伪装成你所不是的，那就是不诚实。如果你没有那样做，那么你是绝对诚实的。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日常活动中，你应当时刻警惕内心的欲望和弱点，不断地忆念巴巴并且请求他帮助你消除之，这样做的同时，倘若你没有伪装成虔诚的圣人，只是继续过着谦卑的生活，那么你是对神绝对诚实的。”

宝吉最后说：“为巴巴工作时绝对诚实，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要谦卑，不要伪装成你所不是的。要做到这个，必须在他做工作时不断

地忆念他。”

宝吉讲完时，我如释重负。持续很久的迷茫无奈感不翼而飞。宝吉给了我们可为之努力的切实目标，这是几乎每个人（无论处在什么层次）都可争取的。宝吉的话让我想起至爱巴巴本人说过的：神可以宽恕一切，除了虚伪。

巴巴仍在言说

1952年，巴巴还在过新生活时，就开始筹划西方之行。埃瑞奇表示，自己无力陪巴巴去西方，因为新生活期间他在艰苦条件下伴随巴巴联系玛司特的繁重工作，导致他健康损坏。他恳求巴巴准许他不去，因为他过度疲劳健康垮了，只会成为巴巴的负担。巴巴非常不悦，命令埃瑞奇离开他。不过巴巴后来原谅了他，但要求他和彭度一起巡游印度，向各地爱者分享巴巴的爱与真理讯息。

叙述此事时，埃瑞奇会在这里停一下，深深地叹口气，评论道：“我们在这些旅行中不得不面对百倍的烦扰，使我宁愿伴随巴巴，反而不会那么辛苦。”他继续讲：“话说回来，当巴巴交代此事时，我对他说，‘可是巴巴，我该给他们什么讯息呢。我不懂灵性知识，也未体验真理，我该对他们讲些什么？’

“巴巴对我说：‘你跟随我这么多年。你曾陪伴我到处旅行，在我身边见证了我做的一些重大工作。谈谈那些。对我的爱者讲述你的所见所闻。’

“我抗议：‘可是巴巴，我不是演说家。从未在大庭广众面前演讲，对此没有经验。’巴巴对我表示：‘谁说你要演讲？将是我，通过你言说。记住这个，不要忘了。’接着对我说：‘在你开始发言前，先邀请我：巴巴，现在对您的爱者讲话吧。这样做，剩下的事就交给我。’”

埃瑞奇继续说：“不过，我还有另一个疑虑。那时我尚未确信巴巴的神性，尽管跟随他那么多年。每当巴巴说他是阿瓦塔、至古者、宇宙之主，我的头脑会开始运作产生疑问：‘是这样吗？怎么可能呢？’

“你们瞧，他和我们在一起太富有人性，以至让我难以对他产生那种确信。现在巴巴要我赴全国各地旅行。我本该对大批爱者演讲，宣告巴巴的神性，分享他的爱与真理讯息。可是我却感到忐忑不安，无法让自己做到这点。连我自己都没有确信，怎么能对大批爱者演讲并且宣布巴巴是神？”

“即使在这点上，巴巴也知晓我头脑中的疑虑冲突，施以援助。巴巴告诉我：‘在对人群演讲，宣布我的神性时，不要说巴巴是神，巴巴是阿瓦塔。那么你要说什么，该怎么说呢？’接着他亲自教我：‘就说——巴巴说他是神，巴巴说他是阿瓦塔、至古者。’即使在这点上，巴巴也教我适当的方式，救我脱离困境。”

“后来我们巡游印度，请相信我，爱者们对我们的烦扰远远超过巴巴给的。我们根本得不到休息，因为他们从不让我们独自待着。我们难得睡几个钟头，常会有爱者把我们叫醒，就因为对我们之前讲的某个故事有疑问需要澄清。我们不得不求他们，让我们睡个觉。”

埃瑞奇常在大厅讲这个故事。有一次，一名朝圣者问埃瑞奇。“埃瑞奇，你对爱者们演讲时，真的感到是巴巴通过你言说吗？”埃瑞奇答道：“是这样。他一如既往信守了诺言。”那名朝圣者追问：“你有时还感到巴巴通过你言说吗？”埃瑞奇回答：“是，还会。”朝圣者又追问：“你感觉最后一次巴巴通过你言说是在何时？”埃瑞奇面不改色，自发地答道：“我每一刻都感到他在通过我言说，包括我口中在说的这些话，无不是他在言说。”

这就是埃瑞奇跟我们分享的确信和体验。埃瑞奇说完后，满德里大厅的每个人都默默无言，深深感受到从他身上流溢的巴巴临在。

去除所有非巴巴部分

保·纳图与巴巴的关系，就像一个弱小孩子完全依靠他的父亲。他自言：“我不像那些英勇无畏做出巨大牺牲的坚强爱者，却像常常抱怨的弱小孩子，而集神圣父母于一身的巴巴会回应我的呼声，并让我知晓：

即便对我这个弱小孩子，他也时刻关照着。”

保·纳图写了很棒的《交谈》系列著作。大致是关于他的生活，一个柔弱的爱者通过日常抱怨与神建立的那种关系，以及大慈大悲的神通过培养其信心、帮助其每一步的灵性成长，来回应援助这名爱者的故事。我喜欢他的书，也知道很多巴巴爱者非常喜爱这套书，因为我们很容易与这位被日常问题困扰、步步需要神圣父亲帮助的柔弱爱者产生共鸣。许多朝圣者向保·纳图表达了感激之情。

曾有一名朝圣者问保·纳图，他如何创作这个系列著作的。写作之前他内在发生了什么？激励他写作的动力又是什么？保·纳图顿时愣住，一时语滞。每当有人称赞他，他会感到不知所措，总是如此。

过一会儿，他答道：“我什么都没做。都是巴巴所为。我是个弱者，靠我自己做事是不可能的。我在每个微小的需要上都依靠他，而他会支持援助我。没有他的帮助和日常支持，我甚至没有能力处理日常事务。他使我写了《交谈》。我是如此软弱的爱者，就连简单的事情上都做不到服从他。他会要求我，实乃命令我：不要担忧某种境况，他会照顾的。可即便我和他在一起，有他的保证，我还是会担忧。”

“我因为违背他的命令而越来越念记他。就像弱小的孩子，做不到像一些勇敢的爱者那样取悦他。不过有一件事，我为他做了努力，而他作为慈父，对弱小孩子的这一点点姿态都不忘赏识。我尽量避免做那些会令他不悦的事，从生活中去除之。虽然我做不到取悦他，至少让自己不要做那些令他不悦的事。就这样，我对他的念记和依赖增强了，《交谈》得以成书。

“我给你讲个故事，来说明这点。从前镇上有个雕刻匠，会刻佛主像。他刻的佛像非常棒，十分逼真，栩栩如生。别人做不出这样的作品。一次，这个雕刻匠被问及作品背后的秘密，便实言相告：‘开始雕刻石头时，我脑子里没有形象。没有要创作什么或如何着手的计划。主的形象已经在石头里。我所做的，只是去除非佛陀部分的石料。如果你去掉所有不想要的部分，余下的就是佛主。’”

保总结说：“这也是我所做的。就像那个雕刻匠，我去除了生活中所有的非巴巴部分，因此《交谈》中呈现的全都是巴巴。”

实际体验

有好多追逐私利、沉湎于不当活动的巴巴爱者，会为自身行为辩护，声称是巴巴让他们这么做的。一些巴巴爱者为了逃避其负面行为的责任，已养成这种习惯。每当这种人出现在宝吉面前，宝吉会明显流露出厌恶的表情。一次，有个老油条在宝吉身边，宝吉为了他好，未指名道姓地开始讲这个问题。

“巴巴从不喜欢不诚实。有些人极不诚实。他们做各色各样的事，却说：‘巴巴让我这么做的。’他们是在欺骗自己，将会受苦。这样做是不对的。一个人在涉及巴巴的问题上必须完全诚实。当一个人沉湎于负面行为并说巴巴让我这么做的，他是真正体验到，还是头脑使他说这样的话呢？只有当人看见巴巴在万人万物中时，才能实际获得那种体验：看见巴巴不但通过他，而且通过他周围的每个人，在做着一切。”

“假设有人去抢劫，然后说：‘巴巴让我这么做的。’这样对吗？他真体验到那样？若确实如此，他真体验到那样，那么他为何逃离警察追捕？巴巴也在警察里，也在将会判处他入狱的法官里。可这个盗贼会欣然向警察自首吗？他会因为是巴巴在审判他而甘愿坐牢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体验到巴巴在每个人里。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才说巴巴让他这么做的。这样他就可以沉湎其中而不会有负罪感。他对自己说的话并没有任何实际体验。

“这是极不诚实，巴巴从不喜欢这样。另一方面，第六层面的圣人则看见万人万物中的神，他的体验是怎样的呢？他看见神在抢劫犯里，也在警察和法官里。他看见只有遍在的神。这是他的实际体验。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无论对错，都可以诚实地说：‘神让我这么做的。’要对你的体验绝对诚实，不要欺骗自己，否则你将给自己制造更多痛苦。”

真爱者怎样念记他

有一次，我被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所困扰。于是去找埃瑞奇，希望他会说点什么，帮助我解决这个私人性质的问题。当我把问题向他讲完，请教解决办法时，他对我说：“要越来越念记巴巴。每当问题困扰你的时候，就试着这么做。耐心地做，问题将得到解决。”

我认为埃瑞奇试图避免牵涉其中，就对他说：“我已经在念记巴巴，并且持他的名，却不见起色。如果你能就这个特定情况给我更具体的指导，而不是泛泛而谈‘念记巴巴，问题将会解决’，那么我将非常感激。我刚才说过，我已经这样做了。”

埃瑞奇非常温和地对我说：“我已经给你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可你不想照做。”我抗议道：“我已经在念记他了。”埃瑞奇对我说：“你没有在念记巴巴。”这时我有点恼火，就对他说：“你怎么会认为我没有在念记他呢？”

埃瑞奇叹了口气，点点头，缓慢地说：“一个念记巴巴的人不会以你刚才的那种态度作宣称。他始终意识到，一天当中还是有些时刻未能念记他。他会自觉地付出努力，用对至爱的念记来填满那些时刻。他越这样做，就越感到做得不够，当这种感觉恒常不断时，才可以说这样的人是在念记他。你以这样的态度念记他时，一切所谓的虚幻问题都将消失无踪。要争取做到这点。”

这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太难了。现在埃瑞奇解释了真念记的意思，我认识到自己对巴巴的念记多么微不足道。事实上，我发觉自己甚至尚未开始像真正爱神者那样投入念记游戏。几个月后，美拉扎德的日常工作出现了某个问题，埃瑞奇恰好就此评论：“噢巴巴，这一切何时结束？”

我为了逗他，就对他开玩笑说：“当你以真正爱神者的那种态度念记他时。”我将埃瑞奇的原话奉还，且看他对此会怎么说。埃瑞奇的举动完全出乎意料，令我惊讶不已。他说：“你说得对。我在一天当中念记得还不够。”接着他极其谦卑地双手合十，低下头说：“谢谢你提

醒我。我变得自满了。”他又说了第二遍。“谢谢您提醒我，巴巴。谢谢您派来鲁斯特姆。”

目睹埃瑞奇这么做令我深受触动，使我意识到：他对主的念记何等伟大自发！他是多么谦卑，因为我知道要是有人提示我没有念记巴巴，我是会生气的。可是埃瑞奇却感谢我。对他而言，这是他的主在提醒他；这是他的主派我去的。那天看到这一幕，我怀疑自己能否做到像他那样地念记巴巴，即使能做到，我不知道自己得付出多少世的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岸显现于无岸之洋

巴巴说过，在他放弃肉身之后，他的实际临在将继续存在一百年。有一次埃瑞奇在满德里大厅，对坐那里的一群朝圣者声明这点。“这就好像他依然活在肉身中，其影响将波及全宇宙。在此期间，他将很容易被那些想要他的人所企及。”埃瑞奇停顿片刻，这是他讲故事的典型方式。每次戏剧性地陈述后，他总会停顿一下，让朝圣者消化领悟其言语中的要义。

埃瑞奇继续：“巴巴说他放弃肉身之后，他的临在将可被利用一百年，这是何意？意思是一百年后就无法利用吗？一百年后究竟会怎么样？他为何看重他放弃肉身后的这一百年期间？既然他是神，无处不在，那么他应该是永远无处不在的。那他为何看重这个特定时期？”

埃瑞奇又停顿一下，接着很缓慢地说：“在这个时期，他最容易被那些寻找他的人找到。他采用形体，使神变得有形可及，便于我们通过遵从他的希望来爱他取悦他，从而实现神性目标。巴巴的降临是要把人类从这个幻梦中唤醒，赋予他们神性体验。他来帮助所有陷入幻相的所谓水滴，以融入他的永恒能力知识喜乐之洋。”

“总之，神已经来你们中间，到你们门前，简直是把神放盘子上送给你们。他是来使你们每一位成神、给你们真体验的。这个慷慨提供的机会存在于当今最容易找到他的时代，因为如他所言，即使在他放弃

肉身之后，他鲜活的实际临在仍将继续存在一百年。这是恩典海洋涌入几近干涸的河流、将其重新灌满的时期。甚至可以说，这是无岸之洋拥有岸的时期。巴巴采用人身，就像岸显现于无岸之洋。此岸使海洋变得有形可及，让我们能走向海洋，与浪花嬉戏，享受那种感觉。岸让那些有志趣体验海洋者容易做到。有些人从岸边游向海中央，还有人努力潜入洋底寻觅实在之珍珠。

“正由于这个海岸，所有这些活动纷纷涌现、盛行于这个时代。尽管人们是为了享受海洋而来，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海岸使之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阿瓦塔人身降临期间，你们看到世界上出现大量的灵性剧变。”

埃瑞奇又停顿一下，接着说：“一百年后会怎么样？岸再度消失。海洋又成为无岸的，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海洋变得难以接近。无岸之洋不再伸手可及。只有那种准备好承受巨大牺牲及痛苦的坚定求道者和爱神者，才能抵达神的无岸之洋。曾因为岸而使大众容易接近的神圣氛围，现在只能被极少数准备为爱神而彻底毁灭者所企及。

“神存在于一切时间和一切时代，无处不在，无人不至。但只有在他的降临期间，才容易被企及。而当他放弃肉身后的一百年临在期结束，之后人们为了达到神，就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只有极少数具备大勇大爱的人才能够达成。在阿瓦塔时期大众轻易可得的东西，在该时期结束后，将只能被那些愿意付出极大代价的人所得到。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当神本人把神放盘子上送给你们时，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要张开双臂接受他给予的东西，因为将来就不会那么容易得到。”

文化差异

我受过西式教育，后来从事海洋工程师职业，这让我走遍世界各地。然而当我来到美拉巴德生活时，我对西方人的态度感到很意外。

例如，在印度我们从小被培养，不但在个人问题上，而且在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上，都要向有智慧的长辈或上级寻求建议指导。因此当我

首次拜谒三摩地时，很自然会让自己熟悉一下此地的规矩、制度和礼仪。我期望有人指导我、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这在印度各处的圣地往往都普遍存在。当三摩地值班人员就这方面指导我，时常纠正我的错误时，我会感谢他们的指引，因为如前所述，这是当人们拜谒印度的任何圣地时意料中的事。不过我注意到，有些西方人对此作出负面反应。他们视之为冒犯，常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未被允许以自认为自然的方式表达对巴巴的爱。这经常导致他们向当时的信托主席、巴巴妹妹玛妮投诉。

我由于印度的养育背景，很自然习惯于做的另一件事是：在承担工作之前，我会和所有的同事推心置腹，同他们讨论任何工作上的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出许多主意，我会选择最佳的那个，以便最高效地完成工作，即使该主意最初不是我的。

当我看到与我共事的一些西方人对我向他们提的一点小建议都会生气，往往把我的善意看作对他们工作的人身攻击时，确实令我震惊。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这点，并且在巴巴的帮助和满德里的指导下，能够以机智幽默来处理这种情形，而这正是满德里期望我做到的。

有助于我处理这种情况的，是我刚到那里生活时玛妮给我的忠告。她对我说：“记住，每当你去到一个新地方、一个新机构或一个新环境，要尽量融入那个地方。不要指望那地方会为你改变。做你自己，但也要学会适应。不要扰乱那地方的平衡。如果你这么做，那么新地方将会接纳你；而如果你没有做到，将发现自己无处立身。”

我当然是下定决心要在那里生活的，于是尽最大努力达到玛妮对我的期望。大概一年后，玛妮谈到此事，对我说：“你还记得你刚到这里生活时，我说过要学会立身吗？好，你做到了立身。注意别把它丢了。你必须总是小心谨慎地立身行道。”多年来我对这方面非常警觉。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事，总是有引爆矛盾的风险，而文化差异大大增添了这种风险。即便我怀着最好的意图，打算提供帮助而不是伤害人，也常会看到那种反应。我说不上是文化因素还是仅仅特定个体的问题，但通常而言我发现自己必须带着更高的敏感度与西方人打交道。

我之所以提及这点，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接下来的故事。我想重申一下，我讲的是当时自己个人的见闻感受。我向读者呈现这个的用意，并非为了批评、谴责或攻击任何人，而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那里发生过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一度被用有限世俗眼光看待它们的访客所歪曲。我曾伴随那些心灵真正纯洁的巴巴弟子在那里生活，对同样的事实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知。我向读者呈现的是一种不同的观点——最初满德里为了帮助我抛弃旧价值观和有限思维方式而呈现给我的观点。

“抛弃对与错的概念，看到每个灵魂都在旅途中挣扎前进以达到目标”，这是一个挑战我从小接受的所有其他概念的观念。这是对我自认为所是的生命本身和有限我存在的威胁。活出这一理念，使之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则意味着打破我自身局限的枷锁，因为这不仅能让我无条件地接受每个人，而且能一视同仁地爱他们。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令我脆弱的心感到畏惧，尽管巴巴的恩典和帮助一直在，支持着那些想要尝试无比艰难之事（行道）的人。

我不愿使用“东方人”或“西方人”这样的词，因为人们常视之为种族主义言论。不过，这对下面的故事是有必要的。不然何以描述文化差异呢，而实际上这正是一位满德里（特别是曼萨丽）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的主要原因。这是关于她的故事，我确实希望这个故事能帮助澄清，人们在关于她的某些做法上普遍存在的一些误解。

为了让读者有所了解印度的传统养育方式，我想谈一谈我们（我这代人的童年）是如何被养大的。我们在关系非常紧密的家庭中长大，把亲戚邻居视为一个大家庭的延伸。交往频繁，亲情纽带非常牢固，为成长中的孩子提供了广泛的安全庇护。离婚是闻所未闻的事。

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孩子往往会受到长辈的那种管教，在西方国家可能会被视为虐待儿童。对我们来说，那只是管教而已。作为孩子，我们要尊重的不止是父母，还有大家庭的所有长辈。任何无礼的话，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的，都会受到长辈的惩戒，比如被打屁股、责骂或被锁在房外不给饭吃。当我们请求原谅并保证不再重犯该错误时，长辈则会

原谅我们，对我们解释为何惩罚我们。

因此我们从小就懂得，长辈对我们施加的管教，无论怎样强硬严酷，都是为了我们自身好。另一个弊端是，如果我们想做什么事，必须征得所有长辈的许可，而除非他们准许，否则我们不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在这方面，女子的自由就更少了，毕竟她们被期望做的就是家务事，众所周知她们最终都会结婚、抚养孩子。这在大多数农村地区仍很普遍，甚至在城市，较小程度上也是如此。

我们必须理解，曼萨丽是在这种传统文化中、在一个比我年长两代的家庭中长大的。因此，他们的成长环境还要传统得多。曼萨丽是巴巴的一名满德里，她不但爱巴巴，而且会怀着爱慕和崇拜之情看着巴巴。她对我们讲过当年的轶事，她怎样盯着巴巴看、甚至忘了留意他的话。巴巴会问她有没有听懂他说的话，她只好对巴巴承认，她入迷地爱慕他的美，因此没有注意。

因为她个子矮，脾气泼辣，巴巴给她取了昵称“辣椒”。一次，巴巴让曼萨丽陪他上山，他随意地挥手示意那座山，对她说：“我很快要去西方了。如果我把你留下来看管此山，你会为我这么做吗？”曼萨丽哭了，因为她不堪忍受分离之念。巴巴安慰她说，他只是开玩笑。果不其然，最终曼萨丽独自一人住在山上。除她此外，只有凯克巴德·达斯托的家人获准住在那里。

巴巴离开肉身后，曼萨丽自然成为他三摩地的看护者。早年间，首批朝圣者开始涌入时，美拉巴德没有膳宿设施。这些朝圣者住在阿美纳伽的旅馆。他们会租自行车，骑车到美拉巴德，整天大部分时间待在三摩地里，或在集会厅下，或在巴巴的长榻附近。曼萨丽会邀请这些早期朝圣者用茶点，还对他们分享巴巴的爱。她喜欢听他们的巴巴故事，而且正如她自己所言，她渴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巴巴爱者并对他们分享巴巴的爱。

她会领着朝圣者参观上美拉巴德，尤其博物馆和巴巴的笼屋。她与这些早期朝圣者感情很好，对这段时期有着愉快回忆，这是她常对我

分享的。那时一切都很简单，她喜爱在早期朝圣者身上看到的那种纯朴和奉献精神。他们只想待在那里，聆听巴巴的爱之故事，别无所求。条件很艰苦，但朝圣者不在意，因为他们想要体验巴巴的爱。

曼萨丽常觉得，当美赫朝圣者中心（MPC）建成可供朝圣者住宿后，来访者的关注点开始发生变化。大多数朝圣者现在更喜欢在舒适的朝圣者中心闲待着，而不是在山上三摩地度过时光。随着更多的舒适设施被提供，一些来访的东西方朝圣者，渐渐开始向信托提出要更多的设施。相比其他满德里成员，曼萨丽对这些要求更加不悦，因为她非常热爱迄今为止他们伴随巴巴在山上过的那种简朴生活。她常对关系密切的人解释，爱意味着牺牲和向至爱臣服的意愿。一个人必须学习满德里伴随巴巴所过的生活，尽可能努力按照那些方式爱巴巴，而不是沉湎于自己对怎样爱巴巴的花哨幻想。

一些朝圣者常在山上三摩地做出可笑的事，打扰到大家，却借口说他们就是以这种自然的方式表达对巴巴的爱。曼萨丽会温柔地对这些朝圣者分享巴巴那个年代的故事，巴巴曾亲口说他对爱者有什么期望，怎样取悦他。当服从巴巴的命令是在自身承受极大麻烦的情况下完成时，就会取悦巴巴。大多数东西方朝圣者都理解曼萨丽的用意，并感谢她的指导。

然而，有几个西方朝圣者不以为然，去跟当时的信托主席、巴巴妹妹玛妮投诉，说曼萨丽骚扰他们。他们指控她是种族主义者，因为她在严厉责备这些西方人的同时，常提到自己的印度文化和养育背景。对我这样的人而言（我恰好在她身边），可能由于我自身的养育背景，并没有那样看待和感知事情。

管教是我们对长辈预期之中的事。即使在读中学和大学期间，我们也必须经历严格的管教制度。看到一些西方人作出这样的反应并对曼萨丽提出种族主义指控，令我非常痛心，但我把此事交给巴巴，因为我知道她是属于巴巴的。我不仅觉得，她对我来说是一位特别的灵魂，而且对巴巴来说也一定如此，否则巴巴为何让她一辈子住在山上，而且要

求在她去世后将其骨灰葬在山上——唯有少之又少的满德里成员才享有的安息地。这是本次降临的独特之处，巴巴为了人类后代，亲自将少数亲近者的墓安排在他的三摩地旁边。这在我看来特别重要，因为当拜度问巴巴，他可不可以做巴巴三摩地的看护者时，巴巴答道：“你这傻瓜，将来有一天，有人会做你的三摩地的看护者”。这就是他们的身份。

每当玛妮访问美拉巴德，会特意去看望曼萨丽。她会谈到伴随巴巴的美好旧时光，你可以看到她俩因为这些回忆脸上洋溢着光。玛妮会和所有女满德里一起每月拜访三摩地一次，偶尔当她必须讨论一些与维护保养山上三摩地及建筑物有关的工作问题时，会在图书馆或学习室举行会议，曼萨丽也能在这些地方参会，而不违反巴巴禁止她下山的命令。

有一次玛妮来访期间，从繁杂事务中抽身，在曼萨丽房间跟她一起聊聊工作。当时玛妮貌似随意地对曼萨丽说：“几天前有个西方人到我公司投诉你。她觉得，你因为不喜欢西方人，待他们不好。”曼萨丽马上回复道：“谁说我不喜欢西方人？事实上，有很多西方巴巴爱者，我都很喜欢并且期待他们的陪伴，因为他们让我想起巴巴的爱，我很欣赏。”

曼萨丽接着提及一长串她中意的西方爱者的名字，其中有朝圣者也有居民。随后补充说：“是，有些西方人身上有一点是我不喜欢的，那就是‘除了我，让全世界去死吧’的态度。”有人来到这里，藉着爱巴巴的名义做各色各样的事，我不喜欢那样。这是圣地，这个地方的神圣氛围应该得到保持。他们不应该把这个地方当作度假胜地。我们有责任引导这些人，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否则他们怎么学习？”

曼萨丽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接着说：“我为一些持这种态度的人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他们内心在受苦。他们的心灵和头脑在受苦。否则他们不会做那样的事。我也不会为这些人的态度责怪他们，我要责怪的是鼓励这种态度的西方文化。它对活在世间追求世俗幸福的人可能有好处，但肯定不利于那些想要行道的人，不利于求道者。”

曼萨丽停顿一会儿，接着说：“但是你怎么能怪他们呢？瞧他们

的婚姻。他们那么容易分手。如果你一辈子只和一个人结婚，从未离过婚，会被认为不正常。几天前，一名少女来见我。她是新面孔。我以为她是某个巴巴爱者的女儿，就试着问问她父母的情况。她对我说：‘我有四个父亲和三个母亲。’谁能指望一个受过这种创伤经历的孩子有正确的态度？谁来引导她？谁来为她担任父母的角色？当父母本身都沉湎于做各色各样的事，他们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

曼萨丽随后闭上眼睛，点了点头，说：“可怜的孩子。怎样的痛苦，怎样的业相。愿巴巴帮助她！”接着她看着玛妮，又说：“我不喜欢这一切。我尽量慈爱向他们解释事理，大多数人都会听。不过有少数人不愿听，所以我待他们严厉。”之后她将话锋转向玛妮，说：“这也是你的过失和美拉扎德满德里的过失。你们这些人只讲美好的故事，并娇惯他们。此外，你们每周只需和他们交往几天。你们不告诉他们有关巴巴的严酷现实，以及巴巴对他的爱者有何期望。因为你们只对他们讲中听的话，他们根本不明白一个人得经受多少痛苦才能爱他。我觉得我有责任那么做，即便有人不喜欢。所以那些误会我意图的人会抱怨是很自然的。”

曼萨丽接着告诉玛妮：“美拉扎德满德里也应当让朝圣者意识到爱巴巴的实际情况，以及巴巴对他的爱者有何期望。”她的话就此结束。

玛妮随后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她说：“我知道你在担任这个角色。所以就省得我们麻烦这么做。此外，这些朝圣者在这儿逗留时间很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人能给他们多少巴巴的爱呢？我们用了一辈子来接受巴巴要给予的东西。因此我们怎可能在短短几天里倾囊相授？让他们在这里度个假，让我们通过美好故事播下巴巴的名，余下的就交给巴巴做吧。需要生生世世的准备，才能准备好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巴巴之爱。所以我们尽量别那么严厉，加重其包袱或吓到他们。此外，我们知道你这么做是在帮助他们。”说完，俩人相互拥抱，玛妮随即离去。

看到两位伟大灵魂用不同的工作方式帮助巴巴爱者迈向同个目标，对我而言是很棒的经历。

有一次，我对埃瑞奇提出这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我听到人们对满德里（包括他）的各种负面评论。玛妮、彭度、甚至凯克巴德·达斯托，他们不仅在巴巴的闭关工作中担任重要角色，还常有奇异的灵性体验。埃瑞奇解释说：“满德里就像一面镜子。你所看到的，基本上是你里面的东西——你自己的负面障碍。找出你这样感受和看待事物的原因，并请求巴巴帮助你清除之。不断地为此努力，因为一切都在你里面。在巴巴的帮助下，你将清除一切使你产生负面感受和认知的虚妄性，你的看法将会不同。你的眼界将会改变，现在万事万物都将呈现为他的恩典与慈悲。有朝一日，你将在万事万物中（无论好坏）仅仅感受并领悟他的大爱，事实上万事万物都将被爱者视作他的大爱与慈悲。那时就别无它物存在。”埃瑞奇话中的浩瀚意境和实现它的可能性，深深震撼了我。

迷途孩子

一名长期和宝吉一起工作的居民突然决定，他需要改变每天在宝吉身边受敲打的生活，决定到别的地方工作。宝吉准许了，该居民就搬出信托大院，开始在美拉巴德居住。几个月过去了，宝吉有一次谈到这位居民，说：“看来他在躲避我。每次我从远处看到他，尽管每个人都过来和我打招呼，他却一看见我就走开。不仅如此，我去美拉扎德时，他一看见我走近，就转身走开。这对他不好，他在我身边待了这么多年后还会这么做，让我很痛心。”

我们都静默不语，因为我们能感觉到宝吉真的很伤心，就像养大孩子的父母受到孩子虐待时会有的痛心。我决定向该居民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和他关系亲近，还知道他思想开明并且理解满德里对我们施加的灵性训练。我自己对他的态度颇感意外，故想要弄清事情的真相。

有一天，他恰巧在信托大院时，我就让他办完事后来见我，说有急事找他。他办完事后过来见我，我就向他提出这个话题，让他知道他的这种态度使宝吉多么伤心。这名居民顿时恼火地说：“我只是厌倦了这种被敲打的日常灵性训练，我需要换个环境。我需要做些自己感兴趣

的事情，在更温和的环境为巴巴工作。”

我不想让这位居民产生抵触情绪，因为那样就达不到目的，于是同意他的意见，说：“我们都理解这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宝吉身边事况会变得多么激烈。老实说，我有很多次也想逃离，是巴巴把我留在这里的。可你为何躲着他呢？你为何一看见他，就转过脸走开？这让他十分伤心，我想换作任何人都会如此。你一定可以做到对他说声“捷巴巴”的。只需坐几分钟，问候他的安康。不是说你每天都得这么做。你现在只是偶尔见他一回。起码这点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这位居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从未想到自己的行为会让宝吉伤心，认识到这点后，他同意将来不再这么做。我友好地向他建议：“你何不现在就进去打个招呼？告诉他，你过去一直很忙，未能抽时间见他。去做吧，我们都会为你感到骄傲。不要回避。”

这位居民就进去会见宝吉。几分钟后我也走进去。万一宝吉开始敲打他，我会用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来转移宝吉的注意力，这是我过去常有的做法。我对宝吉和这位居民之间的互动感到惊讶。宝吉很高兴见到他，还主动对这位居民澄清事实以消除误会。

他非常慈爱地说：“我知道你一直躲着我，我也知道个中原因。我知道你对我有什么想法、为何躲着我。但是你可知道，我为何做所有这些事？我的身体很差。做这些事给我的身体带来大量压力。难道我连这点都不知道吗，如果我一直对你们大家说好话，那么你们也会说我的好话？难道我不知道，倘若我和蔼可亲地待你们大家，那么人人都会围着我称赞我？你们可曾想过，既然我的身体会承受大量压力，那我为何还要做这些事？我这样做，是因为你们是我特别关心的人。因为我爱你们，这样对你们有益。在事关巴巴方面，这是真正的东西。不然我干嘛费这么大麻烦？我干嘛付出这么多努力？让我说说好话、称赞你们很容易，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你们。你们见过我对陌生人、访客或朝圣者这么做吗？不会。我只对他们说好听的话。那我为何对你们这么做？我可以像待外人那样，用同样的态度待你们大家。这对我而言很容易。但

是我只对我特别关心的人这么做，因为这一切对他们有益。这是巴巴给予的真正东西。”

宝吉说完后，我们都感动得难以自抑，因为在那一刻他真的像一位父亲，而我们就像他想要带回家的迷途孩子。

避免诱惑

许多访问美拉巴德的朝圣者常常来自医疗领域。除了对抗疗法医生，还有替代疗法领域的人士，比如脊椎按摩师、针灸师、中医师和其他治疗师，会时不时来访。其中一些人会提供服务帮助满德里解决健康问题，也经常帮助居民。有一次，一名精通按摩术的女朝圣者，主动提出为常年患背痛的满德里治疗。由于她技术精湛，成功地帮助了满德里，消息传开后，一些居民就向她求助，她也乐意帮忙。她还曾经给宝吉做按摩，帮他处理身体长期患有的各种病痛。结束后，宝吉对她赞不绝口。

一名在宝吉身边工作的居民，碰巧小腿肌肉有病痛。那位朝圣者主动提出帮他治疗。然而该居民对一位女性给他按摩有所顾虑，希望在此之前先征得宝吉的许可。对读者而言，此举可能显得傻气可笑，但那时候满德里对居民的这种事情非常严格。他们对所有的居民都盯得很严。凡是对异性做出任何不当举动的人，会立即受到审查批评。实际上，在你获准成为居民之前，玛妮会貌似随意地尽力查清你是否有兴趣在将来结婚。如果她觉得你倾向于这么做，就会劝阻你不要做居民。这一切背后的整个目的，是为了帮助你把注意力聚焦于巴巴，而婚姻会妨碍这点。

这就是满德里的感觉。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全神贯注于巴巴，把全部的爱献给巴巴——唯一真正的被爱者。通过婚姻把另一个被爱者带入我们的生活，只会分散那种注意力和爱。有几个早期居民结了婚，就被要求离开。因为满德里不喜欢已婚夫妇继续居住美拉巴德的打算，他们希望已婚夫妇在世间过完最初几年的蜜月期，那个阶段结束后，他们可以回来专注于巴巴，而不是注重对方。相比婚龄青年，那些履行完对孩子和长辈的所有世俗义务的已婚夫妇，更容易获准加入。

虽然该政策在一些人看来可笑，但我完全理解，并意识到满德里自身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在帮助我们全心全意专注于巴巴。因此我可以理解这位居民在征求宝吉许可时的忧虑。宝吉有空时，他就提出这个问题，说：“宝吉，我的小腿肌肉有伤痛，为您按摩的这名女子也主动提出帮我治疗。”接着他指着小腿处，说：“我只有这块地方需要按摩。可以让她碰触我的小腿肌肉吗？我希望自己没有做错事。”

听他问此事，宝吉笑了，对他说：“如果你心中有淫欲，哪怕异性的最轻微碰触，包括拥抱，都不可以。如果碰触产生淫欲，就不可放纵其中。但假如碰触不会在你心中产生淫欲，就可以让人碰你，不管是为了治病还是仅仅拥抱一下。当你的心彻底脱离淫欲，像玛司特那样时刻专注于神，那么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些事只对心灵尚未彻底离欲者要紧。因此要小心，不要放纵于会使你产生淫欲的所有那些事情。”

另一回，玛妮在满德里大厅，就此问题说了类似的话。“避免诱惑的最佳方法就是不要制造那些会助长诱惑的情境。”她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说：“如果你决心保持独身，决定将百分百的爱专一地献给巴巴，就要避免那些可能阻碍实现该目标的情境。如果你不得不同某个异性打交道，就要于有人在场时公开进行。不要私下会面。当你三番五次地与对方私下会面时，就在自己心中制造了受诱惑的机会。因此如果你想要保持专注，就要坚持遵守一些基本的常识规则。开始新的一天时，要记得你的目标是什么，并避免那些可能成为绊脚石、阻碍你达到目标的情境。你若不小心，就可能陷入某种令你难堪的局面，那种情况下则不能责怪巴巴。是你的意志薄弱做不到内心百分百跟随巴巴，才导致那些情境的。”

大慈大悲

下面的事件发生在蔻诗德的晚年。那时我在两个地方工作——美拉巴德和信托大院。一周初始，我会在信托大院，处理与政府部门有关的

所有信托工作，即宝吉要我做的事。临近周末，我会骑摩托车去美拉巴德，在那里待几天，处理我在那边的工作。有一次，我从美拉巴德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大概是8点或8点半进入信托大院的。我决定在回房间之前，顺路去跟蔻诗德打个招呼。

我一见到蔻诗德，她就对我说：“我在等你。有非常紧急的工作需要马上做。所以你必须现在就做。”我因为一整天的工作很疲惫，加上从美拉巴德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回来，实在令我精疲力尽。尽管如此，我问她是什么工作。她交给我二十多页资料，要我复印几份。我很温和地问她：“蔻诗德，我明天一早就帮您做可以吗？”蔻诗德回答：“不行。此事很重要，必须马上做。”

几乎所有的满德里都经常这么做。他们屡屡坚称某件微不足道的工作非常紧急，一刻也不能耽误。他们期望我们在这种时候放下其他一切，处理此事。认出这是巴巴过去对他们的一贯做法，我意识到他们的意图是训练我们要取悦至爱，为此我们必须乐于牺牲自己的舒适和需要。爱你的至爱意味着要每时每刻取悦他。于是我从蔻诗德手上接过资料，虽然当时已经很晚了，我知道城里有个朋友的店会开到夜间9点半，可以帮我复印。他的店位于征税官办事处附近，白天那条路上交通拥挤熙熙攘攘，但夜晚这个时候很冷清。

当我骑在这条空旷的路上经过征税官办事处时，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身体失去平衡，摩托车滑倒了。我连人带车倒在路中央。我慢慢地站起，心想有没有摔断骨头，因为摔得不轻。还好可以走动，除了手脚严重淤青外，伤得不重。我有点生巴巴的气，心里对他说：“我累得够呛，正努力帮您的满德里做事，现在您却让我遭这份罪。我知道您爱我，所以您才这么做的，可您为啥不去爱别人，让我清闲一会儿呢？”我如此讽刺道，有意地模仿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在气恼之下对上帝说过的话，“您对待爱者如此恶劣，怪不得您的爱者寥寥无几。”

不管怎样，我接着赶到那间店，将资料复印好，带回去交给蔻诗德。我没有对她提自己摔倒的事。蔻诗德接过资料时显得很高兴，但随后说：

“塑料封皮呢？上次你复印时，把所有复印件都夹在塑料封皮里的？”我告诉蔻诗德，那种塑料封皮上面写着店名，当时他们只赠送有限的几份作为广告。但这一次他们没有发广告。此外，即使你复印 15 份，他们最多也只会给你一份封皮。但蔻诗德坚持说，她想要 15 份塑料封皮，愿意额外付钱给店主，而且此事应当马上再去办。

我知道除了按满德里的要求去做别无选择，于是我又向巴巴发牢骚。我对他说：“我知道这是您而不是蔻诗德，因为这是您对爱者的一贯做法。您总是出于只有您知道的理由骚扰他们并享受其中。”我又过去找到店主，提出只要他给我塑料封皮，可以额外付钱。当我回到蔻诗德身边时，她很高兴，要我坐下和她聊一会儿。过了会儿，她让我走了。事情最终结束时大概是 10 点钟，我实在太累了，躺到床上歇会儿，穿着衣服鞋子就马上睡着了。我常在打盹过程中穿着衣服鞋子睡着。那些日子里，信托大院的生活非常忙碌。一次，有人抱怨没有睡觉也没有时间吃饭，宝吉说：“这条道路上，你应当忘记食物、睡眠和健康，一心专注于取悦至爱。”每当我累了（这是常有的事），我宁可不吃、补个觉，以便能够休息好，精神饱满地迎接第二天。

次日，我有公务要去征税官办事处。当我经过头天晚上摩托车滑倒的地点时，停下来想仔细查看一下。我刚停下车，后方车辆就开始摁喇叭，司机们开始大喊大叫。我压根儿忘了白天这条路上交通繁忙，随即继续前行。就在那时，我恍然大悟。

头天晚上蔻诗德坚持说，复印工作很紧急，要马上完成，不能拖到次日。倘若我白天过来，在这个地方滑倒，身后的车辆肯定会碾到我。我是在晚上摔倒的，只有晚上这条路才没有车流。我感谢巴巴，并请他宽恕我头天晚上对他的奇怪方式的所有抱怨。我意识到：凡他所为，皆为至善，反映了他的大慈大悲。

巴巴身边的争议故事

在多年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我们偶尔会听到他们讲一些似乎有损巴巴形象的故事。故事中，巴巴似乎对身边的亲近弟子漠不关心甚至残忍。其中一些故事非常严酷，令人震惊。这击碎了常人心目中传统的上帝形象。我记得听了其中一些故事后感到很震惊。随后几天一直深感迷茫，不知该如何看待。上帝怎能放任于这样的行为，上帝怎能做这样的事？这些就是困扰我内心的思绪。

听到这样的故事后，我会祈祷巴巴帮助我理解事情的原委。我会站在（三摩地对面的巴巴铁皮屋、还有美拉扎德的巴巴卧室里悬挂的）至师哈菲兹的语录前。我会一遍遍地读，以平息我的头脑，这句话是：“对于你听到的大师之言切莫说不对，因为亲爱的，错误在于你自身缺乏理解他的能力。”这需要时间，但巴巴确实回应了我的祈祷。

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抛弃那种对慈爱上帝的传统观念，在此过程中，我对神爱有了更深的理解。一开始令我困惑的是，巴巴从不谴责那些反对他的人，而是继续爱他们，但却常常貌似残忍地对待那些属于他的人。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巴巴知道那些属于他的人已准备好行走灵性道路，而通过给予他们强烈痛苦，他在把他们推向目标。至于其他人，他还在试图把他们拉入网中。

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更喜欢听这些故事，而不是通常对朝圣者公开讲述的故事。至少对我而言，这些故事让我学到更多，因为它使我意识到，像我这样曾喜欢在精神上骚扰那些信神者的无神论者，如今能成为巴巴的信徒，完全是因为他对一切众生（包括我这样的罪人）的怜悯与慈悲。突然间，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巴巴的人性面，而非他的神性。我可以从他对亲近弟子施加的表面残忍行为中看出他隐藏的仁慈。它使我懂得这场游戏是怎么回事，帮助我度过类似的情境；至少最初几年，我自知会惧怕面对这种情境。

这些故事是满德里难得分享的，只是因为情况有必要，或觉得某

个居民就某些困惑的灵性问题寻求答案时，他们才这么做。基本上为了帮助人，他们才分享这些故事。不然他们宁愿秘而不宣。通常对我们讲述某些故事后，他们会提出条件，即我们不应向任何人分享。其他时候，他们则随意地说：“分享这个故事吧，但只对那些熟悉巴巴方式的人分享，而不是对所有人，尤其思想心灵尚稚嫩的新来者。莫令他们承受那种严酷，让他们享受和巴巴的蜜月吧。”情况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深感荣幸能听到这些故事，但我们知道还有许多故事，满德里没有对我们讲过，可能会把这些故事带进坟墓。

下面的事件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发生在信托办公室，我们在埃瑞奇身边喝茶的时候。那是在他的健康变得相当虚弱的最后日子里。当时迪瓦娜、加利和我围坐在埃瑞奇身边。是加利提出这个话题的。加利和埃瑞奇非常亲近，是唯一对埃瑞奇很随便的居民。他经常会搂着埃瑞奇的肩膀，友好地捏埃瑞奇的脸颊，埃瑞奇会由着他胡来。

就在这天，加利搂着埃瑞奇的肩膀，问他：“告诉我，兄弟，现在你快到旅途尽头了，至少对我们说句实话，你打算把多少争议故事带进坟墓？你不想对我们分享这些故事，是因为你认为我们尚未准备好，会震惊到我们，还是因为你想要保护巴巴？你要把多少这样的故事带进坟墓？”埃瑞奇笑了笑，点点头，不动声色地说：“我全都告诉你们了。”

埃瑞奇话音刚落，我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信。”加利进一步刺激埃瑞奇，说：“我们知道，你要把那些故事带进坟墓，我们不是要你对我们讲故事。我们只想知道有多少故事？”他接着对埃瑞奇开玩笑道：“人临死之际，通常会忏悔。这是你忏悔的机会，实话告诉我们，你打算把多少故事保密到最后。”

埃瑞奇大笑。他沉默一会儿，接着很缓慢地说：“说实话，我全都告诉你们了。”他停顿一下，接着缓慢地补充道：“你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就这样，埃瑞奇永久结束了这场关于巴巴身边争议故事的谈话。

有意义的虚伪

“一次全体满德里成员聚在巴巴身边，他对我们提出如下问题：‘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埃瑞奇对坐在满德里大厅的朝圣者讲故事时说道。“他对每个满德里提出该问题，人人给出同样回答：‘巴巴，您是神。’之后巴巴问我们另一个问题：‘可你们体验到了吗？’在他身边的我们个个都说：‘没有，巴巴，我们没有体验到。’巴巴接着又问：‘那你们为何说我是神？’”

“我们回答，我们相信巴巴是神，是因为他这么说。巴巴随后对在场的满德里说：‘但这纯粹是虚伪。你们没有体验到我是神。你们对我的神性一无所知，却向全世界宣告我是神。这一切难道不是虚伪？’我们都默不作声，因为正如巴巴所言，我们没有亲身体验就去做这些事，确实是虚伪。”

“我们陷入两难境地。我们应该停止宣告他是神吗？巴巴把我们救出困境，说：‘继续这样做，尽管这是虚伪，因为这是有意义的虚伪。这种有意义的虚伪总有一天将给予你们对实在的体验，将使你们体验我的神性。’”

埃瑞奇停顿一会儿，继续说：“这是巴巴对我们说过的话。同理，巴巴的工作是什么？许多朝圣者问我，‘我能为巴巴做什么工作，或者巴巴的工作是什么？’在美拉巴德的三摩地值勤是巴巴的工作吗？我们能把造房子、铺管道称为巴巴的工作吗？甚至当巴巴还在肉身中的时候，就把这些事仅仅称为他工作的脚手架。那什么才是巴巴的工作呢？巴巴的工作，是把人类从亘古以来困陷其中的幻梦中唤醒。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那里做了一点事情，就称之为巴巴的工作，岂不成了伪君子？我们谁能够靠做这些事把一个人从梦中唤醒？”

“只有那些能在这方面帮助巴巴的人，才能被视为真正在做巴巴唤醒人类的工作。这样的灵魂是罕见的。实话说，只有巴巴能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谁都没有那种能力。所以，如果每当我们做了某事就说那

是巴巴的工作，岂不成了伪君子？”埃瑞奇停下来，让我们消化领悟他话中的深义。

他接着说：“继续做这些事，因为这是有意义的工作。以正确的态度去做，要把你所做的一切都献给他，要警惕对妄我的肯定——其常常因为妄言‘我负责此事，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最终带来内部争斗。巴巴并不需要你的服务。他乃是宇宙之主。一切都已经是他的。通过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服务献给他，他给予你机会来取悦他、赢取他的恩典。所以说在把任何服务献给他时，始终要记得：心中应当把他的愉悦摆在首位。

“肯定妄我的服务决不会取悦巴巴。当你服务时，要时刻牢记取悦他。那样你是在做有意义的工作。为何？因为你在取悦至爱。一直时刻做到取悦至爱的人，会邀来他的恩典，从而带来结合。这样的人终于从梦中醒来。所以，为他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始终牢记把这种感觉一直放在心里。不要沉溺在通过肯定妄我带来的自我愉悦中。

“每时每刻、不惜一切代价取悦至爱，才使工作有意义，博得他的愉悦，邀来他的恩典，而最终正是他的恩典把你从梦中唤醒。这方能被视为巴巴希望我们做的，真正意义重大的巴巴工作。你的工作从世俗观点来看是否重要，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是否在用服务取悦你的至爱。无论你为他工作、为他跳舞、还是为他游戏，只要在服务时百分之百为他而做、只求他的愉悦，就会取悦他。”

行贿受贿

一名巴巴爱者曾经向玛妮提问：“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普遍存在腐败现象。几乎人人都在接受贿赂，直接形式是现金，间接形式则是礼物或恩惠。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支付的薪酬太低了，靠那点薪酬根本不可能维持生活。这种情况下，人可以行贿受贿吗？因为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这么做。”这名巴巴爱者是个政府雇员，他合理地提出是政府雇员的低薪酬导致了普遍的腐败。那些诚实之人，他们和家

人常常不得不面临贫困。

玛妮回答：“我们都知道，巴巴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仅仅因为人人都在接受贿赂，成为当今的常见现象，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巴巴希望我们要抵制行贿受贿的诱惑。不管有何难处，情况多困难，我们都应当面对，而不是找捷径。不过，倘若你面临对方强迫你行贿的情况，而且事情至关重要，绝对有必要，比如通过行贿可以救人一命或帮助某些可怜人，这种情况下，可在念记巴巴之后给予。”

“记住，你不是甘愿给的。是对方在强迫你，确切地说，从你身上勒索贿赂。只有当你试过其他种种办法都不管用，也只有在那时，万不得已之下，你才能给予贿赂，前提是动机完全无私。给予者不应从中谋取私利。不能像世上大多数人那样，为了私利把行贿作为首选方法。当对方强迫你这么做，你毫无自私动机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业相就落在对方身上。如果你作为这一切的不得已旁观者，那么业相都是他的。”

玛妮进一步说：“这就是我对巴巴的话的理解和运用。记住，你不能拿它作为首选办法，只有在少之又少的情况下，方可诉诸此法。”

那名巴巴爱者可能期待玛妮做些让步，却落空了，于是他明目张胆地问：“那受贿呢？如果有人几乎天天给你施压怎么办？应该接受吗？”

玛妮很严肃地回答：“不要对巴巴的话掉以轻心。别把它当屁话。巴巴还在肉身中时，他会要我们做事，哪怕是零星小事，我们都会尽力去做。如果有人因故没有做到，巴巴会非常不快，训斥那人说，‘你把我的话当屁话。’他会做个似乎在拭屁股的手势，重复说，‘你把我的话当屁话。’所以不要那样做。

“巴巴已通过自身榜样向我们表明，他期望爱者过怎样的生活。要尽己所能活出那种生活。即使别人都没这么做，也没关系。作为巴巴爱者，你应该去做。一个人应该专注于自己走向巴巴的旅程，而不是考虑世人如何行事。有谁能强迫你去做那种会让巴巴不悦的事呢？要意志坚强地念记他，抵制一切诱惑。那样，就没人能强迫你接受贿赂或放纵于其他令巴巴不悦的行为。要越来越念记他。那将净化你内心的一切低

级欲望，并使你在爱和渴望中变得坚强，从而帮助你行艰难之道。”

玛妮进一步补充说：“当今时代，世界形势变得诱惑多多。几乎每个人，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面临这种情况。这就是卡利时代——诱惑无所不至。每个灵魂都被诱惑，不管其置身何处。巴巴为世界创造了这样的局面。为什么？为了让我们有机会通过抵制这些诱惑，把他的活付诸实践，活出他要我们在世间过的生活。”

“这样做，巴巴为无论置身何处的每个人提供了机会活出那种生活。如果一个人成功做到这点，就能在今生实现瑜伽士哪怕苦修千年也达不到的成就。你有机会实现瑜伽士生生世世渴望追求的目标。你要做的全部，就是通过念记巴巴抵制所有这些诱惑，不放纵于那些令他不悦的事情。记住，这是巴巴考验你对他的爱、甄别真正爱者与浅薄爱者的方式。就像对谷物的碾磨。壳被风吹走，只留下谷粒。因此，要尽量越来越重视巴巴的话，要重视神，其他一切事情都将显得微不足道。莫错失这个服从他、活出取悦他的生活的良机。

“机会就是这样，当它来临时，你必须马上行动，抓住它。你不能把它推迟到将来的日子，并奢望那时仍有机会。也不能浪费時間左思右虑。你必须马上行动，用双手抓住它。这是至少 700 年内都不会再来临的机会。因此当下就要抓住，否则稍纵即逝。”

真朋友

有个西方人经常身陷无伤大雅的争议。一天他坐在满德里大厅，埃瑞奇问他：“我们听到在西方关于你的各种说法。为什么巴巴社群总是在议论你？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们老是针对你？我每次向人询问你的情况，他们回答时总带着不满的神情，还对你做出负面评论。”埃瑞奇在和这名朝圣者开玩笑，这是他跟人很熟时常有的做法。

这名朝圣者只是笑笑，对埃瑞奇说：“我想我是个垃圾，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我是垃圾，把我当垃圾对待。”埃瑞奇对他说：“那好，你得为此感谢他们。”朝圣者一脸惊讶，问埃瑞奇：“感谢他们批评我、

把我当垃圾对待？”

埃瑞奇回答：“是。朋友帮你时，你不感谢他们吗？”朝圣者显得愈发惊讶：“所以你认为他们批评我、把我当垃圾对待，是在帮我？”埃瑞奇答复：“是，他们在帮你。他们不让你陷入纯属摩耶或幻相的虚假人际关系，从而帮助你在灵性上进步。巴巴还说过，有人批评你时，他承担了你的业相。你若反击批评对方，则又拿回那些业相。但如果你没有对他的批评作出反应，他就不得不背负由于批评你所承担的那份业相负担。这是巴巴就该问题说过的话。

“因此所有这些批评你的人，实际在帮你减轻业相负担，把你推向灵性生活目标。任何帮你的人都是你的朋友，那些批评你的人其实在帮你更快地抵达生命的真正目标。这些人是你的真朋友。而帮你解决世俗问题的人，实际上把你束缚在幻相中。只有那些批评你、给你制造障碍的人，才是帮助你走向神的真正旅行。”

埃瑞奇讲完后，那名朝圣者感谢他说：“这是很棒的视角，我会谨记。”埃瑞奇最后说：“至师卡比尔曾就此赋诗。诗云，‘批评者乃吾真友，无需用皂或水，便清除吾之污垢。’事情就是这样。”

另一回，我的一个朋友找宝吉，就个人问题请求指点。他最近刚离婚，前妻现在要求得到他所住公寓的监管权。他正准备打官司解决此事，期望宝吉对他说几句鼓励安慰之言。

宝吉的答复完全出乎意料，令他大吃一惊。宝吉对他说：“她要那套公寓，就给她吧，彻底忘掉它。不要为此事打官司。把公寓给她，忘掉它。她的要求若是不合法的，夺走了理应属于你的东西，那么她将带走你与那套房子有关的所有业相垃圾。你若完全放弃，她将不得不背负该负担。但如果你打官司，假设花费一大笔钱后赢了官司，你到底赢得什么呢？你会赢回所有的业相，增添垃圾负担。你若把房子拱手相让，反而会受益，因为那样她将背负你的业相负担。因此放弃一切，你将成为赢家。此事你只要信任巴巴，他就会用有助于你的方式照顾好一切。”

宝吉最后说：“我们都知道巴巴说过，那些偷窃我们钱财的人，

那些批评我们的人，承担了我们的业相，我们必须把他们当作真朋友对待。可是涉及到将道理付诸实践，我们活出那种生活了吗？我们做不到，是因为自己缺乏对巴巴的信任。因此要学会信任他，他就会帮助你。”

将壶敲打成形

玛妮曾经对朝圣者说过如下的话：“你们见过陶工干活吗？他怎样用黏土塑造成壶的？他会怎么做？为了给黏土塑形，陶工把它放在转盘上，用手给黏土塑形。到最后成形阶段，陶工一只手支撑着壶，另一只手将它敲打成形。这就是巴巴对我们所做的，以便把黏土做成完美的陶壶用于服务口渴者。”

在我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我注意到他们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支持我们，同时又敲打我们。最初几年，特别是在那场化工厂战役期间，是男满德里给我一路制造各种障碍困难，女满德里则支持我。后来那几年，角色互换，男满德里支持我，女满德里则做敲打工作，让我这只壶最终成形。我想再分享一些这样的故事以飨读者。

我刚开始收集化工厂给美拉扎德道路造成污染的违法证据时，几乎每天都要跑政府部门。由于厂主有政界关系，政务人员不愿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因此，我不得不向不同的部门三番五次地投诉，经常拜访普纳、纳西科或孟买的多名政府高官，以便收集我不可能在基层获得的必要信息。

随着时间流逝，战斗进入法庭阶段，我不得不加快奔波的步伐。对每一项新进展，我都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提交投诉，在现场拍照取证，最后跑到德里的法院，把新证据摆在法官面前。当化工厂之战最终以关闭工厂结束时，我如释重负，因为再也不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或者处理繁文缛节了。一些官员的腐败和粗鲁让人窝火。

因此有一天，当宝吉告诉我，他要去征税官办公处做些信托工作，并希望我陪他去，以便将来我可以帮忙做信托的政务工作时，让我很意外。尽管我不期待做这种工作，但只要能让满德里高兴，我就准备为

他们去做。

一开始，尤其在化工厂战役期间，我会独自去政府部门办事。但现在，我要陪同美赫纳施或克莱格、有时甚至宝吉本人，一起拜访那些政府部门。这就是宝吉想要的。他不希望我单独去，尽管我一个人去更容易完成工作。现在由于这点，事情会有所耽搁，但不管怎样，进展还算顺利，直到宝吉决定给我从中搅局。

阿美纳伽有个巴巴爱者，为了讨好宝吉，会对他说各种动听的话。他会自夸同政府官员的关系，声称只要给他机会，他能够通过“关系”分分钟搞定信托的大部分工作。宝吉现在要我带着此人，一起去办因繁琐程序尚无结果的信托工作。某种意义上我感到高兴，因为我相信那人的自夸是实情，认为工作会更快完成。

我们开始拜访各个政府部门时，此人会要求我们莫发一言，他会搞定一切。我们找到官员时，此人就开始大谈自己过去曾在一些政治首领手下做事，同他们关系如何如何。他东拉西扯，却不谈手头工作。事实上，他甚至不愿费心了解我们的具体问题或情况，因此我不确定他会如何对有关官员提出我们申请函的性质，或者如何说服他们批准信托的申请。

他继续夸夸其谈了一阵，我用肘轻推他，提醒我们是来这里办事。那人只点点头，继续对官员侃侃而谈。临近尾声，他告诉官员，他是代表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过来的，因为我们有几份待审的申请函需要批准，以帮助信托接下去开展慈善工作。那名官员只答复说，等文件送到他手里，他会过目并做决定。他没有答应会办好。

通常，没有此人随时，我们来到办公处，会尽量找基层办事员查明我们文件的进展情况。如果基层办事员需要某种说明或要求补充一些文件，我们就必须提交。只有办事员完全满意申请资料的完整性，才会将其提交到更高一级，进行更多复核。只有通过两级、有时三级，文件才会送到最后的审批官手上。否则，为了达到基层官员的要求，我们不得不提交更多的文件或其要求的其他资料。这样的话，文件会被一直拖延。只有当文件送到该部门的最高级官员，也就是审批官手上，才有

必要去见他。在那之前，跟他见面毫无意义，因为常见的说辞是，“我还没见到文件。我先看过再说。”看到这个巴巴爱者直接联系最高级官员，至少在我看来没有意义，因为他并不认识他们个人。

我们回去向宝吉报告时，这名巴巴爱者为了讨好宝吉，对他描绘得非常美好。他向宝吉保证，有关官员答应会把事情办好，他不用担心。宝吉显得很满意，开始表扬此人。之后宝吉转向我说：“你每天去政府部门，事情毫无结果。这人一天就完成了工作。”

我试着给宝吉反映实情，让他知道文件尚未送至相关官员手中，该官员只是答应，等文件送到后，他会研究做决定。当我对宝吉讲这些，让他如实了解事情经过时，他开始更多地敲打我。他批评我效率低下，办事时给他制造障碍，还表扬那人如此快速地为信托完成工作。

接下来跑了几趟政府部门，如出一辙。返程后，他按老套路向宝吉汇报。宝吉会坚持让那人先说他的版本，之后会表扬他。接着转身听我的说法。我会告诉他事实情况，宝吉却视之为负面消息，会对我发火，敲打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经受几天这样的待遇后，一天宝吉又狠狠训斥我一顿，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们一走出宝吉办公室，我就冲着这个巴巴爱者，质问他对宝吉说得天花乱坠、试图巴结宝吉，而事实真相却截然不同。我要求他为其行为做出解释，问他如果此事最终没有批准下来，他怎么对宝吉交代，那时他如何向宝吉解释。

那人自己当过政府官员，给出政客式的回答：“说上司想听的话，取悦他们，享受生活吧。你何必那么卖命？如果工作没完成，与你何干？祝你在埃舍过得快活，说大家爱听的话，取悦他们。”我对此人的态度感到厌恶，对他直言不讳地说：“巴巴的工作受到影响，而你满脑子想的就是你的享乐和自保。”

当天晚些，等宝吉比较空闲时，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他如何表扬那人的，就尽可能委婉地让宝吉知道，当我质问那人歪曲事实时，他在办公室外说过的话。宝吉又开始敲打我，并表扬那人。

我忍无可忍，气炸了。我对他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告诉你事实情况，你看得出，反复跑了多趟，工作还没办成。此人只会说你想听的话，但那不是真的。我希望他说的是真的，但是工作并没有完成。他只想巴结你，自保罢了。他只是在保护自身利益，对工作并不在乎。所以我真不知道，你到底要我怎么做。要我如实地汇报我们工作的进展情况，还是要我像此人一样只对你说些中听的话？如果你想要这样，我可以这么做。对我来说更容易做到，我可以像那人一样悠哉度日。但那样的话，工作可能就办不成，宝吉。”

宝吉很严肃地看着我，说：“我要你像现在这样，继续告诉我实情。如果你做那人在做的事，就达不到服务巴巴的目的。”我对宝吉说：“但你好像并不喜欢，总是生我的气。”宝吉回答：“他对我说完之后，我为何再让你讲事情经过？我问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告诉我实情。”

我问道：“那你为啥不质问他，对他说明？你总是表扬他。”宝吉回答：“他想要那样。他是为那而来的。但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不一样。你想要巴巴，所以我给你真正的东西。巴巴总是对我们这么做。巴巴不会责备新爱者犯的错。他会挑一个老满德里成员严斥一通，从而间接地警告某个新爱者的错误。那就是巴巴的方式。我当着他的面责骂你，却是间接地让他知道：我不喜欢那些不专注于巴巴工作、把个人利益置于巴巴之上的人。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其实是针对他的。”

宝吉最后总结道：“继续像你现在这样为巴巴工作，不管受到表扬还是责备。我希望你做到这点，当然，敲打肯定会一直持续到最终。如果我不在那里，巴巴会用别人来敲打你，把你塑造成形。”

对毁誉毫不在意

埃瑞奇有不同的方法将壶敲打成形。他的做法更多在微妙的层面上。其如此微妙，很可能连他身边的人都注意不到。只有被针对者方能感知到。他从不公开责骂你，但他的做法会大大激怒人，简直会把人逼疯。当我拜访政府部门，通过各部门了解我们申请函的进展情况时，会

在收集全部信息之后，向宝吉汇报。宝吉会要求我，同样把信息分享给埃瑞奇和玛妮。如果事情与美拉扎德有关，特别是在化工厂战役期间，我就必须对美拉扎德的每个满德里成员分享信息。这往往比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更累人，满德里从不会让你省事，因为那样就不是服务巴巴了。

当我对埃瑞奇分享信息时，他会详细地询问我与政府职员的会谈细节。埃瑞奇然后会提出，我应该问职员一些我没问过的问题，也许那样有助于快速完成工作。尽管这些问题似乎与事情无关，但为了让埃瑞奇满意，我还是答应去做。

当我下次行程归来，向埃瑞奇汇报详情时，他会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并对我说：“你为啥不问他所有这些细节？你为啥不运用一些常识？”我不明白提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对加快工作进度有何用处，但因为埃瑞奇想要如此，我就答应了。比如，如果该职员要我下周二上午过去，那么埃瑞奇会问，我是否问过他下午是不是也有空；或者会问我，如果该职员那天没空怎么办，那时你该联系谁。

每次行程后，埃瑞奇都会这么做，让我不胜其扰。于是我决定，当我和该政府职员在一起时，要问他的不仅有埃瑞奇提出的所有问题，还有我能想到的每一个问题，无论多么不相干，包括他的健康和家庭生活问题。我会和该职员一起坐着，一边想着埃瑞奇在我回去时可能提出的一些无关紧要问题，一边天南地北无话不谈。因此在回去见埃瑞奇之前，我要确保提过每一个能想到的问题，再告辞“放过”该职员。尽管如此，对埃瑞奇分享情况之后，他会告诉我：“可是你的提问方式错了。”埃瑞奇会坚称，我应该换个表达方式。这种时候我会被激怒，不仅因为他用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快把我逼疯了，而且经常表示：工作没有办成，就是因为我没有对该职员提这些问题。

因此有一天，我冲口说道：“但这跟事情毫不相干，我不明白用别的方式提问题何以能在那天完成工作，尤其是在该职员都告诉你，进度要花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情况下。”埃瑞奇一味地坚称，要恰当地提出问题，因为有可能该职员没有理解我提问题的方式，所以工作才没有办成。

我不禁火冒三丈，会默默走开。我知道，如果我为此事跟他或者任何满德里争论，他们会跟你没完没了。只要某人对他们的“刺”做出反应，他们就像巴巴那样，会一个劲地“刺”那人。于是我尽量避开埃瑞奇，但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善于观察，迟早会逮住我。最终，我开始在埃瑞奇和其余满德里身边运用机智幽默。我注意到这招管用，因为即使他们把“刺”我作为灵性训练的一部分，但只要我运用机智幽默，他们就不再继续不依不饶。

另外，随着时间流逝，有助于我对他们的“刺”较少做出反应，我逐渐开始感悟到：这是巴巴通过他们做的。只要我做出反应，因为自身负面情绪就感悟不到，可当我停止反应，开始接受那个“刺”，轻松幽默地看待之，就开始感悟到那是巴巴做的。这是巴巴喜爱玩的游戏，现在他正通过满德里这么做。

所以当埃瑞奇小题大作地责备某个新居民，使之显得犯下严重错误时，我会开玩笑道：“我的天哪，他怎能干出这种事？他在这地盘上犯下了滔天大罪。他理该受罚。让我们把他钉上十字架。我房间里随时备有钉子和十字架，以备你要这么做，埃瑞奇。你只要给我开绿灯就行。”埃瑞奇随即哈哈大笑，他身边的每个人也都笑了，气氛得以缓和。

直到后来几年，我才意识到，满德里是在训练我们要对毁誉毫不在意，不作反应，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巴巴工作上。

取悦至爱

我居住美拉扎德期间的一项职责，就是晚上给埃瑞奇读报纸。其实这是我的唯一职责。一天中的剩余时间我就在走廊上转悠，如果有人需要我帮忙，他们会找我。不然，我就等候一名男满德里有空（尤其埃瑞奇），以便可以和他一起度过时光。午餐后，傍晚时分埃瑞奇会过来，坐在满德里大厅对面的长凳上。我会坐在另一张长凳上，面朝埃瑞奇，给他读报。埃瑞奇穿着短睡衣，敞着胸膛。手劲大的守夜人，会给埃瑞奇一顿舒爽的按摩。到收音机播报晚间新闻的时候，埃瑞奇会让我停下。

新闻播完后，他要回房休息。晚餐前，没人打扰他的时候，他会去满德里大厅同巴巴度过私密时刻。

清晨时分若无人打扰，埃瑞奇也会同巴巴聊聊。一次，我一大早醒来，走向蓝车那边。朝车后方走的时候，我碰巧往满德里大厅窗户里瞥了一眼，发现埃瑞奇正站在巴巴的椅子前，同巴巴进行私密谈话。他站着说话时，用左手托着右肘，右手支撑下巴，因为他患有重症肌无力，下颌肌肉很弱。他以这样的姿势站在巴巴椅子前，看起来像在对巴巴说话。这是他同他的主之间的神圣时刻，于是我去坐到蓝车前面的椅子上，等待埃瑞奇结束，以便可以陪他去晨间散步。这差不多是我在埃瑞奇身边的每天例行事务。

一天晚上，我给埃瑞奇读报时，埃瑞奇看着我的房间，因为里面的灯亮着。他说：“你房间的灯怎么亮着？里面有人吗？”我住在满德里大厅走廊对面的客房。虽然那是我的房间，但有个公用冰箱，所以几乎每个人都会进屋，要么从冰箱里取东西，要么放东西进去。当埃瑞奇问起房间里开着灯的事，我意识到自己忘记了关灯。我赶紧走向房间，将灯关掉，再回到埃瑞奇身边。我的这个简单举动得到埃瑞奇的大加赞扬。

次日，一位常来拜访埃瑞奇的美拉巴德居民恰好过来。埃瑞奇谈到这个简单的举动：我没争论，也没为自己辩护，就承认错误，去把灯关了。他也是利用此事“刺”这名居民，因为该居民习惯让灯开着，有人对他指出这点时，他索性答道：“这花不了几毛钱，我会捐钱给信托的。”

那时我颇感奇怪，当我在做自认为重大的工作时，会不断地被“刺”和敲打，从未听到满德里的任何表扬，而现在这个举手之劳却被大加赞扬，仿佛是有人做过的最了不起行为。我当时觉得，埃瑞奇不是在表扬我，而是在利用此事“刺”其他人。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我注意到，我的这些微小举动，更为满德里所欣赏。我意识到，往往为了追求办要事、干大事，我会对别人很苛刻粗鲁。我天生进攻性的自我占据了上风，会催逼着自己和其他人直到工作完成。

很久以后，我才有所领悟：对满德里来说，过程更为重要。因此，

怀着爱和对他人感受的敏感度做的哪怕一件微小举动，都值得他们赞扬。不仅要为巴巴工作，还要按巴巴想要的方式工作，是满德里在帮助我们去做的事。正如埃瑞奇曾说的：“为巴巴工作不仅意味着为他做事，而且在这过程中，你必须随时让至爱愉悦。你必须时刻觉知至爱的愉悦。倘若你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期待至爱对之满意，这可不好。要弄清楚什么能取悦至爱，并做这些事来取悦他。它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事或你不喜欢的人，但你的至爱可能喜欢之，这种情况下要学会喜欢它。以这种态度，你将会取悦至爱。就这么简单。你喜欢他所喜欢的东西，厌恶他所厌恶的东西。当你学会这样做，至爱的愉悦就会成为你的快乐，或者说，你生命中的快乐就是让至爱愉悦。因此，你若爱满德里，就不要回避他们要你做一些小事，学会取悦他们。在爱中，你必须让至爱愉悦。做这一切，最终将帮助你活出巴巴要你过的生活，其中你的唯一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取悦至爱。”

使你准备好接受他的爱

宝吉早年脾气火爆，我们难得听到他表扬人。实际上他从未这么做过。他对任何一个居民工作者的总体评价是：这个所谓的居民“毫无用处，是个麻烦制造者，给我制造各种问题，此人什么都听不进，只做自己爱做的事，给信托造成困难，对巴巴工作不感兴趣，自命不凡，我不知道除了给我们添麻烦，他干嘛来这里。”这是我们每天从宝吉那里听到的典型评论。只是居民的名字会有变动。有时候，宝吉的心情非常火爆，他会一整天对任何进入他办公室的人这样抱怨某个居民。他不会这么对待朝圣者，只针对居民。

一次，宝吉对美拉巴德发生的某件事很生气，一大早心情就很糟，并持续了一整天。那天几乎没有人能完成任何工作，因为所有工作都需要宝吉批准，看见他心情如此糟糕，谁都不敢向他提出工作上的新话题。

次日，宝吉的心情比前一天还要糟。那天某时，我准备向他汇报工作上的事，正要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一名出来的居民告诫了我。“今

天别进去。不管有啥工作推迟到明天吧。谁都挨他的训。”因为该居民来自美拉巴德，不像信托大院的居民那样每天受宝吉敲打。因此我准备忽略他的建议，这时克莱格突然从宝吉办公室出来。他抓住我的手，带我离远些。“今天别进宝吉的办公室，”他警告道：“我不管你要对他说什么，推迟到改天吧。莫撞枪口，改日再说。今天是糟糕的一天。不管有啥事，莫进去。”

克莱格一直住在信托大院，每天跟宝吉打交道。他的话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乖乖地回到自己房间，等待宝吉火气平息。可能第二天，或者后天，宝吉的心情好一点时，我们可以讨论工作问题。我之所以说“心情好一点”，是因为每天的敲打会继续，我们当时视为家常便饭。那天我进去时，克莱格已坐在宝吉旁边。宝吉像往常一样正痛斥某人，我伺机想让他停止这么做，以便可以讨论工作。但看起来他不打算停下。此时，克莱格做了一件貌似自杀式的蠢事，不过它倒是打破了魔咒，因为转移了宝吉的注意力，让他专心工作。我称自杀式，是因为每当宝吉痛斥某人，只要你支持那人或试图为他辩护，宝吉就会开始抨击你。不仅如此，即使那时你只是想分散宝吉的注意力，他也会指责你支持那人，开始抨击你。

克莱格所做的是，他把手放到宝吉肩上（他就坐在旁边），非常严肃地问他：“宝吉，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可曾……”克莱格停顿一下，给他的问题带来戏剧性效果，我们都很诧异他到底想干什么。接着克莱格非常缓慢地问：“你可曾……你可曾说过任何人的好话？”我们都大笑起来。宝吉支吾作答。少顷，他微微一笑，说：“好啦，我们现在开始工作吧。”克莱格冒险一搏，因为他有可能会遭到怒斥，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意识到：通过机智幽默往往能平息宝吉的火气，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记得，埃瑞奇曾鼓励我们用机智幽默来挡开宝吉的敲打，或者说任何满德里施加的敲打。他会对我们讲述，满德里在巴巴身边怎样用机智幽默减轻烦扰的故事。再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他们怎可能

逃脱全知上帝的怒火呢？他会讲述伽尼的故事：如何用聪明机智和幽默让巴巴的心情变好，不管当时其心情多么糟或多么火爆。伽尼敢于洒脱地对待巴巴，从而化险为夷。

巴巴大发雷霆的时候，谁都不敢开口。如果伽尼在周围，他会想办法逗巴巴笑。巴巴喜欢伽尼的戏谑。他给伽尼的昵称是“大脑袋”。巴巴会用手势比划大脑袋的样子，以代表伽尼。巴巴爱他，因为他也是巴巴的同学。听到这类故事，我备受鼓舞对满德里运用机智幽默来逗他们发笑，尤其是要让自己避免受他们敲打的时候。我一开始对其他满德里这样做，过了一段时间后，甚至对宝吉这么做，我发现这确实管用。

在宝吉手下工作多年之后，我记得有一次很温和地向他抗议。当时宝吉非常严厉地对我说话，我试着问他一个关于巴巴的问题，想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一些巴巴故事。他答道：“当下要做的工作太多了。我没功夫讲巴巴故事。”我用恳求的语气说：“可是宝吉，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你所做的就是谈论工作和敲打人。至少偶尔也像其他满德里成员那样，对我们分享一些巴巴故事吧。”宝吉咕哝着对我说：“你想听巴巴的故事。好吧，周一和周五傍晚4点半，我在朝圣者中心（MPC）给朝圣者讲谈。每个周一和周五下午4点，我坐车去美拉巴德时，你陪我去。”

我追悔莫及，因为现在每到周一和周五的傍晚4点，我都不得不陪宝吉同行。和宝吉坐车去美拉巴德是很不顺坦的事，不是因为阿美纳伽的路况不好，而是因为宝吉的火爆脾气。那半小时里，去朝圣者中心的路上和回来途中，宝吉都会找我的茬。我无从逃脱自己造成的局面。

我的例行陪同宝吉一直持续到夏天他动身去西方。即使朝圣者中心关闭后，他要去美拉巴德办事，也会让我陪他。就在他赴西方之前，他要到“车辆研发部（VRDE）”办事，必须去见该部门的主任。办完事后，我们返回时，宝吉心情特别好。他显得满意高兴。难得看见他有这样的心情。他表扬了我，让我大吃一惊。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听清他的话，就问他：“对不起，我没听清你的话。你能再说一遍刚才的话吗？”

宝吉说：“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当时我满腹狐疑，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遂小心翼翼地问他：“我做错了什么事吗？你不赞成的事？”宝吉说：“没有。你是个好工作者。”我以为这是陷阱。满德里常常在给你布置苦差事之前表扬你，这么多年后听到宝吉表扬我，让我怀疑即将发生不愉快之事。多年来，宝吉不仅没有表扬过我，也几乎从未表扬过任何人。

宝吉会让我同跟谁都合不来的人一起共事，我发现那是件苦差事，精神上很累人。我预料宝吉表扬一番后，会道出那样的坏消息，遂小心地问他：“你有什么事要我做吗？你既然已经夸完我，打算把不愉快的部分告诉我吗？”

宝吉显得很惊讶，对我说：“此话怎讲？我对你的工作满意，才这么说。”

我答道：“你以前从未表扬过我的工作，所以我想知道哪儿出了问题。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只有每天的敲打，以及敲打后你通常会说的话。你总说，‘这是真正的东西。这是巴巴一直对我们所做的。这是伴随巴巴生活的真实体验，也是他的真正仁慈和恩典。’你今天的做法不像平常，反而表扬我，所以令我惊讶。”

我这么说时，宝吉笑了，但随后很严肃地说：“伴随巴巴确实是那样。在巴巴最后的日子里，我在他身边值勤守夜时，对我来说是可怕的痛苦。巴巴不仅心情很糟而且健康恶化，他总是为难我，待我很不好。他连看都不看我。他同每个人说话，就是不理我。连我递水给他喝的时候，他都会把脸转过去。这让我心碎，非常痛苦。我多么渴望他哪怕瞥我一眼，他却一直漠不关心地待我。这持续很长一段时期，直到我再也无法承受，巴巴才把他的爱倾注于我，那一刻我忘了他造成的所有痛苦和折磨。当他打开爱之闸门时，你只记得他的爱，忘记别的一切。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你准备好接受他的爱。”

满德里的躁动天性

我们听说过巴巴天性非常躁动的故事。他想要每件事尽快完成。常常他派某个满德里成员去办要事，此人离去不久，他就躁动不安，开始询问：该满德里为何尚未回来，他怎么耗时这么久？这样过了几分钟后，巴巴会再派一个满德里去跟进前者。这种体现出巴巴躁动天性的故事比比皆是。这也是几乎所有满德里成员身上的共有特质。他们天性躁动，即使病重之际，助手和医生要说服他们休息都非常困难。

有一次我旁听到，雪莉医生在建议一名新居民医生，在满德里健康不佳期间该怎样照顾他们。她说：“不要试图以医生的身份对待他们，嘱咐他们怎么做。如果你坚持自己的主张，那将是一场灾难。尽你所能地引导他们，用温柔的爱待他们，以履行医生的本职。你必须像待孩子般地对待他们。他们可能拒绝听从你的医嘱。要温柔地恳求他们，如果他们执意不听，就交给巴巴。他们都是他的。”这就是满德里的躁动天性，常常让医生陷入困境。下面的故事展现出该躁动天性的某一面。

话说有个定期来访的朝圣者，也是满德里非常熟悉的面孔，突然不再来访。这名朝圣者雷打不动年年都来，一连住上几个月，有时长达六个月，之后再回西方。自从他第一次到美拉巴德，近15年以来一直这么做。大家都习惯看到他，因为所有重要的巴巴活动他总会到场。所以当他在一年没来，人们都期待他来年会露面。可是第二年他也没有出现，满德里就很关切，开始向来访的众多巴巴爱者打听音讯。

因为似乎谁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据此推测他可能去世了，否则至少会与美拉巴德的某人保持通信联系。第二年过去，到了第三年，我们大多数人都推测他很可能已经死了。不过满德里一直向与他交情好的朝圣者打听他的下落，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与他取得联系。

正巧这名巴巴爱者的家庭不太支持他和巴巴的关系。我说的家庭，是指他同姐姐和姐夫住在一起，因为他是单身汉，上了年纪。还有传说，可能他的家人阻拦他来印度。有一次我在孟买造访巴巴中心时，碰

巧大家谈起这名朝圣者。我提到满德里甚为关切这名朝圣者的下落。此时一名巴巴爱者说，不久前他收到过该朝圣者的来信，让我十分惊喜。

原来该朝圣者向这个巴巴爱者租了住处，因为他几年未能过来，就写信给这名巴巴爱者，叫他处理掉所有的遗留物品，交代他把某些东西送给某些人。他表示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不能旅行。不过，其他方面还不错。当这名巴巴爱者对我提起此事时，我问他有没有信件副本，以便我可以拿给满德里看。

这名巴巴爱者保存了信，我问他可否给我一份副本，以飨满德里。我对他说明，过几天我要离开，如果他能亲手交给我，我会非常感激，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向满德里提起此事，他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你带了副本没？”如果我说没有，他们会数落我，对我唠叨：“你就没一点常识吗，为啥不把信带来？”等等。

这名巴巴爱者答应某天在中心见面，把信交给我。然而在约定的那天，他没有露面。因我次日就要离去，于是打电话给他，确认他是否真有那封信，还是找不到信了。我警示他，如果我对满德里提起信的事，他们不仅会数落我，也会拿他是问。为了让他郑重对待此事，我说：“相信我，即使你远在世界尽头，他们也能麻烦到你。他们就像巴巴那样，无论你躲在哪里，他们都能找到你。”

这名巴巴爱者对我说，他次日就会寄出。因为从孟买寄信到阿美纳伽需要七天，我告诉这名巴巴爱者，我会等七天，然后向满德里提此事。他希望直接寄给满德里，我就让他把信寄给高荷医生。

那段时期，由于化工厂之战，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美拉扎德工作，常在满德里身边，尽管我居住信托大院。满德里，尤其是女子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表达对那名朝圣者的关切。虽然我很想同他们分享该消息，但我克制住自己，因为我知道在帮忙的过程中，可能自己会面临大量烦扰。因此等了七天之后，我以为现在应该随时会收到信的，就把消息告诉了他们。听到这消息，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你为啥不把信带来？”我向他们解释了情况，还提到那名巴巴爱者大概在七天前就寄出信了。

满德里显得满意释然，至少暂时如此，可第二天，我到美拉扎德时，想起当日是第八天了，为何那封信还是不见踪影。他们要我尝试通过电话，或通过造访美拉巴德的其他孟买爱者，去联系那名巴巴爱者，询问信的下落。

我后悔提及信的事，因为我知道，对我而言烦扰才刚刚开始。打个电话看似容易，但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长途直拨设备。唯一的方式是打长途接线电话，为此你必须去阿美纳伽的电报局，通常要排几小时的长队才能轮到你。接线员会为你拨号，如果试了两三次接不通，他会叫你改日再来，因为必须给排队的其他人机会。

我几次尝试联系这名巴巴爱者未果，于是试着联系几个造访美拉巴德的孟买爱者，通过他们捎讯。我不断地向满德里详细汇报，我每天为他们查信进行的尝试和努力。虽然我已经说明信的内容，但不知何故，满德里越来越急于看到这封信，不断地唠叨催我。有时他们会一遍遍地问我同样的问题，老跟我念叨。“现在你打算怎么办？你怎么拿到这封信？如果信已寄出，怎么还没到？如果信在邮寄途中丢了怎么办？那个巴巴爱者保存副本了吗？”如此等等。我会向他们保证，另外复制了副本，信托办公室的每个人也都密切留意等着此信。此外，已经通过几个不同的人捎讯给那名巴巴爱者，所以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过了一周，我实在受够了，决定至少一周在信托大院工作，避免去美拉扎德，之后事情应该会得以解决。于是我向他们找借口说，我有重要工作亟需政府部门处理，接下来几天去不了。满德里似乎并不介意，因为我向他们保证，会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收到信，虽然除了等待孟买爱者把信寄来，我也别无它法。

次日我在信托大院，那天过得不错，没有满德里的唠叨。临近下午，一名朝圣者敲我的门。尽管我认识许多朝圣者，此人是新面孔。我问他有何贵干。他给我捎来高荷医生的口讯，基本是关于那封信的。高荷医生捎来一系列问题，并指示我给她一个答复，因为她在等着。她让我通过轿车司机带便条去，该司机晚上去美拉扎德，通常会携带所有的美拉

扎德邮件。

第二天，尽管我料到又会让人来提醒，但令我惊讶的是，那天居然收到不止一人而是五六个人的提醒。我意识到高荷医生，就像任何满德里那样，一定是和她熟悉的多名朝圣者倾诉了她的关切，并且请他们捎讯给我。就这样，接连几天里，我每天都会收到五六个人的提醒。我前面说过，无论你躲在哪里，满德里都能找到你，麻烦你。最好是经历该过程，而不是躲避他们。运用机智幽默才是避免骚扰的上策。

值得庆幸的是，信最终寄到了。当我确定所有的满德里读过后，才在美拉扎德露面。我问高荷是否收到并读过信，她带着失望的语气说：“你已经把信的内容告诉我们了。信里没什么新东西。”好吧，满德里就是这样。当你告诉他们信的内容时，他们想要看信，经常坚持说你一定有所遗漏。而一旦读到信，发现你没有遗漏，他们会使之显得你让他们读信是浪费他们的时间，因为没有额外内容。

大约一个月后，这名巴巴爱者来访美拉巴德。他问我，满德里是否最终收到了信。我谢过他，但也问他何故推迟寄信，给我造成那么多的麻烦。这名爱者解释说，他因家事缠身才推迟了寄信。他对我说：

“我不明白干嘛这么小题大作？我接到那么多人的提醒和电话。有啥可急的？”我对他说：“我警告过你。他们是美赫巴巴的满德里。如果你答应为他们办任何事，就要赶紧去做，否则干脆别主动揽事。如果你对事情掉以轻心，他们就会找你麻烦。不管你在世界哪个地方，他们都会设法逮住你，就像巴巴那样。你逃不掉的。”

随时保持警觉

宝吉身边有多名助手，其中一人扮演贴身侍者的角色。扮演该角色的人必须照顾宝吉身体方面的诸多需要，必须陪着他去任何地方，包括去医院。这名侍者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听候宝吉使唤，其卧室与宝吉的房间紧挨相连。

随着时间流逝，宝吉健康不佳越来越虚弱，需要更多的照顾，这

增加了对贴身助手的要求。弗里曼扮演该角色多年。有一次，弗里曼不得不去西方，照顾住院的父亲。弗里曼不在的时候，宝吉让一名新居民扮演助手角色。

这名新居民习惯于纠正任何一个人，包括老居民——总会当场指教他们如何正确行事。这使一些居民感到不快，但让我觉得有趣，尤其看到他纠正宝吉的时候。常常当宝吉给某人建议时，他会打断宝吉，把自己的建议给当事人。宝吉容忍这点，因为他几乎从不敲打新居民。事实上如果是女居民，他从不敲打她们，至少早年间他身边没有女助理的时候是如此。倘若任何老居民打断宝吉的话，或者提出有违他建议的指教，宝吉就不会放过那人。但因为该居民是新来的，宝吉就纵容他的这种行为。

偶尔那个居民不在身边时，宝吉会对我们说：“他在纠正我，教我做事。”我对宝吉说：“你为啥不敲打他？这会使他改过自新。”宝吉答复：“我不能那样做。他还是新人。一个人被完全地捕入网中，巴巴才开始真正的工作——拧断此人的脖颈。你不能对新来者那样做。”

每年夏季，宝吉会动身去西方。这个居民作为侍者，必须帮宝吉打理各方面的事务，包括为他收拾行李和药品。这是需要格外小心注意的事情，因为不仅宝吉在西方需要的每件东西都必须仔细打包，而且该居民还必须记住东西装在哪个行李箱，以防宝吉在紧急情况下需要用到。

临行之际，宝吉的澳大利亚签证出了问题，必须派人去一趟德里的澳大利亚使馆。因为该居民对这种工作更熟悉，他答应前往德里。因几天之内宝吉就要乘飞机出国，此事必须赶紧办。我被要求临时代做几天宝吉的侍者，对此我同意了。所有的职责都交给我，包括宝吉的用药时间，万一需要紧急救护我该怎么做。通常期望作为他的侍者，我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他身边。

因此次日上午，我跟随宝吉来到他的办公室。过了一小时左右，他转向我说：“你想要的话，可以去总办公室处理工作。若我需要帮助，会叫你的。”我告诉宝吉，我会在自己房间工作。这样他可以派人叫我

或按铃，我就马上过来。我不想出门办事，以防走开期间他需要我。

那个年代，宝吉在所有居民的房间安装了电铃，这样万一他需要我们中任何人，就可以按铃呼叫我们。我正坐在自己房间处理文书工作，一时克莱格突然进来。他问我：“你为啥不和宝吉在一起？你不是他的侍者吗？”我对他说：“噢，他要我离开，待自己房间。”克莱格说：

“真有意思，可他在抱怨你，对大家说你玩忽职守，不关心他。”我笑了，因为这是典型的宝吉。我对克莱格说：“我想他很爱我，开始想念我了，我最好过去看看他。”克莱格也笑了。

我进去时，宝吉看着我问道：“你要取东西？”我坐到一把椅子上，对他说：“没有，但我想我走开一个多小时了，你可能有需要，所以我来看看。”宝吉答复：“没有，我什么也不需要，如果我需要你，会叫你的。你可以在自己房间。”我问宝吉：“我可以不在自己房间坐这里吗？另外，别的工作也不重要。”宝吉对我说，我没必要待在他身边，不过当我坚持时，他准许了。

与此同时，那名居民本该在一天或最多两天内办完事返回，可遗憾的是，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事情被耽搁了。该居民从德里打电话给我们，说由于大使馆关闭，他不得不在德里过周末，周一他将拿到签证，周二回到美拉巴德。

宝吉周三就要乘车去孟买，赶飞机前往西方，因此时间太仓促了，事情总有可能出错。这使宝吉非常焦急不安。他开始怀疑事情能否办好，这名新居民能否完成任务。若事情出差错，活动该怎么办。

更糟的是，该居民从德里打电话通知我们，他因受不了德里的污染，要去德拉敦度周末。宝吉获悉后十分生气，不停地抱怨该居民：“他对工作满不在乎。我派他去德里办签证，他却在那里享用野餐。他不是给我办签证，而是去德拉敦享受。如果德里有污染，他应该告诉我。我会为他安排到德里郊区，和巴巴爱者同住。可他没那么做。他只是通知我，他要去德拉敦了。他没有问我或征求我的许可，只是通知我。在我身边时，他一直这样做事。他总是给我建议，教我如何行事。他对工作满不

在乎，根本不感兴趣。只做他喜欢做的事。他现在去德拉敦野餐。到周一，我猜他会告诉我要去尼泊尔。他对工作不感兴趣。只想享受。”

这是宝吉对大多数居民有过的评价，每当他们对自身的责任未能随时保持警觉而让他不悦时。满德里不仅期望我们一直要立足本职，还必须随时警觉准备行动。每时每刻对至爱的愉悦保持警觉，正是他们训练居民所做的事，也是他们自己为巴巴所做的事。他们曾过着这样的生活，此时此刻则在训练我们，培养我们，亦可以说使我们做好准备，成为巴巴的伙伴。宝吉不停地数落这名新居民，我们则焦急地等待着周一到来。

埃瑞奇听取了相关情况的简报，他也显得担忧，尤其因为时间很紧，若周一拿不到签证，事情可能都会乱套。周一上午，宝吉非常急躁，每隔一小时左右就询问来自德里的消息。我前面说过，我们没有手机或长途直拨电话。要由该居民联系我们。连埃瑞奇也时不时地打听，因为他也担忧。幸好中午时分，我们接到该居民从德里打来的电话，说任务已完成，他将动身回阿美纳伽。他告诉我列车的车号。我向宝吉禀报情况后，他平静了一点，却依然担心该居民能否安全及时归来，以便他启程。

次日，火车抵达时间过后 15 分钟左右，宝吉就坐立不安，因为从火车站到信托大院用不了 10 分钟。他问道：“这家伙怎么还没到？他真的从德里来纳伽，还是去尼泊尔享受了？”他这样不停地说。

我对宝吉说：“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给铁路部门打个电话，查询火车是否准点到达。有时火车会晚点数小时。”宝吉需要宣泄怒气，就把矛头指向我的献策。他训斥我说：“打电话？是，这是你尽干的事儿。把信托的钱浪费在电话上。你们这些人瞎花信托那么多的钱。成天打电话。你们不懂信托筹集资金之难。”我随即道歉，沉默不语。

随着时间流逝，宝吉越来越不安，过了一小时，他再也按捺不住，终于要我给铁路部门打电话查明情况。我打电话到铁路部门，惊讶地听到他们说火车是准点的，一个多小时前就已到站。我现在非常担心。我们不知道该居民在哪儿，也没法联系他。只好耐心等待，直到他决定联系我们。

与此同时，我接到了来自美拉扎德的电话。埃瑞奇亲自在电话里问该居民是否到了。他一整天都在打听此居民的消息。此居民的这个粗心行为（他不认为始终保持联系很重要），搅起所有满德里成员的躁动天性。当我回去禀报宝吉时，他十分不悦，开始责骂该居民的粗心举动。他说：“我知道他现在跑到尼泊尔享受去了。他是为那而来的。他对工作对巴巴满不在乎。他先去了德拉敦，在那里玩得痛快，现在又在尼泊尔享受。他没有办我的签证，没有去大使馆。他根本没来纳伽。火车一小时前就到了。他在哪里？”

宝吉数落个不停，谁也阻止不了他。况且我能说什么让他平息呢？我自己也担心。我心里在祈祷巴巴帮助，这时突然想到，也许他只是去巴巴三摩地参加晚间阿提了，因为这是他在美拉巴德的最后一天，马上要陪宝吉赴西方。我对宝吉说起这点，并请求允许打电话到美拉巴德，从一些居民那里了解情况。宝吉又开始训斥我把钱浪费在打电话上。我没吱声。宝吉继续数落一会儿新居民后，转向我，叫我打电话到美拉巴德查明情况。

那个年代，只有少数美拉巴德居民有电话。当我打电话给第一个居民说明情况后，他对我说：“你说的那名居民参加了晚间阿提，我看到他了。”我十分惊喜，松了口气，去禀报宝吉。他也如释重负，但仍责骂该居民粗心大意、满不在乎，还去美拉巴德享受愉快时光。

大约夜晚9点或9点半，该居民来到信托大院。我去禀报宝吉，好让他安心。告诉宝吉后，他又批评起该居民的粗心大意。我对他开玩笑道：“现在你要拿锤子敲打他，还是打算放他一马？”宝吉说：“我怎能那么做？他还是新来的。”接着转而对我说：“你敲打他吧。你去训斥他，告诉他太粗心大意了。问他是来这里服务巴巴，还是来享受。问他为啥去德拉敦。”宝吉说个没完。

尽管我没有训斥这名居民，但确实向他提出该问题，并对他说明：自从他离开此地，整个事态是如何发展的。他对我解释，他在阿美纳伽车站下车后，因为这是他在西方之行前达善三摩地的最后机会，便决

定先去那里，后回信托大院。我对他解释，要是他从车站打个电话给我们，就不会搅起满德里的躁动性情。我告诉他，宝吉怎样吩咐我为此事训斥敲打他。我要求他第二天进办公室时，佯装昨晚我严斥了他，因为这会让宝吉满意。这名新居民认识到错误，也照我的要求做了，整个问题得以解决。

如前所述，为了取悦至爱，你必须随时警觉准备行动。这是满德里所做的，这是他们训练我们的目的。

莫玩火

最近，同美赫文杰萨瓦拉谈及满德里的伟大时，他评述：“巴巴说过，如果有人骚扰或反对我，我可以宽恕他，但如果他们烦扰满德里成员——被我视为我的人，我则不会容忍。”我甚至听过满德里这么说。实际上，在我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曾见证这样的事件发生过多起。我将讲述几起以飨读者。

在化工厂战役期间，有一天，一名董事会成员突然走进美拉扎德，想和满德里商谈和平解决该问题。由于董事会成员多数都是厂主的朋友，满德里并不真正感兴趣，因为厂主纯粹是为了给我们设套才再三提出谈判的。

他会表现出自己对友好解决问题感兴趣而我们没有响应他的姿态。其实是他要断绝谈判，然后在报纸上发表反对我们的失实文章，以博取公众同情，煽动本地人反对我们。他甚至虚情假意地给满德里寄贺卡，在节日期间提着几盒糖果来美拉扎德，用摄像机记录整个事件。满德里认为他疯了，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但我了解厂主有多精明，我猜他会利用这种材料来对付我们，而他果然将之作为证据提交到法庭上。

正是由于过去厂主采用种种手段，所以当他的董事朋友来商谈寻求和平解决时，满德里没有兴趣跟他谈。这名董事百般恳求满德里重启谈判，至少给他一次机会。他恳求，自己是说实话，不是来给我们设套。他说这话时，阿娄巴抓住他的手，把他领到满德里大厅。让他面对巴巴

的椅子，接着对他说：“巴巴是上帝，如果你是带着诚心来的，他会帮你。但如果你是为了骚扰我们来这里，要记住巴巴也是火。如果你玩弄他，你会被严重烧伤。”阿娄巴随后让该董事顶拜。此人假装诚心实地照做了。可几天后，报纸上照例发表了反对我们的毁谤文章。这是我们大家预料之中的事。

文章发表一周后，化工厂就出了事故，当时董事本人在场。正进行某种化学反应，该董事作为化学工程师，在监管此过程，这时其中一只装有化学品的烧杯爆炸了。虽然是小事故，但化学品喷了他一脸。他的整张脸被烧伤，幸好戴着眼镜，保住眼睛。连眼镜镜片都融化了。该董事吓坏了，从那以后，拒绝走近美拉扎德的化工厂。他记得阿娄巴的警告：“巴巴是火。如果你玩弄他，他会烧伤你。”他后来托人给我们捎讯，通报我们他已经与厂主断绝关系，打算在工业区自行创业。他认识到错误，请求原谅，并保证再也不烦扰我们了。

另一起此类事件如下。埃瑞奇习惯于沿着美拉扎德入口道路作晨间散步。由于这家化工厂就在路边，我们早晨散步时必须从旁边走过。我的体质因为对有毒气体非常敏感，会感到极其恶心。因此就尽量屏住呼吸，走过时用手帕捂脸。我们多次发现厂房里进行着活动，有时甚至厂主也在。

有一回，厂主刚好在那里，他冲着我们口出恶言，尤其把年迈的满德里成员作为攻击目标。他对工人高声说话以便我们能听到，对他们说：“体弱的老狗能干啥，特别是没牙齿的话。它们只会吠叫。即使想咬人，也咬不动。”听到这话让我愤慨，但埃瑞奇镇定自若，不为所动。他开始从事每天的任务，给邻近农民的小孩派发帕萨德。每天早晨孩子们会走近他，享用他提供的爱之帕萨德。

几天后，化工厂的厂主正骑着摩托车，这时莫名其妙地，一条流浪狗忽然跑到路中央。因道路通畅，他骑得很快，狗的出现令他猝不及防。试图闪避狗时，摩托车打滑，他摔倒在地，伤得很重。缝了几针，还有轻微骨折。奇怪的是，这条狗甚至都没有吠叫或袭击他，就导致他重伤。

果真如此，巴巴不会容忍那些反对或骚扰满德里的人。

成事在巴巴

过了近六个月，我们依旧未能就化工厂的违法行为从政府那里获得证据，让我感到很沮丧。政府的档案中有这些文件，却拒绝出示。就在此时，巴巴安排将最关键的证据送上门来，让我们所有人惊喜不已。

夏季已至，美拉扎德对全体朝圣者关闭，不过美拉巴德的巴巴三摩地对外开放供达善。偶尔有外地来的新爱者，不知美拉扎德已关闭，会来达善。对这些爱者，满德里允许他们在满德里大厅达善巴巴的椅子，随后让他们马上离去。在正常朝圣季节，则允许朝圣者在同巴巴工作有关的诸多重要之地，比如满德里大厅、蓝车、巴巴卧室或美拉扎德门廊，度过时光。

夏季也恰逢各处进行修缮工作之际。不过，满德里自己确实有空闲时间，因为他们不必照顾朝圣者。这是满德里较放松的时期。埃瑞奇常有空出来，坐在蓝车旁的安乐椅上。见他在那里，我会放下手头事务，坐到他身边。如果高荷有空，会开着电动轮椅车过来，同埃瑞奇聊聊。此时玛奴和美赫文通常也在旁边，还有阿娄巴和保·纳图。偶尔玛妮、美茹、阿娜瓦丝和恺娣也在场。这是不拘形式的聚会，大家会交流趣闻轶事，之后各自散去。雪莉医生总会在高荷身边，迪瓦娜则在埃瑞奇旁边。偶尔，在那里生活或工作的凯茜、法鲁和其他居民也会加入我们。

一天上午，这样的非正式聚会期间，佣人来通报，有朝圣者来访。通常由阿娄巴接待夏季误入美拉扎德的朝圣者。他把访客领到满德里大厅。让他们顶拜巴巴椅子后，阿娄巴对他们分享几个巴巴故事。他们从大厅出来后，阿娄巴指着水桶和旁边的水杯，让朝圣者饮水。对他们说：“你们要是口渴，水就在那边。喝完水，你们就得离开，不可滞留。”水桶放在走廊边，离埃瑞奇的安乐椅很近。访客一喝完水，埃瑞奇就转向他们，问他们来自何方。埃瑞奇习惯于这样问所有的新朝圣者，还有他们怎样知道巴巴的。

访客是一对中年夫妇，答道自己来自阿美纳伽。埃瑞奇提出下一个问题，他们怎样知道巴巴的，夫妇俩的回答令我们惊讶。他们自称在此之前对巴巴一无所知。这激起埃瑞奇的好奇，问他们：“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那人答道：“我们是来拜访路边那家化工厂的。”

听到他的答复，激起我的好奇。我迫不及待地追问底细。他解释说，自己居住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发展公司（MIDC）旗下的工业区，在那里经营自己的化工厂。美拉扎德路化工厂的厂主曾去拜访他，邀请他投资其化工厂。访客进而解释，他们在报纸上看到很多负面文章，就对厂主提出希望参观场地，视察企业后再决定是否值得投资。厂主同他们约好时间在美拉扎德路边的厂房附近见面。他们等了半个多小时。因厂主尚未露面，加上化工厂排放的气味令人恶心，他们就决定朝美拉扎德埃舍这边走走，因为他们在道路入口处见过牌子，知道这儿有间埃舍。就这样来到巴巴的寓所。

我问他们对那家化工厂有何看法，访客是个实业家，说道：“状况糟透了，作为实业家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没有遵守任何安全规程。也未采取任何污染控制措施。我在 MIDC 工业区办了一家类似的厂，绝不会散发气味。”还说：“我不明白政府怎么会允许他运营。此厂不仅有害健康，而且威胁生命。”他接着问我们：“你们为啥不向各个政府机构投诉此事？不该任由他运营如此危险的厂。”那人讲完后，我们对他说明了我们所做的种种努力，但由于厂主的政界关系，污染管控委员会和地区征税官办公处都不愿对工厂采取任何措施。

那名实业家接着对我们说：“你们难道没有向直接处理所有工业违规问题的工厂督查员递交投诉？他们的法规比其他政府机构的规定要严格得多。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所有工厂都必须遵守由他们监管的安全条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该厂违反了多条安全法规，这就是为什么厂主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办厂。”那人给了我工厂督查办的地址，以及我应该联系的负责官员名字。

我们都感谢那人的建议，他和妻子随即离去。他们走后，我们每个

人包括所有满德里成员，都对新进展惊叹不已。我们都确信，巴巴安排了这场会面以让我们受益。阿娜瓦丝·达达禅吉大笑着说：“瞧这个讽刺。正是我们对付的厂主本人邀请了这名实业家，他根本就是送上门的，指导我们与厂主作斗争。只有巴巴能做这样的事。只有上帝能作这样的安排。厂主亲自派人来见我们，帮助我们搞定他。巴巴玩的游戏真精彩！”那天确实大家都感受到巴巴的临在，这使我重焕干劲投入战斗。

次日，我带着申请书去了工厂督查办。我把申请书呈交工厂督查员，他看过后，满眼怀疑地望着我。“你确定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有家化工厂？”当我告诉他该厂已运营多年时，他愈发惊讶，对我说：“未经我们许可，谁都不能开办哪怕一间小厂。至于生产危险化学品的化工厂，征得我们的许可后，他们首先要将所有的安全设备安装到位，只有在我们检查过并对安全措施完全满意后，才准许他们生产。此人甚至不屑于找我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运营。我真不敢相信。我必须马上突击查访。他窝藏在这种偏远之地，试图逃避检查，本身就说明他违反了安全规程。”

工厂督查员接着让我一周后再来，他会提交此事的调查结果，还会给我一份副本。一周后我去见他，问他查访情况，他直摇头说：“你不会相信的。连一条安全规则都没有遵守或实施。这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家工厂被我们督查办指控 13 项违法行为。”接着告诉我，他在准备文件，向地区法院起诉该厂。获得上司批准后，他会对该厂提起公诉，大概还需要两三周时间。我请他提供孟买的上司地址时，他爽快地给了。

他的上司局长是一位十足的绅士，当我见到他时，他已经造访过化工厂以及美拉扎德。他向我保证他会合作，并要求我们暂时别公开消息，因为那样会引起厂主的注意。厂主有政界关系，可能会利用关系向工厂督查办施压，使之无法采取行动。局长接着对我说：“一旦此事提交审理，那时政客就奈何不了我们。那时将由法院来判决，政客们不敢冒然向法院施压。”

过了四周，我再去找工厂督查员时，他满面笑容地说：“我们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政府机构的运行速度很慢，但你尽管放心，该厂主一定会付出代价。”他接着指导我，直接从法院取得这种违法案子副本的程序。在美赫纳施（他是律师）的协助下，我们设法获得了起诉厂主13项违规案子的副本。

我对所有满德里成员分享这些文件时，大家都喜出望外。将文件交给辩护律师时，他看过文件，说：“有了这个，我们可以给他定罪。连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他的政界老板们将要抛弃他了。”又补充说：“这真是上帝所赐的及时雨啊。”律师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话中的重要意义。我们都见证经历了上帝如何安排，巴巴如何成事。

爱与火

作为灵性训练的一部分，满德里会碾磨我们，这是相当折磨人的体验。尽管如此，当一个居民一蹶不振之际，他们会像慈爱的父母对待迷茫不安的孩子一般，倾注巨大的爱。那种时候，满德里会对你慈爱有加，百般顺应，甚至连续几周关爱监护着你，直到你恢复常态，之后碾磨又会开始。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件令我极其恼火的事情，我在埃瑞奇还有宝吉面前大发脾气。他们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顺应我，对我倾注了爱，这让我深受感动，永远赢得了我的心。以下是事件经过。

在化工厂战役期间，我遭受很多烦扰。厂主不仅有政界关系，而且在阿美纳伽很吃得开。因此即便工厂是非法的，政府官员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在政界压力下，他们还帮忙将他的非法厂房合法化。此外，本地报纸拒绝发表任何反对他的文章。实际上他们会根据化工厂厂主提供的不实信息，刊登反对信托的文章。似乎嫌麻烦还不够，满德里和一些居民经常给我制造阻碍。我在环保组织的指导帮助下，尝试联系孟买的报社。一份主流报纸《印度时报》同意做一篇报道，曝光这些政企关系和懒政现象。但是，他们必须派记者到阿美纳伽核实情况，还要到工厂现场拍照。

当时，纳伽对信托及其活动有一股敌意氛围。本地人有误解，认为信托不对他们开放，只对巴巴爱者开放，而爱者主要是西方人。那个年代，相比印度人，一年到头都能看到大量西方人的身影，经常看见他们在城里购物。很可能是这点引起当地人的误解，而化工厂厂主利用这种情况进行的宣传愈发加重了这种误解。

他试图制造这样的印象：信托被西方人所控制，在促成他们的利益，故我们企图赶走本地印度人以霸占其土地。他试图通过这种带着种族倾向的评论，激起本地人的怒气。我因为自感对事态的发展负有责任，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形势对我们不太有利。

那时我们完全被强大的对手所包围，我担心局势可能会失控，会有巴巴爱者在城中遇袭。我在孟买拜访各个政府部门时，设法安排了一名报社记者前往纳伽，为我们做公正的报道。她同意于某日过来，我大为释然，遂决定提前一天去纳伽，以便为她安排在美赫朝圣者中心（MPC）的住宿，让她对我们的活动有个了解。我的设想是，通过让记者住在中心，她可以亲身感受一番信托的一体性——即不带任何分别或藩篱，接纳所有种姓、信仰、宗教和国籍民众的包容一切之性质。唯一重要的是“对上帝的爱”。这会有助于消除本地人的误解，因为化工厂厂主正企图在他们当中制造种族敌意。

我向美拉扎德打电话通报该进展，这是带来改变的好消息。那是一年中的淡季，MPC（美赫朝圣者中心）总会有空床位，因此我请他们安排记者住在 MPC。我不记得谁接的电话，但过了大约半小时后，我接到一名美拉扎德居民的电话，获悉现已决定不让记者在 MPC 住宿，因为她不是巴巴爱者。MPC 的设施只对巴巴爱者开放。

我一听这消息，心里腾地就来火了。就像有人摁错按钮，引起我内心的爆炸。我将一肚子的攻击性宣泄出来，反映在我质问该居民的嗓音中：“谁来决定谁是巴巴爱者？难道我们已经围绕这场运动创建了宗教，来划分巴巴爱者与非巴巴爱者？难道我们已经抛弃美赫巴巴的四海兄弟教诲，形成了一门划分教内与教外人士的传统宗教？我一直憎恶世

上宣扬的宗教制造分裂，现在看来我们的运动也有分别和藩篱。我明白本地人为啥指控信托种族歧视了。”

我没有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就挂断电话。因为我必须赶巴士去纳伽，很清楚一到信托大院我将要掀起一场风暴。我的内心深受伤害，感到困惑迷茫，觉得受背叛，极其愤怒。如果没有人能给我想要的答案，我就打算闹翻天，这一次决不打退堂鼓。我被逼到极限。在赶往阿美纳伽的路上，我感到一股热血往头上涌。我的怒火完全失控，这种情况下，从不考虑自身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我的行为不再受控；好斗的一面完全支配了我。

我一到信托办公室，就径直去找埃瑞奇。因为到得早，埃瑞奇还在办公室，未回美拉扎德。他一定感觉到了我内心的狂怒风暴，因为他对我非常温和慈爱。我把发生的事情统统说出。我天生嗓门就洪亮，每当一激动，音调就会提高，旁人听着会觉得我在叫嚷，所以办公室员工以为我在对埃瑞奇大喊大叫，其实我只是在向他讲述或呐喊我的伤心事。埃瑞奇听完后，温和慈爱地对我说：“可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刚从你这儿听说此事。我到美拉扎德后，会询问查明情况。”

埃瑞奇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不介入的原则。他对我的答复反映了那种态度。我对此不满意。我希望满德里采取某种行动，给予某种保证，让同意援助化工厂战役的记者入住朝圣者中心，而不是被当成外人。当埃瑞奇没有给予这种保证，反复申明他不了解情况、会予以核实时，我感到愤怒至极，内心痛苦愈发加剧了。我现在火冒三丈。

我知道埃瑞奇即便完全了解事实，但如果一个居民问他，埃瑞奇会否认知情，并要求居民讲述他的版本。这也是他不介入的手法，因为该居民最终只好去找别的满德里。我很难说埃瑞奇是否在对我采取同样的做法，但当时觉得他是。我实在受够了，对他冲口说：“我不相信你。你总这么说，不予介入。我早该知道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

我气呼呼地站起，十分伤心，走开了。埃瑞奇大声叫我，但我没理会，径直走回房间。迪瓦娜追在我后面，告诉我埃瑞奇在叫我。我对她说：

“我想自个儿呆着，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躺在床上，试图平复烦乱的思绪和疼痛的心灵。这些愤怒情绪的爆发常常让我崩溃。事后感觉糟透了。我全身颤抖，心痛加剧，因之流泪。

我略微平静些时，一名办公室员工敲我的门，通知我宝吉要见我。因为我想自己待着，就对那人说：“告诉宝吉我不舒服。等我感觉好些，会过去见他。”我在床上又躺了10至15分钟，之后决定最好是克服这种苦恼，而不是把它拖到来日。于是我朝宝吉的房间走去。一进门，宝吉就问候我的健康状况，这是他难得做的事。他也非常温和慈爱。至少在那些日子里，助手们难得看见或经历他的这一面。他问起我的孟买之行，以及发生的事情。

当我叙述一件往事时，不仅追忆而且回味之。我从头到尾又感受一遍这些情形引起的所有苦乐。因此，当我第二次向宝吉讲述此事时，重温了它带来的挫折、愤怒、情绪爆发和精神创伤。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巴巴让我经历所有这些情境，是把我内心郁积的全部垃圾提到表面予以清理。

我沉浸于叙述和情绪中，最后向宝吉提出，我在电话中对那名居民以及对埃瑞奇提过的同个问题。我问他：“请告诉我，谁是巴巴爱者，谁又不是？另外，我们这个群体中谁来决定这点？”我仍在生气。

宝吉很温和地对我说：“我几分钟之内就为你解决整个问题。坐着吧。”他拿起电话，打电话给负责MPC订房的居民。他对该居民解释了事况，并询问MPC的住宿状况。她答复说房间很充裕，并同意帮忙。她还表示对整个情况感到惊讶，不知为何发生这种事。打完电话，宝吉转向我说：“你现在开心吗？”我答道：“好吧，目前问题解决了。”他接着对我说：“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

我起身离开时，宝吉站了起来，招呼我过去。我走向他，不知何意。宝吉张开双臂，给我一个巴巴拥抱。来自宝吉的拥抱，至少在那些日子是难得之事，因为他几乎从不拥抱助手。至少在我跟随他工作的这么多年里，除了巴巴生日或你自己的生日等特殊场合之外，我不记得他拥抱

过我。他拥抱我的时候说：“巴巴将你的心切碎，这是他的最高仁慈。别忘了这点。”他说这话时，我的泪水盈满眼眶，随即离开回房。这就是满德里，如狮子般猛烈，又如羔羊般温柔——美赫巴巴的纯粹反映。人们看到巴巴集于一身的温柔、爱与火，正是我在满德里身上体验到的。

巴巴的幕后之手

人们常要我讲讲，某件描述满德里的负面举措如何在日后发挥助益的事情。下面是我多年来遇到的若干此类事件之一。

化工厂战役期间，因厂主有政界关系，政府官员不愿对他采取措施。我们听取辩护律师的建议，发起了一场向政府施压的写信请愿活动。这也会向政客们施压，让他们撤回对这家非法排污化工厂的支持。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巴巴爱者寄发通告，请他们写信给我们所列举的各种政府部门，陈述该化工厂在这样的圣地附近造成的妨害。

当信起草完毕，给宝吉看时，他决定在信中再加上一点，即如果厂主同意搬迁至别处并出售这块地，可在经济上补偿他。宝吉觉得，如果出现这种时机我们应该接受妥协，这种情况下需要从巴巴爱者那里筹集资金，因此他要求把这一点包括在内。宝吉不希望信托卷入任何级别的斗争。另外就信托资金而言，只能将之用于契据中述及的特定目标。

化工厂战役是一场私下的斗争，虽然满德里也参与其中。“美赫免费诊所”的高荷医生是主要申诉人，环保组织是第二申诉人，我是第三申诉人，对阵政府部门和化工厂厂主。由于是私下的斗争，故决定：妥协方案也应当在私下讨论。本地的巴巴爱者同意提供帮助。

尽管如此，宝吉的这个决定是有争议的，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一大错误，但我们无法说服宝吉放弃决定。说到这里，有必要就法律方面向读者解释一下。由于此事对本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构成威胁，我们已经提出公益诉讼。一般说来，法院积压了大量案子，一件普通民事纠纷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在最高法院开庭审理。另一方面，公益诉讼案，则由于平民的生命面临危害，会得到优先紧急审理。

不过，必须向法官证明，根据现行法律的所有补救措施都未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被迫将政府部门连同厂主一起告上法庭。正因为这点，我们的辩护律师曾严辞警告我们：不要寻求和解的视角，因为那样化工厂厂主会利用这点来对付我们，并让法官信服，庭外和解（补偿方案）仍然行得通，那么案件就会被驳回。因为倘若其他解决办法行得通，法官通常会要求申诉人首先诉诸这些解决办法，以免麻烦法院，给现有积压案件上添加负担。

因此，尽管宝吉并没有提议由信托补偿厂主，但即使是在一封公开信中提及补偿，也似乎为厂主驳回此案敞开了大门。确实，案子一提交到法院，化工厂厂主和他的几名董事就非正式地接洽我们（实际申诉人没有参与这些谈话，因为那样会立即影响打官司），寻求妥协的解决方案。但每一次看似将要达成友好解决的方案——即倘若他搬迁工厂，外界各方会补偿他——厂主总会变卦，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反对我们的文章。显然，那看起来像是他的诡诈之举，旨在破坏我们的法庭斗争。随着对宝吉通告的回应，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巴爱者社群的请愿信开始涌入，政府慌忙发布了一条通知：不准在圣地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的周边区域开办新企业。尽管如此，对这家企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在高等法院败诉后，厂主停止了一切和解商谈，因为他自信也会在最高法院获胜。在最高法院开始辩论时，法官们看过起诉状后，问厂主在办厂之前是否获得适当的许可。厂主的辩护律师答复说，未获得许可，但工厂合规化的申请正在处理中。法官提的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在该地区泄漏氯气。厂主的律师承认这点。当法官们开始指出违法和污染的证据，以及政府的工厂督查办记录的 13 项工业违规事实时，厂主的律师开始担忧。

为了回避按违法污染的案情进行辩论，厂主的律师告诉法官，他们已准备好搬迁企业，信托已经同意补偿他们。他们拿出一份我们的通告，指着宝吉加入的那行关于补偿的内容。因此看起来，尽管法院的质询方式颇为顺利、很可能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裁决，但现在案子好像会被

驳回。很自然，我们的辩护律师对事态的这一转折深感忧虑。

我们很惊讶，不明白厂主是怎么弄到我们这份通告的，该通告只寄发给巴巴爱者。但后来从写信给我们的一名那格浦尔爱者那里得知，他把通告连同自己的信一起寄给了阿美纳伽的税务官，以敦促其对化工厂采取措施。我们是把通告作为样本寄给巴巴爱者的，让他们知道可以写些什么，但同时还明确表示，他们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陈述其中的要点。一名巴巴爱者的这种善意却愚蠢的做法，现在给我们造成一个大难题。厂主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称巴巴社区如何试图驱逐本地的企业。这造成大量的负面宣传，但更糟糕的是，这宗诉讼案原本进展是对我们有利的，可现在看来不会有结果了。

法官不再按原来的方式继续质询，反而要求信托在下次庭审时答复：是否同意过补偿。所以下次开庭时，我们的辩护律师、著名环保主义者 M.C. 梅塔先生，把我叫到一边，警示我：“通常法官出于万不得已，才会下令关闭企业。我会尽最大努力，但万一法官不同意，那么向法官提请有助于缓解你所在地区问题的次优选项是什么？”

我对他说：“能解决我们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永久关闭。你不明白，问题就是因为此人。他简直是疯子，什么道理都听不进。他目无法纪，因为地方政府和政客们都被他摆平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制止他。”

梅塔先生又对我说：“我保证会尽力而为，但告诉我，你的第二选项是什么？”我不情愿地答道：“永久停产一切有毒物质。”但进而补充说：“我听说您是这个领域里的顶尖人物。顶尖人物从不考虑第二选项。他们总能取得第一。”梅塔先生精神大振，对我说：“好哇！如果你的巴巴愿意，我们就能办到。”

尽管如此，看起来宝吉提到的补偿问题足以扰乱案子。开庭后，我们的辩护律师向法官陈述信托的答复：即根本不存在补偿问题，因为信托没有牵涉进来，与本案无关。梅塔先生向法官解释说，申诉人是为污染问题而战，因此属于受害方，理应为该地区受损害获得赔偿。不存

在补偿厂主的问题。

此时，法官转向厂主的律师，说道：“你已经听到他们关于补偿的答复，情况很清楚。现在让我们看看你怎么走出为自己制造的陷阱。这次法庭不会轻易放过你。我们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什么对你最有利，就开始安排搬迁企业吧。”

法官之所以说化工厂厂主为自己制造了陷阱，是因为他提到了宝吉的通告和补偿的可能性。一旦他这样做，就放弃了依据案情进行辩论，从而间接地承认其罪行。当法官认可我方辩护律师的辩论，即信托没有牵涉进来、不可能提供补偿时，厂主想要采用另一种辩护方式为时已晚。

法官通过一项初步判决，要求政府部门另择地点让该厂搬迁，并指示厂主迁至新址。这是令人惊叹的判决。我们离开法庭时，梅塔先生十分惊喜，对我说：“你的美赫巴巴果真施了奇迹。我本人对判决都感到惊讶，但战役尚未结束。他可能会拒绝搬迁，所以要警惕。他可能还会给你们设陷阱，通过提交一些琐碎的新证据来扰乱案子。尚须等待终审判决。”

下次庭审时，不出所料，厂主的律师辩称：厂主没有资金搬迁，而且该单位没有污染，没有理由搬迁。他现在想要依据案情进行辩论。这让法官们大为震怒，以至审判长对该律师生气地说：“你一直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浪费我们的时间足足一年了。我们给了你搬迁的机会，但现在我们要确保你们务必执行这些指令。我们要确保你们不再回来给我们惹麻烦。”法官通过了终审判决：给该厂一个半月的搬迁期，逾期将被永久关闭。

一走出法庭，梅塔先生就说：“巴巴确实施了奇迹。那人想利用补偿条款逃脱罪责，反而因此掉入陷阱。你的巴巴果真把事办成了。”回顾过去，我曾目睹宝吉添加的补偿条款在当时让大家多么闹心，但后来竟然成了套在厂主脖子上的绞索。

深思梅塔先生的评论，我真切感到：厂主确实掉进了他自己的陷阱，更确切地说，巴巴亲自通过他的工具亦即我们所知的满德里成员宝吉所

布下的陷阱。

每种情形中让巴巴负责

当化工厂战役的案子进入最高法院后，有一次我在美拉扎德，巴巴的妹妹玛妮，把我叫到一边，想要对我说些话。我正站在巴巴房间外，她把我带到一边，说：“我们满德里成员太天真了。在巴巴身边，我们习惯于做些小事，比如为家务上的安排，或者为一封措词不当的信（常为一句话的某处应该用什么合适字眼）而小题大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这些简单小事。巴巴会照管其余一切问题，至少对女满德里而言是如此。我们从不用担心所有那些世俗事务。我们的心可以自由地专注于巴巴，这是我们所做的。

“所以，像化工厂这样的庞然大物临到门前，我们就不知所措了。这是我们之前没有处理过的事。我们曾经以最友爱的方式，试图劝说厂主搬到别处，可他就是不让步。但后来，看巴巴是如何照顾我们的，即使是现在。我看到发生过多。有时我们被一种情形弄得束手无策，于是把它彻底交给他，他就派来某个有本领处理的人，同理他派你去跟这场祸害斗争。

“你可能认为自己在做此事，但其实是 he 最初把那个念头放进你的心，让你做的。激发你打这场战役的念头并不是你的，而是 he 将其植入你的心。他是宇宙之主，造物界中的一切事情都由他指挥。所有的至师、圣人、玛司特和特使们，都在按他的旨意行事。他会利用任何一个灵性高级灵魂，将那个启发性的念头植入你的心，激励你为他赴汤蹈火，为他打这场仗。因此你才会在这里，做你在做的事情，否则这是不可能的。

“厂主是个非常精明和危险的人，更不用说他还心术不定。为了匹敌他的个性，巴巴让你这样火爆性格的人来处理此事，因为他听不进道理。”玛妮再次告诫我：“要小心。他很危险。”

她接着补充说：“印地语中有句老话，‘Chakram dost se shana dushman achha hota hai.’”大意是，心术不定的朋友比

聪明的敌人还要危险。玛妮进一步说：“你得注意，厂主是个心术不定的敌人，这使他加倍危险。所以要小心，我的孩子，谨记无论你置身何处、打哪一场仗，都要带着巴巴。”

确实如此，厂主为人老谋深算，即使以我的好斗天性和履历背景，我也常常被他的反击能力所折服。他通过致函政府官员，对信托在募捐、征地等运作方面提出不实投诉，企图在各方面损害信托。他还试图煽动本地民众，甚至在城中成功地举办小型的示威活动，并将此事发表在报纸上。

由于同一些高层政客关系密切，他摆平了政府官员，还公开恫吓所有的农民。与他战斗时，我感觉像与自己战斗。我自身禀性如此，一旦我投入战斗，就抱着决一死战的态度，因为我不怕死。事实上，死亡对我总是有一种吸引力，令我期待。很可能我对死亡的态度使我更具攻击性，尤其在战斗中，因为我知道大多数对手都有对死亡的恐惧，不愿在战斗中面临彻底毁灭。一个害怕面临毁灭的人，就宁愿妥协。要赢得战斗，一个人必须抱着决一死战的态度投身其中。这是我在人生中首次面对一个有几分那种态度的人，尽管没有百分之百。可能这点使我比他略胜一筹，更不用说巴巴和我们一起。

随着战斗的进行，看到我的攻击性，满德里和居民们给我取了一些昵称。男满德里叫我“战士”或“狮子”。女满德里起初叫我“天使”，可后来她们改口叫我“土匪”或“强盗”。居民们要么叫我“牛头犬”，要么叫我“环保恐怖分子”。我还被称作“摩诃婆罗多-鲁斯特姆”或“摩哈普罗来亚-鲁斯特姆”。给我取的这些昵称确实表明了我进攻性的一面，因为我会同每个人开玩笑说：“进攻一直是我的初恋，因为这样能快速办成事儿。”

当最高法院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裁决，法官宣布该厂必须在一个半月内搬迁或关闭时，我看到厂主离开了法庭。他在法庭门外双膝跪地，声嘶力竭大哭起来。他是为了判决的利益故意为之，因为他过去也做过多次类似的表演。尽管我知晓他是假装的，但一想到我在经济上毁了此

人，心里不禁感到懊悔。虽然战役结束让我松了口气，但我的内心并没有感到任何喜悦。那一刻，我真心希望放弃我的攻击性方式，寻求和平解决之道。我不知道是否可能不必毁掉厂主即可解决化工厂的问题，因为满德里曾尽力而为却失败了。

我回到阿美纳伽，安顿下来恢复日常工作后，玛妮猜到我的心理状态，有一天过来对我说：“不要因为你做了该做的事而让罪疚感进入内心。不是你而是巴巴做的。是他把那些念头放进你心里，激发你去做你所做的事。所以责任在于他，而不在于你。巴巴利用你好斗的一面摧毁这个疯子，不然何以阻止一个疯子。”

玛妮接着第一次对我透露，她也会见过厂主，请他搬厂。她对我说：“我确实试过用爱赢取他。我们都试过，恳求他，让他明白事理和迁入工业区的明智之处。我双手合十对他说：‘人们在创办生意时，会接受圣人的祝福。你何不将厂搬走，这样你会得到阿瓦塔的亲自祝福。带着上帝的祝福去别处办厂吧，你会成功的。’”

玛妮接着对我说：“他满脸的轻蔑不屑，对我说，‘我福星高照，我的家族和一个强大的政治游说团体有联系。我不需要任何人的祝福。’事已至此，我对他说：‘这下你完了。’说完，我转身走了。所以我的孩子，谨记：这一切是必须发生的，这是巴巴做的。不要把责任放在你自己肩上，否则你会背负罪疚感。对你生活中的每种情形，都要让他负责。这样你的心就摆脱了任何负担。尽己所能，但要让他负责。”

玛妮的话确实减轻了我内心携带的不必要负担。不过与之同时，我现在觉得有必要舍弃攻击性的方式。我也把这个责任交给巴巴，而凭靠他的恩典，随着时间流逝，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放弃攻击性，并且知道凭靠他的恩典，总有一天它会彻底消失。

改变之时

有位居民常来找埃瑞奇，抱怨美拉巴德某个让他不喜欢的问题。他三番五次向埃瑞奇提议，为了圣地的顺利运行并且符合巴巴的意愿，

应该做某件事情。这促使埃瑞奇有一次对他作了评论。他咯咯笑着说：

“怎么年轻人自称知道什么事能取悦巴巴，而我们这些跟随巴巴生活的人却从未做到过？没人能确定什么会让巴巴高兴。当我们做了某件事，以为会让巴巴高兴，结果却常常相反，巴巴对我们不悦，训斥我们；而当我们认定巴巴会讨厌某件事时，巴巴却饶有兴致地亲自询问，并再三提醒满德里他喜欢那件事。就是这样。当你彰显自己知道时，你是在彰显虚妄。当你彰显虚妄时，仍陷在无明中。一个陷在无明中的人，怎可能真正知道？他怎可能知道什么让巴巴愉悦？”

埃瑞奇的语气非常温和，以至该居民忽略了话中深意，继续他的抱怨。埃瑞奇颇感恼火，对他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居民以为埃瑞奇准许他实施其提议的改变，就对埃瑞奇说：“我可否告诉美拉巴德居民，我已经征得你同意去实行那些改变？”埃瑞奇说：“不，不是现在，迟些。很迟以后。”该居民问埃瑞奇：“那要何时？”埃瑞奇答道：“我们走了以后。”居民评论道：“噢，这是你说不行的方式。你还会活上十来年呢。”埃瑞奇非常缓慢、语气严肃地说：“那比你期待的要快得多。我们退场的时间已经临近。”居民又问他：“是什么让你觉得你的时间快到了？”

埃瑞奇答道：“我们现在已经不适应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只好退场。当来到巴巴这里的年轻人试图教我们怎样爱巴巴，试图教我们取悦我们的至爱时，我们就知道自己是时候退场了。我们是时候让权给那些自认为比满德里更了解巴巴的人了。”

埃瑞奇说完，现场一片肃静。埃瑞奇说话时带着的力量穿透了该居民的内心，之后他不吭声了。尽管埃瑞奇说得温和、轻柔、缓慢，但巴巴的力量透过他的话流溢出来，触动全体听者的思想心灵。

还有一回，朝圣者巴士驶离美拉扎德后，傍晚我和埃瑞奇一起坐着。克莱格恰好在场，我们在随意聊天。克莱格问了埃瑞奇如下问题。“埃瑞奇请告诉我，在你看来，巴巴爱者的内在品质是什么？在你看来，巴巴爱者和世俗人品质上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我插话说：“哦，我可以告诉你。很简单。试着跟对方说说话。如果他不讲道理，你没法和他相处，可以肯定他就是巴巴爱者。”克莱格和埃瑞奇皆大笑。埃瑞奇知道我指什么情况。我们在美拉巴德工作时，居民爱者们经常相互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满德里不得不时常提醒我们注意，工作中保持和谐才是巴巴的工作，一个这样做并且不断取悦至爱的人，才是巴巴爱者。

埃瑞奇有一次在满德里大厅亲自说，他不是巴巴爱者。他说，爱巴巴是那么困难，是他做不到的事情。“最多可以把我称为巴巴的跟随者，因为我努力服从他，努力跟随他。”这就是埃瑞奇对自己的评论。此时，克莱格直接问我：“在你看来，满德里与巴巴社区的其余人有何不同？”

我对他说：“这很简单，谁都能看出。满德里总是彰显巴巴，从不彰显假我。即使在讲故事时，他们也从不断言这个对、那个错。他们总是彰显巴巴，说‘这是巴巴想要的，这是我认为会取悦巴巴的’，而不像一些巴巴爱者，那些人随时准备为某个珍惜的观点战斗至死。满德里没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只彰显巴巴。他们珍惜巴巴而非假我。因此他们不展示自己。”

言毕，埃瑞奇表示我说得对，很中肯。克莱格接着问我另一个问题。“那你觉得他们何以能时时做到这点？”我说：“满德里身上没有自我。只有巴巴，因此他们彰显巴巴。”

埃瑞奇纠正我道：“你说错了。即使满德里身上也有自我。假如自我彻底消失，他们就会融入巴巴。自我在，但是该自我没有对虚妄的认同。他们的自我安驻于巴巴，彻底与他认同。事情就是这样。”

爱之伤痕

在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我看到他们为居民们扮演着，巴巴曾为他们扮演的同样角色。唯一的不同是，他们从不宣称自己的伟大，而巴巴则反复强调他是上帝。由于满德里从不彰显自身权威，我们往往倾向于忽视他们的温和建议，以为我们更了解巴巴的方式。

此外，满德里的一些行为，从世俗角度来看貌似负面，即使对那些在他们身边亲密共事的人而言也太难理解，以至我们的有限头脑常感挫败，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困惑。尽管如此，那些努力紧紧抓住巴巴的人，最终会消除其困惑，能以更佳的眼光看待事物，这有助于他们理解满德里的伟大。我可以说，藉着巴巴的恩典帮助我抓紧他，这转变了我的感知，帮助我以更佳的眼光看待事物。从我的新视角来看，满德里的负面残忍行为实乃仁慈之举。

为了给读者一个比方，我举个例子。看到一名医生剖开活人的心脏，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像是谋杀，他们受到惊吓逃之夭夭，把目睹的情景告诉世人。然而，与该医生密切协作的团队则知晓这种貌似残忍之举背后的原因。医生正试图通过给病人的心脏施行精巧的手术以挽救他的生命，否则病人就会死掉。在一些人眼里显得残忍的行为实乃仁慈之举，只为少数人所赏识。正是医生的爱，激发他运用高超的技术努力尝试这项复杂的任务，其最终将会减轻病人的痛苦。

满德里就是这样的医者。他们剖开那些来找巴巴的求道者的心灵，以便帮助他们看到内部的丑陋。他们施予的敲打就像外科专家的行为，旨在去除心灵周围的秽物，以便我们的心灵可以自由地感受神爱流经之，由此获得重生。他们确实是心灵的医者。

这就是我所目睹感知的。满德里完全是巴巴的人，他们的任何行为怎可能伤害任何人呢？如果巴巴是他宣称自己所是的，那么满德里就是巴巴宣称他们所是的，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用其行为（无论负面还是正面）伤害任何人。既然如此，我们明确知道正是这样，那么我们都是安全的。不仅安全，而且是非常幸运的灵魂，在外科专家的手中接受心脏治疗。

我想分享一个朋友对我讲过的故事，来阐明观点。“某个村子里住着一对母子。母亲整天要在农场忙碌干活，她会带着才几岁大的孩子一起去。她一边干活，一边会密切留意着孩子。但是有一次，孩子从农场溜达远了，朝邻近的丛林走去。

“突然，一只老虎从丛林跑出，袭击这个孩子。听到孩子的尖叫声，母亲不顾性命安危奔向老虎，并尖声呼喊，让人来救孩子。老虎咬住了孩子，正要把孩子叼走，此时母亲赶到现场，抓住孩子伸出的腿，拼命地握紧，一边尖声喊叫。

“老虎企图拖走孩子，但这名母亲同样决心坚定，竭力救孩子。她使出全身力气拽着孩子，在此过程中指甲扎入孩子的皮肉，造成伤口，但同时使她牢牢抓着我。就在这时，村民们拿着棍子刀剑冲了过来，开始攻击老虎。老虎丢下孩子，逃掉了。孩子被老虎咬伤，立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过了数日，随着孩子的康复，老虎袭人的消息传遍邻近的村镇。报纸记者纷纷赶到这个寂静的村庄采访故事，并给孩子拍照。其中一名记者让孩子脱衣拍摄伤疤，孩子高兴地答应了。他脱下衬衣后，指着胸腹被老虎咬伤过的伤疤。

“记者注意到他的脚上有些疤痕，便问起。孩子答道：‘噢那些疤痕。那是因为我母亲深爱我而造成的。为了救我，母亲抓着我的脚，指甲扎入我的皮肉。就因为她牢牢抓着我，老虎没法把我拖走。为了救我的性命，我母亲不得不这么做。她不得不给我造成这些小伤痕，才能把我从虎口中救出。不然我早就死了。这些伤痕反映了母亲对我的爱。’”

以类似的方式，满德里正使出全部的力量抓着真理道路上的居民们，以便将他们从摩耶的口中救出。为了做到这点，他们往往不得不把指甲扎进去，旨在抓牢我们。虽然时常令人疼痛，他们的意图却是纯洁高尚的。他们出于对居民们的爱才这么做。不然，我们早就毁灭了。回顾这些伤痕，我视为满德里给我的真正礼物，我的内心深深地感动于这些伤痕所代表的努力和爱。这让我常想起他们的真爱，若没有这种真爱，我早就毁灭了。

善可能成为障碍

在伴随满德里工作的头几年，我注意到他们不希望我们涉入所谓的“善事”或慈善工作。如果我们建议这么做，他们往往会不悦，训斥我们说：“你是为此而来，还是为巴巴而来？”我一直不理解满德里的这方面，因为我总认为巴巴希望我们做慈善工作、为他人做善事，不过我会继续做满德里让我做的事情。以此，我设法做到保持心理平衡和理智，因为看到他们阻挠居民努力做我眼中的善事真令人不安。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头脑开始质疑他们的行为，按捺不住，于是向宝吉和埃瑞奇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惊人地相似，消除了我的一些疑惑。按他们的说法，像世界上常做的善事或慈善工作，会制造骄傲，使灵魂更深地纠缠于幻相。这样的灵魂往往倾向于更多地被束缚在他们所做的善事中，因为他们看不到：所谓的善事在膨胀他们的假我，灵性上束缚着他们。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善事或慈善工作就是灵性服务或无私服务。这样的工作往往有自私动机，即使是出于无私动机真诚地做，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滋生骄傲，因为做事者开始感到自己多么有灵性。

另一方面，真正的灵性服务是服务上主，或服务那些意识与主合一者，比如至师或成道者。灵性服务可能是非常艰难的经历，只有那些具备大勇者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它会带来巨大的考验和磨难。一个人必须准备好将自我彻底抹灭，毅然在大师手中不断地经受羞辱，仍带着微笑继续服侍他，牢记大师永不会犯错。只有下决心成为他的，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的灵性服务，完全不同于经营孤儿院、养老院或免费医院之类的慈善工作。

尽管我理解满德里所解释的不同，却无法放弃自小接受的无私服务观念。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最终从内心领悟到满德里试图表达什么意思，或者他们为何阻止我们做这类善事。当我最终明白时，才意识到满德里是努力用这种行为引导我们走向真正目标。

接下来的故事也有助于我理解，善何以经常变成障碍。在某个城镇，

有位完全献身于主的牧师，尽心尽力地履行其牧师职责。他会于凌晨 4 点醒来，向主祈祷，然后开始每天的例行事务，接待来向他寻求指导的民众。可以说，他是各方面都做得很完美的理想人物。他不仅尽善尽美地做事，其行为还反映了为主做工让他引以为傲。

过了一段时间，这位享受例行工作的牧师，变得执著于行善。为了凌晨 4 点醒来做祈祷，他会把闹钟设在 3 点半。有一次他忘了设定闹钟，睡过头了。临近 3 点 45 分，看似牧师即将错过他的晨祷，这时魔鬼介入叫醒了牧师，并斥责他疏忽日常职守。牧师没有留意是谁叫醒他的，谢过魔鬼，便匆忙投入晨间例行事务。就这样，魔鬼帮助牧师恪守了与主的凌晨 4 点约定。上帝对魔鬼的这个举动感到困惑，便直面问他：“你的工作是引诱人们离开我，可今天你帮助牧师及时起床做晨祷。你为何那么做？”

魔鬼笑着说：“我的工作做得很到位。要是我没有及时叫醒牧师做晨祷，他的内心会因为错过晨间例行事务而懊悔不已，甚至会因为想念你而放弃睡眠。不仅如此，他内心的懊悔还会帮助他为了你的爱而舍弃一切。我通过及时叫醒他祈祷，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深陷于自己所做的善行中，以至看不到自己在服务于我慢而不是服务你。他要经历很久很久才能意识到这一点。我现在无需担心他了，因为他仍是我的，在他真正转向上帝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故事不仅帮助我理解了满德里的行为，还使我认识到何为灵性服务。我确实花了很长时间才领会这点。

重视神看轻生活

2000 年，我的健康突然垮掉，当时我对一系列问题感到非常困惑。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我应该遵循的治疗路线。因为像对抗疗法、顺势疗法和印度草药疗法之类的传统医学治疗都让我的身体走下坡路，我不禁感到越来越困惑，于是求助于其他类型疗法。我不会说我做了正确的事，但当时根据男满德里（主要是埃瑞奇）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在我看

来是正确的。

我知道，女满德里一贯劝诫巴巴爱者，不要去找任何一种信仰治疗师、精神能力治疗师以及使用灵气、普拉那等等能量疗法的治疗师。她们把所有这些疗法都归属于秘学领域，并劝诫所有的巴巴爱者不要沉迷于这类治疗，因为巴巴警告他的爱者不要涉足于秘学。她们给每个人的建议很简单——服药、持巴巴的名。把事情百分之百交给他，无论发生什么，要确信他在做此事，对你最有益。在每一件事上，包括你的健康问题，都要信任他。

倘若我听从女满德里的这个简单建议，会省得受很多苦。是我的头脑——它爱玩智力体操——为我制造了一种情形使我开始相信这是可以的，至少有一段时间做了那些后来令我懊悔的事情，因为它增添了我的痛苦、困惑和内心冲突。

有一次我和埃瑞奇在一起，和他谈到能量治疗这个话题，以及甚至所谓的传统医学从业者也在接受能量治疗的理念。它更多被视为科学，而非秘学。于是我问埃瑞奇，巴巴为何限制他的爱者去找这样的治疗师。埃瑞奇的答复使我大吃一惊。他说：“我不觉得巴巴设过这样的限制。”惊讶之余，我问他：“可女满德里总是告诉巴巴爱者不要沉迷于这类治疗。是发生了某种事情让她们这么说的吗？”

埃瑞奇停顿良久，之后说：“我不知道女子们和巴巴之间的所有情况。不过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我觉得会对这类争议性话题有所启发。有一次达善活动后，一名巴巴爱者问巴巴，他可否去拜见一位居住某地的瑜伽士。巴巴对此人说：‘我每时每刻都在照顾你的灵性需要，你不必为此去找任何别的灵性大师或瑜伽士。不过，你若为别的理由想去那里，是可以的。’”

当时埃瑞奇觉得，别的理由应该是出于健康原因，比如为了健康向瑜伽士学瑜伽。我误会曲解了埃瑞奇说的话，视为准许我沉迷于秘术疗法。回想起来，我觉得埃瑞奇从未赞成这样的事情。不过他并没有断然说：“不。不应沉迷其中。”他让个人自行决定想要怎么做。他只是

叙述了发生在巴巴身边的事实。

回头看来，我觉得巴巴的话“我每时每刻都在照顾你的灵性需要”本身即是完整的。他为一个真正的求道者承担全部责任，照顾其一切需要。我的头脑忽视了第一句话的无限深度，反而更多地停留在第二句话上，即“为别的理由是可以的”。

当时假如我记得自己并不是这个肉身，而是通向上帝旅程中的灵魂，就不会存在所有这些“别的理由”。我的唯一理由，本该是追求与神圣至爱的结合。作为追求融入海洋的水滴，我本该不顾一切逆境，保持专注于我的旅程和目标。是我对失能的恐惧、对完全无助地依赖他人的恐惧压倒了我，我确实纵容自己去找过一些治疗师，结果只是增添了我的痛苦。

埃瑞奇的再三警告——“不要失去焦点。谨记，这全都是梦。不要让梦压倒你。”——最终救了我，使我摆脱了这种恐惧。我懊悔当初忽视了他的警告，正如埃瑞奇所说的：我重视生活，却看轻神！这就是我受苦的原因。他会告诉我们：“了结一切痛苦很简单。重视神，看轻生活。”

我记得遇到过若干巴巴爱者，他们在不同的时期涉足过秘术疗法，尽管一开始它貌似有助益，但随着他们更深地关注巴巴，这些治疗技术明显对他们失去了效力。事实上，有些巴巴爱者自己曾有某种触疗能力，能够用于帮助他人。他们声称自己关注巴巴后，就失去了那种能力。

考虑到我的亲身经历是负面的，有一次我确实向埃瑞奇提出这个问题。“埃瑞奇，很多巴巴爱者去找各种信仰治疗师或能量治疗师，这些人会做手触治疗。其中大多数治疗师，都有良好的治疗记录，至少对世俗人如此。但如果一个巴巴爱者去找这类治疗师，好像该治疗师无法提供帮助，特别是倘若这个爱者已经关注巴巴很久的情况下。即便一开始有帮助，过了一段时间，随着爱者与巴巴的关系加深，所有这些治疗似乎对他都不管用了。何以如此？巴巴阻止了他自己的爱者被治愈吗？治疗师的力量为何不能在巴巴爱者身上生效？是巴巴阻止了吗？”

埃瑞奇回复如下：“当你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如果点燃一

支蜡烛会怎么样？虽然烛光没多少亮度，但因为房间暗，所以散发的光可以照亮一个黑暗房间。暗淡的烛光有效地照亮了房间。但如果房间里的荧光灯被打开呢？烛光的效果会怎样？烛光会显得不起作用。烛光的亮度是在的，但荧光灯的亮度要强得多，因此烛光就不起作用。

“如果把这种荧光灯放在户外明亮的太阳光下，会怎么样？会带来影响吗？不会。在太阳光下，明亮的荧光灯都变得微不足道、不起作用，因为太阳光的亮度效力是荧光灯的千万倍。就是这样。所有这些所谓的治疗师，不管他们有何种能力，都像烛光或灯光，而巴巴则是太阳光。他的所有爱者都受到太阳光的直射。因此较小的光源就没有用了，所以爱者们应该完全专注于巴巴，而不是东奔西走。他是一切光明之源，一切事物之源。因此要一心专注于他。紧紧抓住他。除他之外，别无存在。不要忘记这点。”

埃瑞奇结束这番对话时，我真希望他老早就告诉我这点，省得我受那么多苦。也许我命中注定要受苦之后才能得到这个教训。

违背巴巴的命令

印度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也很多元化。尽管如此，也有陈规陋俗及教条的重大弊端。这点不仅在农村地区很普遍，也存在于城市。我发现，就连巴巴爱者有时也会墨守这些毫无意义的僵死习俗传统。大多数爱者都知道巴巴在他的讯息中说过，他是来摧毁世界上一切肤浅的仪式典礼的。

尽管知道这点，许多巴巴爱者担心因不循传统被社会或社区排斥，依旧墨守传统。有个这样的印度传统（主要为印度教徒所遵循），涉及向长辈顶礼以示尊重的习俗。巴巴关于爱者不得让任何人顶礼以免接受任何形式敬礼的警告，可能在很多印度教跟随者当中引起疑问。有很多次，数名巴巴爱者都曾向埃瑞奇提出这些疑问。

按埃瑞奇所述，只要其中不涉及崇拜因素，就没有关系。传统的印度教顶礼只是表示尊重。此外，在一个家庭中，长辈与孩子之间自然存

在着业相的给取。而巴巴告诫爱者不要接受人们的顶礼，是指那种涉及崇拜因素的行为。如果该行为是带着那种意图做的，就不可以接受，因为让人顶礼者会接收向他顶礼者的业相。埃瑞奇严肃认真地警告巴巴爱者，要绝对避免这种行为，因为这是巴巴唯一不宽恕的事情。所有满德里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完全一致。他们会把巴巴的警告传达给每个人，其中巴巴说过：他可以宽恕任何事情，除了虚伪。

巴巴在世期间，曾有多多个亲近爱者偏离正道，招致巴巴不悦。其中几名爱者，实际上刚开始是为了传播巴巴的爱而向人们谈论教导他的讯息。不过后来民众开始向他们敬礼，而不是把敬礼献给巴巴，这时接受敬礼者开始享受之，并最终对此成瘾。尽管巴巴再三警告制止，他们还是不能自拔，继续这么做。最后，巴巴与这类爱者中断一切联系。

在放纵于这种行径的爱者当中，最突出的是马内克·梅塔、巴巴达斯和维布提。他们的故事记录在书中。就三人最初为巴巴做的工作而言，他们曾被视为几乎像满德里那样亲近巴巴。但后来，正如埃瑞奇所述：

“由于接受巴巴爱者们的敬礼，他们开始像吸鸦片般成瘾，正如鸦片成瘾者欲罢不能，一个索取敬礼的人同样会感到少了它就难受。这导致他的灵性堕落，因为他收集了那些向他敬礼者的大量业相。这是巴巴就此说过的话。”

诸多中心的巴巴爱者常常问起，在演员必须扮演巴巴的演剧期间，该有的正确礼仪。埃瑞奇和所有的满德里成员警告说：在演剧期间，巴巴爱者要非常小心，确保观众不要以任何形式向演员敬礼，不管通过顶礼、拥抱还是哪怕双手合十以示崇拜。确保这一点，是演员和导演们的责任。演员的任何疏忽或过失之举，促使观众以任何形式向他们敬礼，都无异于把巴巴的警告置若罔闻。演员在当时可能对之感觉良好，甚至可能认为这都是巴巴，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却在接收每个向其顶礼者的业相。

有一回，一名巴巴爱者就该问题和埃瑞奇争论起来，陈述其观点：戏剧演员只是巴巴的一个有形媒介，人们实际是在向巴巴顶礼，表达他

们当时自然流露的虔诚热情。这名巴巴爱者并不觉得这样的做法等于违背巴巴的命令，因为它是带着念记巴巴的精神所做的。

埃瑞奇回复道：“要小心头脑的欺骗。它会让你相信形形色色的东西。在演剧期间被激发的这一切情绪情感不会把你带近巴巴半步，尤其在你违背他命令的情况下。不仅接受敬礼者受束缚，而且致敬者也受束缚，因为你们在违背巴巴的命令。这种内心情感的爆发，应该在记着巴巴的愉悦和希望的前提下，完全只向主表达。否则，对直接或间接沉迷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危险的。”

埃瑞奇随后对那些制作戏剧或参加演出者，给出如下指导原则。“参加演出的演员应该始终记得，这只是一部戏，不要在演出结束后继续演戏。他们应该意识到至爱的希望和他的命令，从而负责任地行事。不管在演出期间还是之后，在观众和演员（尤其扮演巴巴的演员）之间不应该有任何互动。这样的互动往往会在观众中自然激起一种痴狂热情，最终造成他们向演员敬礼的情形。

“演员和导演们有责任确保不发生这种棘手的事件。他们应该在演出前后发布公告，以警示观众注意巴巴的命令。观众需要被提醒：巴巴每时每刻永远都在。他无需有形的媒介来接受爱者的爱。他是永恒的完人，随时可被任何走向他的人所企及。同样必要的是，演出结束后，演员们通过亲自向巴巴的照片顶礼，来打破观众的痴迷。他们亦可唱诵巴巴的阿提，并让观众加入同唱。这样，观众和演员中自然激起的全部虔诚热情会被直接献给主。这会极大地取悦巴巴，因为那时你不会违背他的命令，在献上爱的同时恪守他的希望。这就是该有的做法。

“作为额外预防措施，扮演巴巴或他的任何大师的演员，都应该去后台卸下戏服后，再同各种层次的观众打成一片。还有必要让扮演巴巴的演员向巴巴照片顶礼，和大家一起做阿提。这样，他会帮助观众将情感和注意力从他身上转向巴巴。不要懈于采取这些预防措施而招致至爱不悦。万一观众中有人最终还是向演员顶礼，该演员就必须以同样的动作回礼。这是巴巴对每个人包括满德里的命令，至今为满德里所遵守。”

埃瑞奇最后说的，是许多朝圣者多年以来有目共睹的事情。即使满德里年迈身弱，出现健康问题，仍勤勉地恪守巴巴的命令，直到最后一息。如果有任何巴巴爱者偶尔向他们顶礼，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动作向那名爱者回礼，正如巴巴要求的那样。

另一次，有人对埃瑞奇表示，《忏悔祷文》包括了对虚伪的宽恕。埃瑞奇回复道：“没错，只要这样做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请求宽恕，巴巴确实会宽恕他的行为。《忏悔祷文》意味着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行径感到后悔，并努力不再重犯。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改，并下定决心将来不再重犯。”

“但如果一个虚伪者继续为其行径辩护，继续沉湎其中，就走上了毁灭之路，将遭受大苦。不要对巴巴的话掉以轻心，玩火自焚。尽量用心灵领会巴巴话中的精髓。不要在头脑中玩弄文字，头脑会欺骗你。巴巴不想要自居大师者在他身边。他想要那些愿意成为完美奴隶者。他不想要自命不凡者。他想要那些甘愿在他足前成为尘土（什么都不是）者。”

埃瑞奇接着讲了巴巴达斯、维布提和马内克·梅塔的故事，以阐明上述的话。“马内克·梅塔和巴巴达斯，靠误导巴巴爱者以沉湎于接受人们的敬礼。尽管巴巴再三警告他们停止那么做，他们还是拒绝了。最终巴巴与他们中断一切联系，还致函所有的巴巴爱者通报此事。他还警示他们，不要和这类人保持任何联系。巴巴甚至劝阻爱者不要同他们说话。总之，巴巴要求他的爱者避开这类人。”

“另一方面，维布提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来找巴巴请求宽恕。原来，冒充灵性大师的维布提，因为让某个女弟子怀孕而陷入警方追责的麻烦。他来求助巴巴。巴巴拒绝帮他，因为他已经违令，可当他苦苦哀求宽恕时，巴巴心软了。巴巴答应帮他，条件是他将来不再沉湎于这类事情，而且他将不得不经受多年的可怕病苦，才能消除因接受敬礼收集的业相。不过巴巴对维布提承诺，会帮助他度过这一切，只要他无保留地听从巴巴，病苦也会消失。维布提果然身患麻风病，经受多年折磨，但最终彻底痊愈，并保持忠于巴巴。”

埃瑞奇最后说得非常轻柔缓慢，使他的话具备应有的冲击力。“倘若，在巴巴宽恕他之后，维布提都受了那么大的苦，想一想那些终其一生沉溺于此类行径的可怜人，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痛苦。”

“他们是我的”

在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我经常注意到，许多在古鲁帕萨德和其他公众达善活动期间有幸陪伴过巴巴的老爱者，在巴巴离开肉身之后，会与满德里发生冲突。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对像我这样从未见过巴巴的人来说，我在书中读到关于巴巴的所有品质，在满德里身上都能找到。事实上对我而言，他们是巴巴运作力量的纯粹反映，巴巴为我们留下的有形精神。的确在他们身边生活和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在巴巴身边亦是如此。

不过，也有一些巴巴时代的老爱者，对满德里怀着极大的爱和尊重。美赫文·杰萨瓦拉就是一位这样的爱者，他总是高度评价巴巴的满德里，始终对他们表现出尊重和崇敬。多年来我逐渐了解他，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有不少巴巴时代的老爱者与满德里相处不融洽，经常批评他们？你属于那些总是很尊重满德里的人，可他们为什么会那样？”

美赫文答道：“绝大多数见过巴巴的爱者，都与他建立直接的个人关系。其中一些爱者和巴巴相处的时间很短，往往不能全面了解巴巴的满德里。巴巴常在公众聚会上羞辱他的满德里，作为灵性训练的一部分。为了纠正一些新爱者，巴巴有时会训斥满德里或挑他们的毛病，其实并非满德里自身的错。人们目睹这点，头脑中形成对满德里的片面看法。

“但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常陪伴巴巴，甚至有机会同满德里打交道，却不但注意到满德里的伟大，还见证了巴巴对他们的爱。满德里在他身边过的生活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少人能够经受得住巴巴让他们经历的事情。只有他的圈子成员——满德里成员，能够承受那样的艰辛、羞辱和剥夺，而且继续将他们的生命献给对巴巴的爱与服务。

“且不说大家所目睹的对满德里的公开羞辱，我们一些人还看到

巴巴怎样表扬他的满德里，并强调他们的伟大。他常常强调：这些灵魂经历了累世的苦行，才有资格被纳入他的圈子。谁都不应该把自己同他的圈子成员相提并论。不可以评判或批评他们，因为他们完全是他的。”

美赫文补充道：“确实巴巴会公开羞辱他的满德里，但如果公众中有任何人或任何爱者向巴巴抱怨他的满德里，巴巴会非常不悦。他往往会对那个爱者非常生气，训斥他：‘你竟敢批评我的满德里成员。他们都是宝石，每一个都是。’”

听完美赫文所言，我深感庆幸，巴巴为像我这样的迷失灵魂留下了这般的宝石。

看见与觉察

在埃瑞奇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连短途行走都有困难，需要搀扶。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去信托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大约这个时期，他的视力已衰退至极，需要助手为他读信。有一次，工作人员送来一份有关公务工作的申请信，让埃瑞奇过目。助手们看过后，等埃瑞奇较空闲时，其中一名助手把信念给他听。

这名助手念完信后，埃瑞奇问他信中各项内容是否正确，有无需要修改处。埃瑞奇这一问促使助手们又浏览一遍信，大家都觉得没问题。埃瑞奇再次问：“你们完全确定？”大家都说没问题，这时埃瑞奇轻声说：“检查一下信的日期，看对不对。”真奇怪，日期中有个谁都没注意到的错误，更奇怪的是，尽管埃瑞奇没有看，却知道有错误。

当天傍晚时分，埃瑞奇正准备离开时，又发生一件类似的事。平常迪瓦娜会在司机的帮助下，把埃瑞奇的随身用品放上车，再启程去美拉扎德。这天她也照做了，却找不到他们带来的雨伞。她拼命地四处寻找。埃瑞奇问她怎么回事，她回复说伞不见了。埃瑞奇随口说：“去门后看看有没有。”

迪瓦娜过去一看，伞果然在那儿，夹在门和墙之间。大家都笑了，迪瓦娜对埃瑞奇说：“你说你看不见，可是瞧这讽刺。上午我们所有视

力正常的人都读了信，可竟然是你注意到错误。我们到处找伞，但却是你发现的。为什么你看不见却能做到这些？”

埃瑞奇轻声答道：“虽然我看不见，却能觉察到事物。”满德里成员觉察事物的这种禀赋常常令我叹服。

源自体验的话

宝吉习惯于一遍遍地复述一件事情。他不只是复述一两天，而是会一连数日有时甚至几个月讲同个问题。尽管我们对宝吉的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当他在工作方面这样做，让我们连续多日一遍遍地记下同样的要点时，简直快把我逼疯了。对一个每天主要从事户外工作、处理不同情况的人来说，我发现宝吉的这个习惯单调至极，将我的忍耐力考验到了极限。下面的故事阐明了我要说的情况。

话说有个农民，他的土地原本已由信托购买，几年后却向信托索取要求。他找地区法院上诉，设法获得对他有利的判决。我们向高等法院上诉，法院作出对我们有利的初审裁定。此案已被受理，但可能要花十年时间才能进入终审阶段，因为这类民事纠纷案在法院堆积如山。由于根本没有机会在十年之内举行终审，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宝吉居然天天召见我，让我记下关于此案我需要提请法官注意的要点。他每天口述同样的要点，如此数日后，坚持要我把美赫纳施叫来，因为他还希望美赫纳施了解此案。

美赫纳施是辩护律师，当时在下级法院执业。美赫纳施在地区法院监管过这件土地纠纷案，当时一名资深辩护律师代表我们打官司。案子上诉到高等法院后，我会陪同美赫纳施去。正因为这点，一天上午宝吉希望美赫纳施在场，并要我去叫他。我见到美赫纳施并通知他，宝吉就土地纠纷案召见他。美赫纳施只是说他迟点会来。然而，他根本没有露面。

第二天，又发生同样的事。宝吉要我叫美赫纳施，我照做了。尽管美赫纳施答应迟些会来，却一直没来。过了良久，宝吉问我：“美赫

纳施怎么没来？你告诉过他我要见他吗？”我答道：“是，宝吉。让我去看看怎么回事。”我去找美赫纳施查看，为何他答应过要来，却不来见宝吉。他昨天也这么做。我问他是否由于某种原因在回避宝吉。

美赫纳施笑着对我说：“我在他身边花了几个月记下了土地纠纷案的要点，我已经知道案子的重点。”说完，美赫纳施去打开他的文件柜。他取出两三份文件给我看。卷宗写满了宝吉让美赫纳施记录的一模一样重点。我简直不敢相信。美赫纳施一定备受煎熬，不仅听着同样的话，还要将其打印存档。

现在我只好回去给宝吉一个理由，告诉他为何美赫纳施不来见他。如果我告诉他真相，他可能会感到不悦，因为美赫纳施毕竟是他的儿子，但我能理解美赫纳施为何至少在这件事上躲避他。我左右为难，是埃瑞奇和玛妮的建议解救了我。他们说过：“巴巴讲，你必须说实话，但你不必什么都说。”于是我进去，对宝吉说：“美赫纳施马上要为信托的工作去一趟征税官办公处，今天会迟点见你。”然后温和地建议宝吉：“你何不把所有的信息告诉我，今天迟些美赫纳施有空时，我会分享给他。”宝吉同意了，我自忖问题现已解决。

可是次日，宝吉又派我去叫美赫纳施。我觉得自己又被困住。我就去把整个情况通知美赫纳施，还告诉他我是如何包庇他的，但宝吉今天又要见他，如果他继续每天这么做，最好至少偶尔进去见见宝吉。可美赫纳施不愿听我的建议，让我继续编不同的借口。

由于美赫纳施要为信托进行的多个开发项目与不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我基本上会给宝吉同样的借口，但每次提一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并向他保证：美赫纳施一回来，我就对他分享信息。比如某一天我告诉他，美赫纳施要去 PWD（公共工程部）办理道路事宜，另一次我会说他得去税务员办公室处理土地工作。

随着时间流逝，宝吉日复一日地这么做，毫无停止迹象，我用光了借口。不知该怎么对他说。所以有一天，宝吉要我去叫美赫纳施时，我恳求他说：“宝吉，有大量的信托工作需要从不同的政府机关征得批

准，你知道，哪怕为了获得一项批准就得跑很多趟，有时要连续数月，所以美赫纳施每天都得去见这个那个官员。如果他不这么做，工作就无法完成。况且，我一直在对他分享信息的。”

宝吉回复：“他还是应该尽量过来，因为我不仅要给他信息，而且他从我这里接受的东西是全然不同的。谁都可以给你法律建议。甚至灵性上的谈话，也谁都可以给你。一个人可以博览群书，再给你灵性方面的知识。但此人体验真理了吗？你听那些伴随真理生活并且有亲身体验者说话，完全不同于听一个世俗人说同样的话。”说完，宝吉结束这个话题，再也没有让我去叫美赫纳施。

我没太注意宝吉的话，坦白讲，并不理解甚至没有意识到他言语中的意义。多年来，我听到宝吉反复说过：“聆听那些体验真理者说话，完全不同于听一个世俗人说同样的话。”

多年后，当我阅读《美赫主》，看到巴巴说的话“我的言语讯息承载着我要传递给读者的灵性能量，哪怕读者看不懂内容”，才终于明白宝吉说的意思。巴巴甚至要求他的亲近爱者，即使看不懂也要阅读《神曰》；对不识字不能阅读的爱者，巴巴则要求他们让人读给他们听。我过去几乎没意识到，巴巴通过满德里这个工具，即使现在也可以像他在肉身中时所做的那样继续工作。

我记得，有多次遇到西方巴巴爱者听宝吉的讲谈，即便他是为方便印度人用印地语讲的。我问他们既然听不懂印地语为何还要听宝吉的讲谈，他们答道：“我们从他那里接受的东西不是通过言语。它从他的内在流出，淹满我们的心灵。这是我们最为享受的。”对我来说，这证实了我内心一直知道的：巴巴通过他的满德里，就像他仍在肉身中一样继续工作。

渴望与归属

在满德里大厅，常有朝圣者讲述他们怎样来到巴巴这里的经历。埃瑞奇会鼓励他们这么做。很多朝圣者常讲述他们的体验，看见巴巴以

他们崇拜的上帝的各种形象向他们显现。有一次，当一个朝圣者讲完他的体验时，埃瑞奇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有种种体验，而我们，满德里却没有任何这类体验？”埃瑞奇说完，另一个朝圣者问他：“你能否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埃瑞奇非常缓慢地答道：“是你心中的渴望，邀来他临在于你的生活。有那种体验的人因为渴望，所以得到。而我们，满德里成员，没有这样的渴望。因为他一直在，我们怎可能渴望他？他从未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失。你只会渴望生活中缺席的人或对象。我们跟随他生活，他的在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即使巴巴离开身体后，他压倒性的在继续被我们感受到。我们一刻都没有错过他。因没有分离，就没有渴望。所以我们不会像巴巴爱者那样获得看见他异象的体验。朝圣者渴望之，目睹这些异象是他们的幸运。但这不是我们的命运，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体验那种渴望。”

埃瑞奇随后停顿良久，说道：“但我们的命运是，尽管我们不渴望他，但却归属他。朝圣者渴望，而我们归属，这是我们的幸运，因为我们已经是他的并归属他。我们体验克己和折磨的生活。他给我们真体验，这是他只给特选者的。这种折磨和痛苦是我们的命运，因为我们归属他。满德里已经是他的。”

爱的力量

有一次我对一个居民很生气，他总给我的工作制造障碍。我试着跟他讲道理，可他不听，我就发火训斥他一顿。埃瑞奇从远处看到，但什么也没说。那天迟些，我和他在信托办公室喝茶时，他问起此事。我向他解释了整个情况，埃瑞奇问我：“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当你发火时，说话粗鲁，恶语相向。你为何那样说话？你就不能保持定力友爱说话？你为何举止那么粗鲁？”

我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道：“我警示过他。我试过友爱地讲道理，可他不听，所以我才这么做的。不然他会在工作中制造各种障碍。”

埃瑞奇停顿片刻，之后轻柔地说：“记住这一点：没有理由粗鲁。不要为之辩护。”我开始抗议说：“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怎么做？”埃瑞奇答道：“找办法，你会找到千万种；找理由，你也会找到千万种。选择权完全取决于你在找什么。”那一刻埃瑞奇对我说的话莫名地有力，以至穿透了我的思想心灵。

尽管我仍会发脾气、说话粗鲁，但会立刻想起埃瑞奇的话“没有理由粗鲁”。一记起此言，我会作出有意识的努力，请对方原谅。即便我对，也会道歉说：“请原谅我的无礼。”我注意到，这个简单的举动不仅在自己心中、也在对方心中消除了怨恨。被这些小小的胜利所鼓舞，我会缠着埃瑞奇在这方面给我更多的指导，以便我务实践行，转变我内心的攻击性。

一天，埃瑞奇较为空闲时，对我说：“试着寻找每个人内里的巴巴。他是一切生命中的生命，这意味着在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格的中心，你都会找到巴巴。正是巴巴被围困在某个业相模式中，该业相模式制造了‘泡沫’，即我们所认同的一个人的性格。该个体只做业相模式推动他去做的事。如果你看到这个人格，仅在该层面上互动，就会产生分歧，有可能你会被激怒发火。要尽量忽略这个（被编程按特定方式行事的）业相模式，而去看被困在该模式中的巴巴。

“实际上，正是巴巴被困在每个人的业力印象模式中，试图从中解脱。尽量看到这点。培养认出并牢记这点的态度和心境。总有一天你将开始觉察之。当你开始觉察之，所有的怨恨将会了结。只有这种觉察才能帮助你忽略人格，并且爱每一颗心灵中的巴巴。

“所以，当你发脾气时，就用这个认识平息头脑。努力看到刚才激怒你的那人内里的巴巴。这不仅能帮助你摆脱怒气，而且你还能够原谅及忘记，并怀着爱拥抱那人；因为在那一刻你其实是在拥抱巴巴。不断地为此努力。如果你发了脾气也没关系，但事后要采取纠正措施，也就是学习原谅及忘记，并生发对那人内里的巴巴的爱。不要带着怨恨和怒气一走了之，因为这些情形会跟着你，日后让你尝到苦果。”

埃瑞奇的方法看似很简单，然而我内心的障碍和攻击性业相模式，使我无法运用它来解决我与多个亲人好友及居民的关系问题。正如埃瑞奇所述：“除非你原谅并忘记，否则你不可能生发对对方的爱。”多年来令我痛苦的所有伤害都储存在记忆中。我没有忘记这些，因为我尚未从心里原谅他们，而在美拉巴德生活这么多年后，我和家人的关系还是跟过去一样糟。如果我想获得内心的和平，现在是时候躬身行道，按埃瑞奇的建议去做了。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对人类朋友做这个实验；相反是在我喜爱的狗身上做试验。小时候我不仅会和狗玩耍，还跟它们打斗。如果在和狗玩耍时，它发怒要攻击我，张嘴试图咬我，我就把手直接伸进狗的嘴里，右手抓住它的上颌，左手从上面掰住它的嘴。我使出全身力气，使劲地按住。这会使狗丧失能力，通常它会开始哀号。只要狗继续攻击，我就这样抓牢不放。如果狗很强壮并反抗，我就把它按地上，利用身体重量压着它，依旧紧紧抓牢它的上颌。过几分钟，狗就会屈服，开始哀号。那时我会放开狗，它会跑掉。从那以后，它再也不会攻击我了。

我相信，攻击只有通过更大的攻击才能被制服，当生活中的障碍不能用爱 and 道理来消除时，攻击是唯一的选择。事实上，它总能办成事儿，而且快速。我经常在和狗搏斗的过程中被咬，但从未害怕过。

我注意到，狗能识别你的感受。如果一个人怕狗，狗会感觉到，并攻击此人。我常注意到，当路上的流浪狗朝我吠叫，如果我站住面对那只狗，准备与之搏斗，它总会感觉到我的攻击性，从而止步撤退。我推理，如果狗能感觉到恐惧和攻击性，那么倘若我在那一刻生发爱，它应该也能感觉到。

我决定先将埃瑞奇的建议在狗身上试验一番。在美拉巴德的路上，有本地人养的一条猛犬。有人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经过时，它会冲过去。常有人摔倒或被它咬伤。其他人则设法骑得比狗快。我会停下摩托车，下车面对那条狗。它会止步，从远处吠叫，然后跑掉。我决定自己应该改变策略，心中生发对那条狗的爱。记得埃瑞奇曾强调，当人的内在生

发这种情感时整个身心都会体验到变化。

他说：“爱应该是无条件的，不管对方的人格如何。无论他做什么，你都继续爱他。即使那一刻他给你造成痛苦，也要爱他。保持这份爱，不要因恐惧以牙还牙。你若做到这一点，就能用你的爱克服攻击情绪，从而赢得对方的心。

“还要记住，当你的心中生发这份爱时，若情感真挚，你的精神上会体验到幸福，面露喜悦笑容反映出那种幸福，而且整个人会放松下来。面对攻击情绪时，要生发这种情感并且保持住，你将克服之。”

所以，下次那条狗向我冲来时，我面对它站着，展开双臂欢迎它。让整个身心生发对狗的爱。我不停地重复说：“今天不管你怎么做，我都要爱你。即使你咬我，我也要继续爱你。”那条狗朝我扑过来。它张嘴准备咬我的手。我继续向它倾注爱。接下来的事情奇异得不可思议；简直是奇迹，揭示了爱的力量。

那条狗松开嘴，轻轻衔着我的手，没有咬。它往后退，开始舔我的手。这可是人人惧怕的最凶猛的狗。整个经历令我深受震撼。

我对几个朋友讲了此事，走在路上时，如果有流浪狗吠叫或冲来，我会向他们示范爱的力量。我对自己曾经怨恨的居民做了试验，发现很管用。那些曾批评我给我制造障碍的人成了我的挚友。

虽然我的初步试验获得成功，却未能解决与自己家人的关系问题。原谅和忘记原本不难，可他们仍继续做那些令我痛苦伤心的事。他们仍继续施压让我放弃伴随满德里的生活，还常常就此嘲笑我。我尽量减少跟他们往来。此外伴随满德里的繁忙生活也不允许我奢望与家人交往。我保持专注于美赫巴巴，过着伴随满德里的生活，把其他问题搁置一边，希望它们会消失。但情况并非如此。

果真如埃瑞奇所言，当2000年我因健康损坏被抛回家人身边时，未解问题又令我尝到苦果。我变得完全依赖他们，因为若没人帮助，我连最简单的体力活动都做不了。我每天不得不听着亲友们的奚落，他们把我的健康损坏归咎于我在美拉巴德生活的决定，这给我造成巨大的精

神痛苦。即使身体那么差，我还是试着回到伴随满德里的生活中，但不管用。我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我选择了结婚，希望有个巴巴爱者伴侣能帮我度过这个难关。结果并非如此。当我仅有的几扇选择之门都被关闭后，只剩下唯一选择，就是履行念记之道。我饱受焦虑抑郁之苦，满腹怀疑它是否真有助于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不管好歹，这是我的仅有选择，因为别无他途。

我想起了埃瑞奇的话：“通向他的道路被称为窄路。这个旅程中，除他之外，你别无伴侣。如果你想进入这条道路，就得把全部行囊抛在身后。这是你的旅程，只属于走向至爱的你。不可能有其他同伴随你。每个灵魂都必须独自行走这个旅程。”随着这些年愈来愈多地转向念记，并汲取满德里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我发现自己内在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助于我应对这种处境而不被它压倒。事实上，随着时间流逝，我的情况变得更糟了，但生活中巴巴的“在”同样倍增，帮助我应对之。

我每天会用大部分的时间念记巴巴，内心与他交谈，寻找从内在浮现的答案。我依旧无法解决和家人相处的问题，在绝望中借助内在的对话寻求指导。这种时刻，总有两条讯息通过我的内心传来。一条是巴巴的，他说：“不要试图改变世界。改变你自己，整个世界就会因你而改变。”另一条是埃瑞奇的：“无条件的爱意味着，不管一个人对你做什么，你都爱他。这样的爱能赢得你最大仇敌的心。”

所以，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将自己的伤痛和假我抛在一边，去拥抱所有的家人，在心中生发那种无条件的爱，在内心深处反复说：不管你做什么或说什么，今天我都爱你。我每天早上都这样做，没过几天就发现不一样了。我的心灵终于开始愈合。一切所谓的问题开始慢慢化解。

偶尔怒气还会爆发，但我依照满德里的建议，立即采取纠正措施。我发现每次我用心去做都会奏效。这就是爱的力量。对我很有效。这也是我确凿的信念：凡是躬行此道者都将发现它有效——总是如此。

满德里给予建议时，并非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空谈理论。他们亲身体验并活出了美赫巴巴言语中的真理。我确实把这信息告诉了几个有长

期关系问题的爱者朋友。几天后他们回电话说，它的效力真神奇。我并不惊讶，因为它肯定有效。这毕竟是神的言语和他对躬行此道的孩子们的承诺。

责任的意思

有个朝圣者曾经请埃瑞奇解释责任与世俗义务的不同。讲到《巴巴的希望》中的前两点，第一点巴巴说“不要逃避责任”；第二点“要忠实地履行世俗义务……”。这名朝圣者想知道不同之处。

埃瑞奇回复道：“二者有着天壤之别。世俗义务指一个人必须履行的特定行为，作为对世界的义务部分。它包括对雇主、雇员、家人等等的义务，而责任是做工作的态度或心态。”

埃瑞奇停顿一下，接着说：“责任这个词具有的广度和深度，在某些方面可谓范围无限。它适用于你一天当中做的每件事。以负责任的方式做一件事，完全不同于仅仅为了得到期望的结果做事。那么一个人要怎么做，才能按巴巴的希望以负责任的方式做事呢？这很简单。以你为巴巴做事的那种方式去做。把你一天当中做的每件事都视作为巴巴而做。

“保持在为他做事的觉知，你自动就会全力以赴，因为你现在是为了取悦至爱而做事。无论事情大小，都没关系。即使你在扫地，也要觉知到让至爱愉悦。试着为他做那件事。在你的一举一动中，都要通过促进爱、和谐并且警觉自我的虚妄断言来反映这点。一个负责任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好像为上帝而做。每个人的责任就是培养这样的态度和心境，从而使自身成为负责任的人。”

一次我在孟买中心，大家正在讨论《巴巴的希望》，我听到赛勒斯·卡姆巴塔就此话题说了一番非常优美的话。他说：“在我看来，与仅仅履行日常世俗义务相比，‘责任’一词蕴含着远为宏大的方面和远为崇高的精神意义。它指出每个水滴灵魂与海洋融合（体验与神合一）的至高责任，此乃创世的整个目的。”

他继续引用巴巴的话：“生命的目的是爱神，生命的目标是与神合一。”就是这样。其他一切都是辅助性的。他还引用至师罗摩克里希那帕拉姆罕撒的话：“有幸生而为人却未在今生证神者，可谓枉费一生。”

（至师罗摩克里希那被认为预示了当代阿瓦塔美赫巴巴的降临。）两句话都强调了实现这个目标乃是每一个灵魂的唯一责任。

赛勒斯随后问大家：“我们归根结底要对谁负责？”他自问自答：“对自己的真我——也就是巴巴（神）。”

我记得赛勒斯就“责任”一词谈到的另一方面。他把这个词分成两部分——回应（response）和能力（ability），并且说这是一个人每时每刻对当下情形作出回应的能力。我们越是用爱和忆念巴巴以及“怎样会取悦巴巴”的态度来回应，我们就越接近目标。这融合了前面埃瑞奇所建议“负责任”生活的实践层面。

把你的弱点献给他

我常常纳闷，为什么《真正珍宝》由我来写。有很多居民比我更有资格，他们比我更有智慧，服务了更多年。我也不是那种传统的求道者；事实上，我激进地反叛任何权威，憎恨权威。我痛恨霸凌者，多次跟人动手打架。我憎恶传统宗教，跟像我一样有着狂野叛逆性格的朋友们混在一起。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满德里时，他们向我倾注了无条件的爱，赢得了我的心。他们不要求我的尊重，但他们的行为与温和本身就博得尊敬。他们不评判任何人，而是爱每一个人，不管是谁。

我很高兴能服务他们，把我的一切献给他们，因为他们是巴巴给我们的有形工具。我把爱与服务，连同其全部的优缺点，都献给巴巴（通过他的有形工具）。尽管如此，我没有很多东西可给的。有很多居民给得比我多。巴巴居然选择像我这样的人作为把《真正珍宝》呈现给世人的渠道，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近有一次和美赫文·杰萨瓦拉通电话时，我提到此事。他说：“你在他服务时献出一切，包括优缺点，总是不遗余力帮助每个人，这是

巴巴总会欣赏的。你总是乐于帮忙排忧解难，从不退缩。”我对美赫文说：“可是我浑身弱点，没多少优点可以献给巴巴。”美赫文回复道：“但那就是巴巴最想要的，你把弱点全部献在他足前，从未退缩或找理由。”

美赫文的话让我想起，埃瑞奇多次说过的类似话语。“对宇宙之主，你能给出什么他没有的东西呢？一切都已经是他的，所以你能给出什么你有而他没有的东西？”埃瑞奇停顿片刻，以便我们消化理解，之后缓慢地说：“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你的弱点。所以把你的弱点交给他，因为这是唯一他没有的东西。巴巴亲口对我们这样说过。他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是我缺少的。我没有弱点。这是我的爱者身上有的东西，因此我要求他们把它交给我。’”

我还想起几年前在史蒂夫·克莱因写的《噢至爱》一书中读过的内容。那时我基本不认识史蒂夫，但书中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我把它抄在埃瑞奇给我的日记本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试着像故事中的爱者那样献出我的一切。多年后，史蒂夫住到大院时，我逐渐熟识他。他帮我为寄给政府官员的信函打字，后来又帮我编辑《真正珍宝》，总是鼓励我多写些。史蒂夫几乎不知道那个故事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相信之，并且也献出我的弱点。莫明其妙地，这取悦了我的主，他以《真正珍宝》的形式倾注恩典，支撑我度过痛苦时光，帮助我在他的爱中成长。

以下是故事：

当我站在长长的队伍中等待拜见您的机会时，再次检查了带来的礼物——我所有的幸福，最高尚的思想，以及那些偶尔占据我的博大之爱的欣悦时刻。我把自私的阴暗行为藏在心里。不是为了保密，因为我知道您知晓我的一切行为和念头，而只是觉得似乎不宜把这样的秽物献在您的足前。

看到我带来的礼物，您顿时笑容满面。不过我觉察到您有瞬间的犹豫，好像您在等待更多东西——有个转瞬即逝的悲伤眼神，（看到）我没有别的东西可给。我感到羞愧并且哭了，我的小气使我只有那么短暂的片刻可以自豪地献出，作为配得上您的爱的一份心意。

当长长的队伍鱼贯而过，每个人都把自己最珍贵的礼物献给您时，您表达了惊喜、感谢和愉悦。但我注意到，您眼中的悲伤增加了。您时不时地转首顾盼，仿佛在寻找一个能减轻您痛苦的人。

或许有个少年也看到了。因为尽管他已经把礼物——一个小小的无私举动——放在您的面前，却没有往前走，而是伫立凝望您的眼睛。之后他勉为其难地，带着极大的羞怯，将内心的所有谎言、仇恨和私欲一倒而空。

您急切地把它们捞起，仿佛它们就是您一直在期待的东西。当您爱抚他的脸颊，让他坐到您身边，并宣布他的礼物永远赢得了您的爱时，您的脸上焕发着怎样的光辉啊！

我困惑不解。少年似乎不知所措，担心您在取笑他，含泪叫道：“我的礼物是最拿不出手的呀。”您牵着他的手，把他领到一扇门前，打开门，展示了里面的无量财宝。您宣布道：“这只是我的一个最小宝库，我还需要什么礼物呢？”“可是为什么，”少年开始说，“在所有献给您的礼物中，我的这点礼物值得这般赞扬？”

“你瞧。”您打手势说。我看到队伍仍然排得很长，但这次我注意到，当每人把礼物放下离开时，他们的心中总是至少留着某个阴暗的小角落。

“我什么都不需要，”您对少年说，“所以我只要求你把你的一切都交给我。因为只有当你把你的全部交给我时，我才能把我的全部给你。”说完，您在少年的心灵深处印上一个爱吻。

我再次哭了。这次不是因为我很自私，而是因为没有勇气把我的自私交给您。

巴巴急于唤醒人类

最近，我跟美赫文·杰萨瓦拉分享了我的想法，该想法是基于满德里对巴巴工作的评论。我对他说：“依我看来，巴巴的主要工作是把人类从这个幻梦中唤醒，而他利用受苦作为工具来完成。他在肉身中时，

让满德里成员和亲近爱者承受了强烈痛苦。无论他为所谓的重要灵性工作旅行到哪里，那些地方就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呈现为当前的战争、内乱或自然灾害。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巴巴所做工作的结果，他的目的就是让梦变得很不愉快，以便我们真心实意地转向他，从这场虚幻受苦（仅仅是梦）中更快地醒来。不过我想知道，倘若怀着全心全意的忆念转向他乃是觉醒的关键，那又何需利用受苦作为工具呢？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包括冥想技巧，用于全心全意地忆念以达到目标？”

美赫文给出如下答复：“受苦能很快地消灭古老的业相，这是单靠忆念无法实现的。另外，受苦会自动地让心转向神。就这样，受苦也增强了你对他的忆念，两者一起帮助你快速达到目标。试图只用忆念和冥想技巧达到目标，会有陷阱。道路上的危险很多，因为总有产生骄傲的倾向。遵循那条道路的人还可能受蒙蔽，相信自己已经到达目标，并开始培养门徒；而在受苦的道路上，对求道者则不存在这种陷阱风险。

“受苦消除骄傲，教人谦卑。这都是求道者在道路上必备的品质，受苦会帮助一个人最快速地培养这些品质。巴巴急于唤醒每个人。即使在巴巴电影里，你都能看到，他总是雷厉风行。他希望事情尽快完成。他给爱者们定下某个时间到场，但通常他自己早早就到了，当他发现爱者们还没到，会表示失望。但凡涉及他的工作，他不愿浪费时间，希望所有的亲近爱者都十分认真地参与其中。你所看到当前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包括恐怖主义、战争和自然灾害，都是巴巴计划的一部分以尽快唤醒人类。”

美赫文的话让我想起蔻诗德说过类似的意思。蔻诗德对生活有着极大的热情，喜爱美食。有一次，她向人描述怎样做各种帕西特色荤菜。她讲完后，转身问我吃不吃荤菜。我对她解释，尽管我以前是吃的，但现在不吃，因为我有慢性消化问题。

我请她注意这个事实：不像在过去牲畜是自然饲养的，如今畜牧场以非常不卫生不健康的方式，运用现代技术饲养牲畜。牲畜被注射各

种疫苗、抗生素以及生长激素，使之更快速长大。在这过程中，被饲养的牲畜非常遭罪。这些动物遭受如此残酷的对待，只是为了增加饲养者的利润。不仅动物本身受苦，而且那些食用这种人工饲养动物肉的人，长远来说往往会得各种疾病。

从前牲畜是在户外放牧的，由农民看管牲畜，所以它们自然长大长壮，不像现代的牲畜被关在笼里，没有那样的自由。我对蔻诗德说，意识到这些，我就不想吃任何荤菜，因为这会增添这些动物的痛苦。

听到这里，蔻诗德评论：“那样的话，动物将如何进化呢？这也是按照巴巴的计划发生的，以帮助它们在旅程中前进。巴巴降临期间，不仅动物加速受苦，植物、土壤、水和空气也都加速受苦。由于污染问题，万物都在受苦。当巴巴说他是来给整个造物界灵性推动时，此话何意？他加剧了一切被造物的痛苦。正是通过受苦，业相得以快速消除，灵魂朝目标前进。巴巴就是这样给整个造物界灵性推动的。”

巴巴的最后日子

埃瑞奇坐在满德里大厅时，来自肯尼亚的一对巴巴爱者夫妇请他讲讲巴巴的最后日子。过去埃瑞奇讲过几次，这次也讲了。不过当他说完后，弟弟美赫文·杰萨瓦拉（最近刚到美拉扎德居住），用古吉拉特语对埃瑞奇说，他忘了提及非常重要的一点。美赫文提醒埃瑞奇，巴巴离开肉身前几天，他在巴巴旁边值勤时，巴巴像是在清嗓子，发出一记响声。发生此事的准确日期是1969年1月23日。因为埃瑞奇写信给美赫文提过此事，美赫文料想埃瑞奇对大家都分享了信息，可能那天忘了说。埃瑞奇用本地语回复美赫文，说那是秘密，他没有分享过，并且希望依旧保密。

若想对坐在大厅的其他满德里说些机密事，埃瑞奇常改用本地语，因为几乎没有西方朝圣者能听懂古吉拉特语。可遗憾的是，这对肯尼亚夫妇能说流利的古吉拉特语，因为他们是侨居肯尼亚的古吉拉特人。他们转向埃瑞奇说：“请莫保密，我们想知道每个细节。”埃瑞奇措手不及，

吃了一惊。最终他答应分享这个秘密，这是自巴巴离开肉身后 20 多年来，他从未对任何居民或朝圣者透露过的。

埃瑞奇说，巴巴去世前几天，他在巴巴旁边值勤的时候，听到一记响声，就转过去看巴巴。是巴巴在清嗓子时发出的声音。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巴巴发出声音。他一向看到巴巴都是默默地笑或咳嗽，从不出声。那听着像噢姆（OM），因为闭口发出的任何声音都像那样。埃瑞奇就问巴巴，是否出了问题或有何需要。巴巴通过手势对埃瑞奇说：一切都好。

之后，埃瑞奇写信给美赫文描述了此事，信一直被保存着。当一名朝圣者问埃瑞奇是否认为巴巴已经打破沉默时，埃瑞奇以谨慎的措辞答复：“我认为那预示了他打破沉默的开始。”埃瑞奇之前没有透露此事，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在巴巴社区引起关于美赫巴巴之沉默的争议（这已然是有争议的话题）。尽管埃瑞奇就此事表达观点时小心谨慎，但争议确实发生了，因为一些巴巴爱者误以为埃瑞奇说巴巴打破了沉默。这是个小小争议，很快就平息了。

争议持续期间，我确实请埃瑞奇为我重新讲述了整件事，因为我想知道他究竟是怎么说的。我私下问了他，因为相比对朝圣者公开谈话，他私下会透露更多细节。埃瑞奇一五一十地讲完后，由于我没有细心注意听他的结束语，同样觉得埃瑞奇暗示了巴巴已打破沉默。我对埃瑞奇提到这点时，他对我说：“你没有细心注意。这不是我说的意思。”

埃瑞奇随后重申了他刚才为我说的话：“我对你说‘我认为那预示了……’[停顿片刻，以便我领会前几个字，接着补充]‘他打破沉默的开始。’我没有说那是他打破了沉默。只是说它预示着那个开始。”埃瑞奇停顿良久，又说：“这意味着，主要事件尚需在将来发生，而只有巴巴知道何时发生。”

我喜欢的是，埃瑞奇随后就巴巴引发的此类争议所作的评论。他说：“巴巴引发这类争议是为我们好，这样至少我们会通过这些争议忆念他。哪怕对该话题有不同的观点和论点，至少我们在忆念他。重要的是忆念，

因为只有它能把你带向目标。”

无知的批评者

宝吉在保守秘密多年后，最终透露巴巴对他出声说过“亚德 - 如克”这两词，意思是“记住这个”。此事发生在巴巴离开肉身前几天。谈到上述事件时，宝吉说：“巴巴讲过三遍‘亚德 - 如克’，两次通过手势，一次出声说。”被问及巴巴是否已经打破沉默时，宝吉解释不是这样。尽管巴巴说了话，但并没有真正打破内在沉默。

宝吉觉得，巴巴说出声是为了让其知道：他的声带完好无损，能够说话。这么做是为了回应有人提出的疑问：其认为巴巴由于保持沉默，声带长期不用已经萎缩，不可能再发声。按照此人的观点（他是个科学家），巴巴决不可能再说话。宝吉觉得，巴巴这样做是为了驳斥这个科学家的断言，并不意味着他打破沉默。

巴巴离开肉身后，宝吉保守此秘密 30 多年，因为他希望避免关于巴巴沉默的争议。人们问他为何在 30 年后透露此事，宝吉回答：在他的一次内视中，巴巴命令他这样做，因此他别无选择，只好透露此事。宝吉披露后，引发了大量争议。很多巴巴爱者怀疑宝吉声明的真实性。人们质疑，在玛妮和埃瑞奇活着时，宝吉为何没有透露此事。由于宝吉是在埃瑞奇去世后不久披露的，许多人觉得他捏造了整个故事，是为了获得关注彰显重要。

有一次我造访孟买中心，很遗憾就在那一天，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表示他怀疑宝吉的意图。那人说完后，我解释了宝吉就此事说过的话，以及埃瑞奇本人披露其秘密后引发的争议。有人认可我说的话，有人则不认可。最后决定，在中心不应提出此类争论，爱者应当完全专注于巴巴的爱，并记住巴巴的满德里对于他非常特别，不该加以评判。

当我回到美拉巴德时，宝吉问我是否访问过孟买中心。他总会那么做，还问起中心诸多爱者的安康。他对中心进行的活动表现出兴趣。突然间，他问我：“他们谈到我的事情没？”我试图避免告诉他发生的

事，因为觉得那会让他伤心。可在他逼问之下，我只好如实相告他的声明造成的争议。

宝吉面露痛苦之色，带着悲哀的表情对我说：“人们怎么想的？跟随巴巴生活这么多年后，难道我不知道怎样过灵性的生活？他们怎会觉得，我不了解巴巴要我们遵循的道路？在巴巴的直接监督下就该主题写了这么多的书，人们仍觉得我不知道什么会让巴巴愉悦或不悦？他们认为我不知道违背巴巴或弄虚作假的后果？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了？他们一定以为我对取悦我的至爱一无所知，他们比我更懂。他们这样做时，是否意识到自身的无知态度？因为这仅仅表明他们对美赫巴巴及其工作的无知。就我而言，作为他的工具，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取悦我的至爱。无论世人因我的行为称赞还是唾弃我，我都必须取悦我的至爱。”

礼物让你想起赠予者

我常跟埃瑞奇分享我对巴巴讯息的一些想法。以下是他很喜欢并且让我对居民和巴巴爱者分享的一件趣事。

我在房间躺床上休息时，望着一张巴巴照片，那是朋友赠送我的。看着巴巴照片，记起赠送者，我偶然翻开艾伦·科恩著的《主宰意识》一书，找些巴巴讯息。这本书是我的最爱，因为书中有很多巴巴语录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映入眼帘的这句话也是关于礼物——“痛苦是来自神的礼物。”

我正琢磨这个巧合：刚才看着朋友的礼物时想到朋友，现在巴巴又给了我“痛苦是礼物”讯息。突然间我全身像过电一般，坐了起来。是的，当然“痛苦是来自神的礼物。”礼物总让我们想起赠予者，而痛苦总让我们想起神。（痛苦让我们想起神）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一定是该礼物的赠予者。

我跟埃瑞奇分享此事时，他喜欢礼物与赠予者的概念和两者之间的联系，并让我对其他人分享。

宗教始于爱的尽头

我跟埃瑞奇分享的另一个想法，是由于美拉巴德发生的一件与埃瑞奇有关的事情让我突然想到的。当时有个患脊髓灰质炎而腿部退化的朝圣者来达善巴巴。他穿着的特制鞋，带有金属支架一直延伸到髋部。基本上靠拐杖走路，双手撑着全身。可以说他在用手走路，因为脚不管用了。

这时候埃瑞奇恰好在场，从远处望着此人。大多数人走近廊棚边时会脱鞋，再去达善。在巴巴的圆顶三摩地外，为尚未拜谒三摩地的访者建有一个小廊棚，上方有遮顶，侧面有竹席围屏，内部摆着供朝圣者坐的长凳。此人走过廊棚，来到三摩地入口。他正准备进三摩地时，在入口旁发帕萨德的值勤者注意到这名残疾人穿着特制鞋，就表示反对。值勤者指着此人的鞋，阻止他进去。

此人恳求值勤者，接着引起了骚动。埃瑞奇见此情形，就走向三摩地值勤者，询问情况。他明显不悦，对三摩地值勤者说：“让他穿着鞋进去。没关系。”值勤者表示反对。

埃瑞奇表现出不高兴，强调说：“这种情况下必须破例。难道你没感觉到？你没看到这双特制鞋支撑他的腿，不能脱？你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受苦者吗？你拒不让他拥抱达善他的至爱。这样会取悦巴巴吗？规定比巴巴的愉悦更重要？你在这里是为了遵循崇拜规定，还是为了跟随取悦巴巴？”三摩地值勤者羞愧地低下头，后悔其行为，为此道歉。埃瑞奇好像平息下来。

后来，埃瑞奇确实对各层次的居民和朝圣者都提出这个问题。一次，我们坐在满德里大厅时，他对朝圣者说：“除了对巴巴的爱，还要培养一种内在纪律意识。不要打着爱的旗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爱。爱意味着取悦至爱，为此你需要做出牺牲。如果朝圣者在表达对巴巴的爱的时候培养了这种内在纪律意识，那就不需要规章制度。只有当事情失控时才需要那些东西。只要控制来自内在，人人实施自控，哪里还需

要规定呢？”

埃瑞奇接着补充：“巴巴刚离开肉身后，人们来达善巴巴时，几乎不存在规定。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人群日益增多，三摩地出现混乱，我们为朝圣者考虑，出于无奈不得不引入一些基本的常识性规定。倘若朝圣者欣然遵守这些规定，就有助于在三摩地周围维持和谐与和平氛围。但如果这些规定被忽视违反，那时就会制定更多规定，以执行纪律。”

埃瑞奇随后停顿片刻，将他的话更多转向居民，说道：“但是我们怎么办呢？居民们也发现难以管理朝圣者，规定是必要的。不过，居民们还应当记住制定这些规定的初衷。不应以铁腕去实施。他们应该慈爱地去做，心中牢记：制定规定是为了维护和谐。它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应被视为目的本身。如果完全不考虑当时的情境，一味僵硬地实施某项规定，那么你就没有专注于该规定旨在营造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和谐上。

“爱营造和谐。让你的心中保持爱，尽量温柔地运用这些规定来帮助朝圣者。不能为粗鲁找理由。在实施规定期间，不要打着纪律的旗号为粗鲁辩护。要随时保持友爱、温柔和觉知。这样做才能取悦你的至爱。这一切都需要一种对巴巴的成熟之爱，这种爱遵守内在纪律，对居民和朝圣者都是如此。这是困难和磨人的经历，但我们都必须为了我们的至爱这样做。”

埃瑞奇进而补充：“当越来越多的规定被制定出来后，会怎么样？这个地方就变得更组织化，更有效率，不久就会形成组织。一度慷慨流淌的爱开始消失。当此地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规章制度所管治，而不再由一开始巴巴三摩地周围的爱所主导时，干枯的组织就开始渗入此地。这就是宗教的开始，条条框框最终管治此地，爱就干涸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发生的。”埃瑞奇最后的严肃语气使每一颗心都沉默了。我们认识到埃瑞奇话中的真理，并希望他讲的不可避免之事会推迟很长时间。

几天后，我心中突然冒出关于整个情势怎样始于爱止于宗教的想法，并对埃瑞奇分享，他挺喜欢。趁他有空时，我提醒他在大厅说过的

关于爱止于宗教的话，对他说：“这是我对整个事情的感觉。巴巴把爱的种子播在满德里心中。在你们悉心真诚的努力下，这些种子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然而，这棵爱之树在居民们头脑中播下或结出了困惑的种子。不管居民们做出怎样的努力，都使困惑的种子长成枝繁叶茂的困惑之树。困惑之树则播下或结出了组织的种子。随着时间推移以及运营者的努力，这个组织将使种子长成枝繁叶茂的组织之树，那时这棵树将播下宗教的种子。”埃瑞奇觉得我描述的方式颇有意思，评论道：“对，每一次都是这样发生的。宗教始于爱的尽头。”

为何这般疯狂？

有很多次，朝圣者们问满德里，巴巴为何让满德里遭受日常折磨，这从世俗观点看来令人发狂，根本讲不通。既然他是上帝，为何这般疯狂？

玛妮、埃瑞奇和宝吉三人都给出相似的答复。常访问美拉扎德的大多数朝圣者一定很熟悉埃瑞奇的答复，这是他基于自身跟随巴巴生活期间的体验和疑问。他说：“尽管我跟随他生活，为他翻译手势，可我的头脑常常质疑他的行为。巴巴使用手语时，我必须进行翻译，带着他表述的同样力度和情感大声地说出。所以当巴巴表示愉悦时，我必须表达出来。当他不悦生气时，同样我也必须表达出来。但我的头脑同时在运作。当巴巴宣称‘我是人身上帝，毫无疑问’时，尽管我会强有力地說出，可头脑会嘀咕‘是这样吗？’我有怀疑。为什么？因为头脑对他的所谓无常莫测行为常常感到困惑，这些行为在当时似乎毫无道理，简直令我们发疯。天天遭受这样的折磨给我们带来强烈的精神痛苦。我们经常盼望从中解脱，甚至希望自己被一条蛇咬或遭受某种事故，以便从这个身体和承受的苦闷中解脱出来。这种情况一连持续多年。

“但后来，终于疑问开始消除。所谓无常莫测行为的背后有其用意，多年后，基于那些看似无常莫测的行为发生一些事件时，我们才明白。很显然，大师的行为并非无常莫测，而是为了明确的目的，其结果会在

将来显现。这满足了头脑，最终使之平息，因此我们不再质疑他的行为或疯狂。这帮助我们更欣然地顺服他，并最终学会绝对服从。

“回首往事，我可以这样说，那种疯狂正是他给我们的真礼物。他通过搅动头脑来制造困惑，最终使之永久平息。只有当头脑平息，心灵才觉醒并发挥主导作用。头脑仍在那里，但现在从属于心灵。因为心灵乃知识的所在地，一切困惑在此告终。曾是困惑所在地的头脑，现在则成为心灵的沉默奴隶。这促成脑心之间的完美和谐，也就是心灵知晓真理，而头脑寻找实现它的方法和手段。那种疯狂在把你更快带向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阿美纳伽只有上帝管用

对满德里大厅里的一群朝圣者讲话时，玛妮说道：“在阿美纳伽，除了上帝，什么都不管用。你无法依靠任何事物，或者依靠任何人。降雨不可预测，一直缺水。电也是如此。你无法依靠水管工、木匠、裁缝等等在约定日过来解决问题。此地是乡村，提供的设施很差。几乎没一样设施可靠。如果你在这里生活，被迫只能依靠上帝。神奇的是，尽管样样都那么不可靠，事情竟然在顺利运行。这是因为他使之运行。

“早年我们经常纳闷，巴巴为何选这样一个偏远贫瘠之地作为他的总部。这不是最宜居之地。事实上，我想说这可能是最糟的地方。他本可选一个绿树成荫、雨量充沛、供水充足、民众更友好的地方。他本可选一个能为未来后代的到访者提供更好设施的地方。但他没有那样做。他选了这个气候恶劣、设施同样糟糕的地方，更不必说雇工往往麻烦多多。

“现在我能看出他为何选择此地，因为在这里生活的人都只能依靠他。这里别的都不管用。就连最小的需要，你都必须求助于他。这样，由于外部条件艰苦不堪，你被迫听从他的意愿。如果你想通过努力改变当地环境来改变状况，你会发疯的。最好是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态度，学会依靠他。他的所作所为皆是为了你的利益。他还为每个人的灵性成

长选了最理想之地。此地呈现的艰难困苦本身就会帮助你转向他，使你保持专注于他。

“如果环境宜人，为我们提供各种现代的舒适便利设施，结果会怎样呢？那时我们对他的依靠，对他的忆念就不会那么强烈。我们会转向此地提供的舒适设施来满足日常需要，而不会求助于他。恶劣的环境迫使我们求助于他。在愉快的环境中，我们可能变得自满，对他的忆念会变弱。我们非但不记得造物主，最终反而只记得造物界及其舒适物。这就是为何我对所有人说：当你在这里时，要有感恩态度。要在心中感恩他给你的这个绝佳机会，让你处于他的在。享受他的在。当你这样做，就不会注意到此地的艰苦条件。

“朝圣者们常来抱怨，设施匮乏或某种不合意状况让他们烦恼。我很遗憾他们无力享受此地遍及的巴巴亲身临在。他们忽略了巴巴赋予他们处于他的临在的特权。由于执著于世俗的舒适快乐，未能充分利用该特权。他们浪费了这个机会。

“这些朝圣者当中，有些人羡慕满德里伴随巴巴的生活，并希望也能如此。他们怎能承受满德里在伴随巴巴的生活中所经历的难以忍受痛苦？当他们像小孩那样为区区小事叫嚷抱怨时，又怎能经受那种痛苦？如果你要伴随他生活，就必须准备好赴汤蹈火，而只有对他的全然之爱和专注，才能让你坚持到底。一旦爱者内心对除他之外的其他事物产生哪怕一丝欲望，就不可能在他身边生活。

“他还在肉身中时，就有很多人来想要伴随他生活。正是因为对琐碎事物的愚蠢欲望，使他们的意图减弱，驱使他们离开了。要当心这点。怀着感恩的心过来。记住这是赐予你的特权和荣幸，所以要恰当地对待它。”

埃瑞奇就这个问题说过类似的话。当朝圣者抱怨设施匮乏并请求信托提供更多设施时，埃瑞奇会表示厌烦。若某个爱者小组或某个巴巴中心寄过请求信，那么当这个小组在满德里大厅时，埃瑞奇会特意讲述这个问题。尽管针对他们，但他会讲给聚集在场的大家听。

一开始他轻描淡写地说：“印度以其朝圣地而闻名。民众在自己一生中视为的神圣使命，就是在死前至少拜谒一次这些圣地。事实上，如果他们在朝圣途中死去，也被认为是吉祥的。其中一些圣地位于极难抵达的地方。要造访这些圣地，不得不经历大量的艰难困苦。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但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这样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被传统奉为圣地，人们为了抵达目的地经受艰辛，在旅程中会不断地念记主。他们明知可能丧命，仍高高兴兴地踏上旅程，因为相信在这样的旅程中死去会让他们解脱。这就是他们的信爱，一心只想抵达目的地，不在乎任何事情。

“朝拜圣地总会经历艰难困苦，要求朝圣者准备作出牺牲。与之相比，巴巴为我们安排得如此容易。你们不必攀登高山或跋涉险地，就能来到三摩地。即使最虚弱的人，只要付出朝圣之旅预料中的一点努力，都能到这里。巴巴这一次真的很娇惯他的爱者，不仅为他们提供必需品，还由信托给他们提供各种舒适便利设施。相比巴巴在世期间为满德里提供的简朴设施，当前的设施算是豪华的。

“然而巴巴爱者并不满足。我们常收到要求更多设施的来信。我们还能提供多少设施？我们也年老体弱了。我们还能为大家做些什么？你们为何不能就满足于他的亲身临在呢？尤其你们都只是来访几天，为何还想要更多设施？你们都不能为他忍受一点点艰苦吗？他为我们受了多少苦啊？你们都不能为他受一点点苦吗？你们为何要用自己的欲求给巴巴和满德里成员加重负担？你们不但用自己的欲求给大家加重负担，也同样在束缚自己。

“信托为大家提供越多设施，就为每个人包括你自己制造越多问题。由谁来维护这些设施？信托必须追加安排佣人和常住员工来维护这些设施。必须建造更多的员工宿舍为居民提供住宿，增添更多的条例以确保朝圣者正确地使用这些设施。一方面朝圣者抱怨条例，另一方面他们想要更多设施，这又带来更多条例约束他们。你们为何都不能以巴巴本人和满德里成员为榜样过那种简朴生活？

“人们为何想要所有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内心追求世俗舒适。他们如果只渴望巴巴，如果百分之百专注于他，记得自己是在朝圣，那么内心就会摆脱所有欲望，不会想要任何东西，只想要处于他的临在。你们对巴巴的渴望很弱，其他欲望潜入你们内心，所以会注意到种种艰苦不便，想要舒适便利。一个真正沉浸于渴望至爱的人不会注意到任何东西。与其想要更多设施，不如让你的内心越来越想要巴巴。他应当成为你内心想要的唯一对象，内心的唯一渴望。当你做到在内心生发这样的渴望时，他就会照顾你需要的一切。

“正是这些古老的需求欲望在我们的生活中制造了痛苦。他是来让我们摆脱所有这些欲望，以达到永恒自由的。由于朝圣者的集体要求，越来越多的设施建成时，此地会变得更组织化，制定更多条例。气氛中弥漫的淳朴和自由之爱开始消失。就这样欲求不仅给个人还在集体层面上给大家制造了痛苦。最起码你们在这里时，要放弃所有欲求，只想要他，从而让巴巴照顾你们。”

至于宝吉，尽管他在该问题上同埃瑞奇和玛妮持有相似观点，但他在所有这些设施的创建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按照埃瑞奇的说法，这些设施娇惯了朝圣者。宝吉经常谈起巴巴对圣地未来的预言。他会提醒其他满德里成员，此地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朝圣中心，信托应开始准备设施，以便将来能容纳大量来访的朝圣者。

宝吉富于远见，怀着实现该目标的决心着手此事，尽管有种种障碍和反对，他还是做到了。他亲自与农民谈判达成获得土地的交易，并根据他的法律经验，将细枝末节落实到位。除此之外，他还亲自拜访不同的政府部门，以获得建造朝圣者设施的许可。过程真是特别辛苦，因为必须获得非农业用地、还有供水和照明电路的许可，才能建造这些设施。为了获得各项许可，必须没完没了地跑政府部门。当政府批文迟迟未下来，宝吉就旅行赴孟买、普纳甚至德里，会见上级相关当局，以完成工作。他是最年轻的满德里，热情似火地完成了这项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这常令我惊叹他是如何做到的。

实际上，他几乎凭一己之力靠远见和热情创建了现在的美拉巴德。他还明智地看到，美拉巴德只能朝一个方向扩建，所有的开发都必须在上美拉巴德进行，因为只有往那个方向才有扩建的空地。下美拉巴德没有扩建余地，因为我们被后方的汽车研发部（VRDE）地块所围着，它基本属于中央政府的军方研究所。除此之外，政府官员拒绝批准在下美拉巴德进行更多开发，因为它毗邻军事设施，构成安全威胁。他们甚至向我们指出，下美拉巴德对巴巴爱者来说拥有许多历史悠久的遗址，所以不该允许进一步的开发或扩建，这些遗址应该为子孙后代保存下来，因此所有的朝圣设施应当转移到其他地方。

宝吉按上述思路工作，遵守政府对信托扩建施加的限制，但却完成了为未来大量朝圣者准备住处的任务。讽刺的是，他虽然为巴巴爱者创建了所有这些设施，却经常受到这些人的批评和羞辱。人们对宝吉的角色和付出的辛苦劳作一无所知，却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挑他的错。宝吉不为所动，继续为那些反对者提供帮助和工作。期间他常评论：“这是巴巴在这种情形下会采取的做法，对我们也会有同样期望。我在这里是要取悦我的至爱，必须帮助甚至那些反对批评我的人。”

2010年宝吉从西方之旅回国后，我最近打电话给他。他对我谈起在西方的经历，期间他因病住院，与死神搏斗。他有过一次离体的体验，并讲述了他称作的十字架刑。他似乎遭受了很大折磨，当时他对我说：“我深受折磨，第一次体会到被钉十字架的感受。这帮助我理解巴巴的十字架受难。”

他讲述自己的受苦时，我的心不禁啜泣，并对他说：“我不明白巴巴让你承受的新痛苦是怎么回事，但我从每天的生活中看到，你被试图帮助的那些人所折磨。他们不理解你的行为，非难指责你，而你仍继续为他们工作。只有你和其他满德里成员能够这样做。继续为那些天天非难指责你的人工作，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我对此深深敬礼。

“我感谢巴巴，感谢你、埃瑞奇、玛妮和其他满德里成员，对我揭示了你们有争议行为的背后原因——这些行为在世人看来有争议性，

但从美赫巴巴的角度看来完全合理。藉着巴巴的恩典和满德里的帮助，我能看出并在内心体悟到，巴巴在使用你们全体作为他的主要工具，使我们尝到满德里承受的那种亲身临在。略尝一点他亲身临在的痛苦都常常使我不堪忍受，这让我体会到满德里分担巴巴苦难的广大心量，那种苦难连续多年毫无减弱，没有给你们片刻休息。”

我稍作停顿，接着对宝吉说：“就你而言，在所有满德里成员中，巴巴为你写了最可怕的部分。他让你背负巨大的十字架，这使我感到他一定非常爱你，才为你写了这样的部分。你一定是他贴心的人，因为他给了你这么可怕的部分。你真正是他的人。”

巴巴乃一切之源

除了重大巴巴活动，比如沉默日、巴巴生日、永恒日以及圣诞节，满德里助手都没有机会参加其他巴巴活动，因为他们必须待在满德里身边。每当满德里出席这些活动，助手才有机会。不然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服务满德里，这被当作他们主要的巴巴活动。

一次美拉扎德组织了一场活动，全体受邀。宝吉心情愉快，对助手说：“今天我不需要任何人在我身边。你们想要都可以去参加活动。”一两名助手就去了，但我们其余人留下。宝吉问我为何不去参加活动。一般来说，我并不喜欢参加活动，因为大多数活动不是在美拉巴德就是在美拉扎德举办的，骑摩托车驶经尘土飞扬的阿美纳伽公路，对我的健康不利。除此之外我喜爱陪伴满德里，这对我们大院居民来说机会充裕。我对宝吉说明了不去的理由。

他对我说：“但有时你得去。这是好事，在巴巴爱者的这些爱之聚会期间，可以感受巴巴的在。”我对宝吉解释，我觉得当自己在满德里成员身边，或静静坐在巴巴三摩地、与巴巴有关的任何地方，会更强烈地感受到巴巴的在。在公共活动上，许多爱者的注意力常常放在彼此见面问候上，反而较少专注巴巴。这样的见面问候最终常演变为对巴巴社区的争议性事件的闲聊，这种情况常使我无法专心享受巴巴的活动和

他的在。我还对他说明，自己感到巴巴的临在主要在满德里身边和与他的工作有关的地方。因此我决定，在内心感到他的临在更强的地方度过更多时光。

我随后记起大学校友曾对我分享的一句诗，恰当地描写了我的心态。我同宝吉分享了此诗，摘引如下。“Mannas ke Taj Khoobsoorat Hai, Phir Bhi Woh Pathar Ki Ek Moorat Hai, Agar Samne Mumtaz Mahal Baithi Ho, To Agra Jane Ki Kya Zaroorat Hai.”意思是“赞同泰姬陵确实美丽，但毕竟是大理石遗迹。若泰姬本人坐你面前，哪有必要奔赴阿格拉？”（皇帝沙·贾汗为纪念美丽的皇后慕塔芝·玛哈建造了泰姬陵。）

宝吉喜欢此诗，笑着对我说：“不错，这让我想起巴巴告诉我们的话。他常提醒我们，当他在肉身中和我们一起时，我们无需四处奔走。除了怀着爱听从并服务他，我们不必做任何别的。他是一切的源头，用爱的忆念抓紧他，便足矣。”

把我的名传到人们耳中

有一次，一名朝圣者坐在满德里大厅，对埃瑞奇表示他不愿对别人谈起巴巴。过去他这么做过，却发现大多数人并不感兴趣，有人甚至取笑他。他觉得最好闭口不谈，免得遭受那些无知者的羞辱。他接着请埃瑞奇，就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分享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埃瑞奇语重心长地缓缓答道：“这很简单，因为巴巴曾亲自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巴巴说过‘你们的工作是把我的名传到人们耳中。从耳朵到心灵是我的工作。’巴巴讲得很清楚，全体巴巴爱者的工作是对所有人分享他的名，不管人们的反应如何。很自然，那些心灵尚未被他的爱唤醒的人，因为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可能领会不了美赫巴巴话语的重要性。那些嘲笑你的人这样做是由于无知，这样的人比其他人更需要被巴巴的爱所触动并唤醒。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听到他的名，

因为只有当爱唤醒，无知走掉，他们才会真正转向他。

“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无知阶段，因此逃避你的责任不做巴巴期望你做的工作，你是在剥夺他们被巴巴的爱唤醒的机会。不要把你的观点强加于他。甚至不要同他辩论。只管让他听到巴巴的名。如果他思想开明，你可以多谈一谈。否则就随它去。说服他是巴巴通过触动其心灵做的工作。除非巴巴那样做，否则你再怎么辩论都说服不了他。

“不要只是因为你是被嘲笑或羞辱，就害怕尽本分传播他的名。正是通过受辱，爱者朝他前进，要为他欣然受辱。他已经给你爱来唤醒你的心灵。现在是你们全体支持那份爱、为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不要因受辱逃离那个情境。那样会辜负他对你的爱和信任。要学会站出来，支持那份爱。”

埃瑞奇接着讲述了南印度一个巴巴爱者的故事，他老老实实在地视之为巴巴命令让他这样做，满腔热忱投入其中。这名巴巴爱者曾分享他怎样奔走各地做这项工作的故事，其经历的有趣情形令我们开怀大笑。他会走上挤满人的公共汽车，大声喊出巴巴的名，让大家听到。如果他在公共场所、购物中心或电影院，也会这样做。如果他在医院不可大声喧哗，就拿出巴巴照片，走到每个病人跟前，向他们展示巴巴的面容，问他们认不认识照片中的人。病人们说不认识时，他会告诉他们这是阿瓦塔美赫巴巴，之后走开。人们以为他疯了，有人甚至嘲笑他，但他继续这么做。

埃瑞奇就此说道：“他这种发自天真心灵的举动，会极大地取悦巴巴，因为巴巴喜爱这样的天真。如果一个人像孩子百分之百信任母亲的话那样，怀着那种信心和天真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命令，就会极大地取悦他。那人并不在乎结果。实际上，因为他对巴巴的童真之爱，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嘲笑。怀着这般的童真爱他，他将成为你的。”

埃瑞奇关于“面对羞辱拥护巴巴”的陈述，让我想起玛妮在满德里大厅就这方面说过的话。她把巴巴对他亲近爱者的工作方式，比作印度洗衣工洗衣服。她会说：“你们可曾见过印度洗衣工洗衣服？将衣服

浸在肥皂水中一段时间泡开污垢后，她就用双手攥住衣服的一端，经由头侧抛到肩后，使出全力往下甩，在石头上摔打。”玛妮一边讲故事，一边比划着洗衣工的动作。她接着说：“洗衣工不会这么做一次就停下，而是继续反复做。动作近乎带着节奏，每次摔打你都能听到啪啪声。完成这个过程后，你便得到一尘不染的干净衣服。

“这就是巴巴对亲近爱者的做法。为了清理累积的业相污垢，巴巴给他们服务他的机会。爱者一旦接受他提供的机会，就给了巴巴机会来对爱者的假我工作。通过反复羞辱他来击打之。正如洗衣工将衣服往石头上狠狠地摔打以清除污垢，巴巴同样对他的爱者这么做。当他通过反复羞辱那个同意服务他的爱者，狠狠地击打其假我时，貌似很无情。

“你若欣然顺服，会使巴巴更容易工作。他对你清理会快得多。你不仅方便了他，也方便你自己。过程可能很痛苦，但尽管放心，他已经抓紧你，就像洗衣工摔打衣服时紧紧攥住它那样。切莫灰心丧气，以为巴巴遗弃了你。事实上，在那种时刻，他不但用双手抓紧你，还全神贯注于他对你做的工作。在那种强烈痛苦和蒙辱的时刻，你已成为他全部注意力的对象。要确信这点，毫不怀疑。”

何为永恒极乐

一名朝圣者曾问埃瑞奇：“有些现代的古鲁声称，一个人通过性可体验到的狂喜最终会把人带向永恒极乐，这可能吗？”

埃瑞奇沉默良久，之后缓慢地说：“首先，我们要明白何为永恒极乐？它在何处？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巴巴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其寻找的那个永恒极乐。尽管我们是极乐，但却体验不到。因何？因为陷入幻相并相信自己是有限身体的假我。因此我们受到人身的限制。造物界中每个受缚于这种限制的靈魂，都在试图通过寻求与无限者（神）结合，来打破限制。每个受限的靈魂都在试图寻求结合，或者说，试图融入神的无限海洋。

“当灵魂完成这个旅程时，就体验永恒极乐。这个终极融入，只

能通过至师（即永恒极乐的无限海洋）的恩典而发生。想象你通过放纵于身体五大感官的欲乐能够实现永恒极乐状态，纯粹是你的愚蠢。事实上，它将把你进一步束缚于身体局限中，并耽误你的旅行。有人说可以通过性达成，还有人说可以通过毒品达成。这只是愚弄自己。”

埃瑞奇稍停，接着说：“一切的尘世享乐，不管多大，只不过是成道之永恒极乐的瞬间幻影。这是巴巴对我们说的。巴巴把受限灵魂通过造物界的经历所体验的一切享乐比作真实永恒极乐的瞬间幻影。因此不管你达到怎样的愉悦巅峰，它仍然是影子。”

埃瑞奇停顿片刻，之后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个真理，帮助我们理解。“每个灵魂都在寻求与神（永恒极乐之源）结合。这是个内在旅行。神（永恒极乐之源）在你内里，不在你外面。一个人必须停止看外部造物界。当内在探索或旅行开始时，人就缓慢地失去造物界意识。最终，当人完全失去造物界意识时，便融入永恒极乐的神。此时你体验你一直所是的永恒极乐。灵魂必须失去水滴性以体验海洋性。你必须失去造物界意识以体验上帝意识。只有五位至师同时兼具上帝意识和造物界意识，以便帮助造物界众生。”

埃瑞奇继续：“凡人追求世俗享乐，无论以好工作、妻子、孩子、性、毒品或任何形式，都是在外部追求。他的寻找是外部的。他创造了一个呈现为外部对象的虚假被爱者，不管该对象是工作还是毒品，都无关紧要。一个追求外部对象的人，把该对象当成他的被爱者，在此过程中他成为爱者。

“现在他作为爱者，追求虚假的被爱者，并奋力实现与这个虚假被爱者的结合。当他成功地达到目的时，可以说他与虚假被爱者实现结合。在结合的这一刻体验到喜悦幸福。但因为是与虚假被爱者的结合，该体验是短暂易逝的。在对象带来的满足中，你体验的喜悦却是来自你的内在——永恒极乐之源所在处。对象是虚假的，所以该喜乐尽管来自内在，却短暂易逝。由于这种喜乐的短暂性质，它被称作你内在永恒极乐的影子。就这样，灵魂继续在各种外部对象中寻找，而永恒极乐之源

其实却在内里。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你怎能在虚假中寻找真实。

“经过累世的虚妄寻找之后，灵魂转向内，寻找内居的真实被爱者。最终转向真实永恒极乐的源头——他自己内里的神。最后，实现与真实被爱者（神）的结合，体验永恒极乐状态。事情就是这样。当爱者实现与虚假被爱者的结合时，体验到永恒极乐的瞬间幻影。而当爱者实现与真实被爱者的结合时，则体验着永恒极乐。”

佛牙

作为海洋工程师在船上工作时，我有机会环游世界。我们的船进港后，大部分船员都有机会参观港区。如果在港口逗留一两天，工程师们就无此机会；原因是只有在港口才能关掉运转的机器，进行大修和翻修。船在航行时，主机和其他机器设备必须一直运转，因此我们对之无能为力。若航行期间突然出现某些紧急问题，不得不在海上关掉这些机器进行维修，那样船会开始漂流，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那种情况。这意味着工程师们常常不得不工作 12 至 16 小时以尽快准备就绪。大修的情况下，工作必须昼夜进行，直到机器设备达到运行条件，这可能意味着不停地工作，有时连续超过 24 小时。这种情况下，参观港区是不可能的。

有一回，轮船抵达斯里兰卡，停港时间将超过一周。我们在头几天做完主机房的工作，故可以休假一日，观光一番。本地人建议我们去游览康提市，那儿有“佛牙寺”。这座寺庙供奉着神圣的佛牙。它被视为重要的朝圣中心，也是著名旅游胜地。我们安排了一辆巴士载我们去游览康提市。大多数船员对参观寺庙不感兴趣，一到康提他们就去景点游览。我雇了一个导游带我参观该寺庙，向我介绍其历史。

佛牙寺是一座宏伟的建筑，有多个佛殿，内有壁画描绘了从佛祖去世的那一刻起，神圣佛牙被带到当前这座寺庙的旅程。这颗牙齿是由佛陀的一名亲近弟子带到斯里兰卡的。根据壁画上的传说，佛陀圆寂火化后，该弟子获得了这颗佛牙。壁画描绘了佛牙如何从印度被带到斯里

兰卡，又怎样在试图摧毁佛教的敌对者统治下安然幸存的。当这些敌对的统治者掌权时，僧侣们带着佛牙隐遁于世。因此即使统治者成功地摧毁了保存佛牙的寺庙，也未能毁掉这颗佛牙，因此它得以世代流传。

较友好的统治者上台后，僧侣们带着佛牙重新面世，到另一个城市重建寺庙。就这样，这颗佛牙辗转经历不同的地点，最后来到当前康提市的所在地。这就是壁画上描绘的传说。

导游表示怀疑佛牙的真实性。它是否真在敌对统治者的蹂躏下安然幸存，是否真是原来的佛牙，一直存有疑问。然而人们相信它是真的，成千上万的人涌向此地。

我参观的那天并非周末，但却人潮拥挤。导游随后带我观赏寺庙的内殿。内殿供奉着那颗神圣佛牙，被保存在锁着的金桶内。只有住持才能进入这个内殿清洁房间。金桶的锁要用三把钥匙才能打开。一把钥匙在住持那里，第二把钥匙在寺庙信托的首席受托人那里，第三把钥匙在信托主席那里。每年只打开一次金桶，取出被罩在金匣里的佛牙。在康提市的盛大庆祝活动中，由一头大象驮着这颗佛牙，巡游全城。

在这个吉日，大量民众涌到康提市，加入巡游队伍。实际上在这座主寺旁边还建有一座庙，献给当年第一头运载佛牙的大象。大象死后，被制成标本，安置庙里，供相信其神圣的民众膜拜。内殿周围是外殿。只有寺庙的僧侣方可进入内殿举行日常祈祷。外面是第三层也是最外层的佛殿。朝圣者只被允许待在该区域，可从这里崇拜佛牙。基本可以说，三间佛殿是层层相套的三座庙。

看到这一切活动都围绕着神圣佛牙（甚至可能不是真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导游讲解完毕后，指着我颈间挂着的巴巴吊坠，问这是何人。我对他说：“他是我的灵性大师阿瓦塔美赫巴巴。”他接着指向同条项链挂着的另一个银吊坠，里面装着一缕巴巴头发，那是巴巴的至爱美婿亲手送给我的。他问我那是何物。我对他说明，里面装着我们视为的圣物：我的灵性大师的一缕头发。向他解释的过程中，我用手碰了一下吊坠。那一刻整个人像触电一般。想到这点令我十分感动：每天都

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膜拜一颗也许不是真的佛牙，而我颈间挂着的吊坠却装着主的头发。我何其幸运啊，竟拥有这般的好运，更不用说甚至有机会住在主生活过的地方，享受他亲近弟子的陪伴。

那一刻，我内心幸福满溢，离开寺庙后，一连数日都感受到巴巴的强大临在。

一种甚至挑战神的爱

以下是我最喜欢的巴巴语录之一：“我希望你在生活的激流中保持坚定不移。因为不管境况如何，都是出于我的创造。如果你以耐心和满足忍受命运，把它当作神意来接受，你是在爱神。”

这也是满德里成员，尤其埃瑞奇，最喜爱的主题。他对我们说：“为了把各种情境——好的、坏的、愉快的和烦扰的时刻都当作神意来接受，就必须看出祂在一切事物中。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开始想象祂在每个人中，因为确实是祂在对你做每件事。这样，总有一天你将觉知到，祂是你生活中的唯一者。别无其他。惟有祂存在，祂对你的一切经历负责。”

埃瑞奇说这话时的轻松语气，让我觉得，这对于他似乎是事实。这是他的实际体验。人们在埃瑞奇身上看到的，不为任何事情烦扰或激动的超然和平衡，只可能来自那种全然顺服的内在境界。他反复提醒这一个人应当为之奋斗的真正目标，激励着我朝该方向做出努力。多年来，我学着培养那种态度，从而凭靠巴巴的恩典，我能看出满德里的所作所为基本都是巴巴在做。我在他们身边开始体验到一种内在平衡感，这给予我内在喜悦，不管他们的行为多么严厉。

人们常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会问他们：“如果巴巴站在你面前，敲打你，你会有何感觉。你会生气吗？”大多数爱者从未见过巴巴或同他交往过，会答道：“不会。我的心会因此欢欣不已。”这就是当满德里毫无缘由地敲打我时我的感受。我的内心会欢欣不已，因为知道这是巴巴在做的。当然我会尽最大努力随时服从他们，尽己所能执行他们的指示。如果有人因没有服从他们而被敲打，则不是好事，这是我的看法。

尽管我在满德里身边能做到平衡，但涉及到其他人时，就准备为打扰我的哪怕最小问题死磕到底。如果我觉得它威胁到我的假我（其仍会纠结于情境的好与坏），那么我的旧好斗自我就会占上风。所以我更喜欢待在满德里身边，因为在他们身边，我一直意识到巴巴是各种情境的真正创造者。我常祈祷巴巴，帮助我将这种态度延伸到世间其余人，因为倘若我真能够在每个伤害、打击或骚扰我的人中看到巴巴的手，就不会把那种情境视为骚扰。实际上，我知道如果自己能在这样的情境中感受他的在，心中会感到欢欣不已。我很可能会达到那种不为任何事情所扰的平衡水平。要达到那种水平，我必须首先体验巴巴在每个人和每件事中。对我这样的人而言太难了，前方旅程还很漫长。尽管如此，我不断地实践，努力将它运用在最微小的生活情境中，大多数时候都失败了。偶尔有过短暂的成功片刻，不仅让我内心欢欣不已，还使我忘了强烈的身体痛苦。

就实践这种态度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帕瓦缇去找希瓦神，因为她目睹希瓦的一名爱者处境困难而深感不安。她向希瓦指出那人，对他说：“看看他。他一无所有，头无片瓦；风餐露宿，日乞一食。即使有时不得不做饭，也都是在火葬死者遗体的柴堆上做的。我不忍目睹他的困境。你怎能那样对待你的爱者？你得为他做点什么。看在我的份上，你必须做点什么。”

希瓦神看着这个爱者，对帕瓦缇说：“他是个独特的灵魂，一无所需。我的这位爱者享受着内在喜乐状态。即使你给他什么，他都不会要。对他来说，那都是负担。他把生活中的每一种情境都当作神意欣然接受。没有外部情境会扰乱其内在喜乐。他的爱甚至给神都带来挑战。”帕瓦缇听不进任何理由，坚持要希瓦做点什么，那时她才会满意。

为了取悦帕瓦缇，希瓦化身为乞丐，出现这名爱者跟前。爱者正在用乞讨来的面粉做恰帕提（印度面饼），在火葬柴堆上烤饼。希瓦就向这名爱者讨食物。爱者有的面粉只够做一只饼的，做好后，就马上把饼递给他。希瓦对他的举动很满意，便现出真形。

希瓦随后对他的爱者说：“你想要什么恩惠尽管提。我能让你当上国王，赐予你想要的任何财富。告诉我，你真正想要什么。”

爱者对主说：“我希望你让我独自待着。您想要把负担加在我的头上，那会妨碍我享受目前主亲自为我创造的状态。我时刻享受着主的在，接受他的意愿。你想要把不必要的负担加在我的头上，剥夺我的这种享受。请让我独自待着吧。”

希瓦回到帕瓦缇身边，她十分惊讶地目睹了整个事件。她仍下决心要为他做点什么，便决定亲自试试。她以神圣形体出现在爱者面前。赞扬他的爱之后，她坚持让爱者要点恩惠。甚至让爱者知道，倘若他拒绝接受恩惠，会招致她不悦。爱者听到此言，合掌对帕瓦缇说：“我求您不要打扰我与神的关系，我时刻享受着祂的在。圣母啊，请让我独自待着吧。”这使帕瓦缇非常生气，对他说：“你若不接受我的恩惠，我会给你下诅咒。你将变成牛，流浪一整年。”爱者拒绝要恩惠，帕瓦缇就把他变成一头牛。过了一年后，帕瓦缇又出现在这名爱者跟前，变成牛的他正在草地上吃草。

一看见她，爱者就说：“圣母啊，您为何又来打扰我？”帕瓦缇对他说：“你的一年期限已满，我想知道你过得如何。”爱者答复：“圣母啊，我过得很快乐，因为在目前状态，我对主临在的享受在各方面都增加了。处处都有草吃，所以我不必乞讨食物。也不用找隐蔽的地方解手。目前状态，我在哪儿都可以解手。主对我眷顾备至，让我的生活处处受益，真是神奇。”

这让帕瓦缇大怒，她给这名爱神者又下了一个诅咒。“愿你来年变成长颈鹿，让我们瞧瞧你还能否享受。”一年后，帕瓦缇又显现在他面前，爱者对她说：“圣母啊，这比以前好多了。之前在夏季，草会枯干，我很难找到食物，可在目前状态，因为我脖颈长，可以吃到树叶。这样我的心就完全自由地享受主的在。祂把我照顾得多好啊。”

帕瓦缇承认失败，将爱者恢复原形，并求他原谅。她接着对爱者说：“你果真一无所需，不过我对你有个要求。请不吝施恩。”爱者就问帕

瓦缇有何要求，她答道：“答应我，你来生做我的儿子吧。”爱者便答应她，正是这位爱者来生成为帕瓦缇的儿子卡尔提喀，其后来被尊为卡尔提喀神。

当帕瓦缇挫败而归，见到希瓦时，希瓦对她说：“我告诉过你。他的爱甚至给神带来挑战。”

灵性包括一切

巴巴爱者会给关系亲近的满德里成员写信，讲述其个人问题。大多数问题都是关于自身面临的关系问题或财务难题。不过有些巴巴爱者还写到性问题。尽管满德里对人们在世间可能面临的几乎每种问题都会提供建议，但他们在这方面毫无知识或经验。我觉得很奇怪，巴巴爱者居然会给满德里写信问此类问题，因为满德里过着纯洁隐居的生活，未接触过这种事情。尽管如此，满德里成员出于爱，会努力去了解该问题，以便复信指导爱者。他们从不回避任何问题或问询，不管涉及什么主题。

一次我和宝吉坐在一起，一名巴巴爱者写信讲述她的伴侣想要某种变态性行为，询问是否可以。尽管宝吉恰好是已婚满德里，却不懂是怎么回事。他转而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对宝吉解释那种行为时，观察到他一脸震惊的表情甚是有兴趣，他说：“天哪，他们那样做？”我点点头，他问我：“他们为何那么做？”我对他说：“我猜它会让体验更享受吧。”

宝吉显得愈发震惊。“可他们怎能享受那样的事？那肯定很痛苦，在我看来像锻炼。”宝吉忽然停下，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我对他说：“宝吉，如果你是理科生，大多数的性知识都在中学和大学里教过。其他方面，比如变态性行为，你会从朋友、书本、电影甚至电脑上知道。几乎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并知道这些。”

宝吉仍怀疑我是否恰当描述了整个情况，就找另几个居民询问它的意思。他的反应总是震惊于人们会做这样的事。他会点点头，评论道：“我无法理解他们怎会享受这种事。”

尽管满德里对这类事情相当天真，他们的内心真正纯洁，但却从不回避此类问题，会以非常机智的方式温柔地引导巴巴爱者，即使在此类事情上，也要最佳地遵循美赫巴巴的道路。他们经常会推荐该爱者阅读巴巴关于爱与性的语录，将之贯彻到生活中。一些居民觉得满德里应该发布一则通告，阻止巴巴爱者寄这种信。但满德里没有这么做。他们选择怀着爱和策略处理此事，就像巴巴那样，照顾着爱者的最微不足道问题。

有一回，我向一名在女满德里身边工作的女居民谈到这种情况。我想知道女满德里是否收到过这种信。该居民答复她们收到过，我惊讶地问她：“我无法理解巴巴爱者为何给她们写信讲这种事。这些爱者期望得到怎样的回复？满德里在这些问题上并无经验。”该居民同意我的看法，但还告诉我，女满德里会叫来一些关系亲近的女居民，请她们解释这些事情的意思。该居民还说到，玛妮怎样表达了对面临该问题的爱者的关爱。她对我讲：“玛妮会说，灵性包括一切。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向你表明一个人应当以怎样的正确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各种情形。不排除任何方面。灵性包括一切。”

腐败

过去有多次人们对信托提出腐败指控。当生活在世间的巴巴爱者，根据他们所认为的腐败行为提出这些指控时，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直接或间接地，都把矛头指向了宝吉，因为他是信托主席，最终要为信托（包括信托成员和居民）所做的一切负责。

人们经常让我根据报告的一些事件，就该问题发表看法。首先我们从宝吉讲起。我认为他是巴巴的圈子成员，至少大家得承认，他是巴巴的一名满德里，过去放弃其尊贵地位，跟随阿瓦塔过着蒙辱和艰辛的生活。放弃舒适富有的尊贵生活，过着一种被剥夺、饥饿、少眠和时常受羞辱的生活，是很少人能够承受的。这不是所有人命中要过的生活。只属于主所挑选的少数命定之人。宝吉就是其中一员。巴巴将其称作

他的约翰。

巴巴说过他的满德里成员不会制造新业相。他给他们罩上的未尼亚业相，完全不同于常人的业相。常人做事时，会制造束缚性业相，但对于满德里，其未尼亚业相由阿瓦塔亲自来平衡，因而他们做事时，只消耗业相不制造新业相。即使这些业相也都是按照巴巴的意愿安排的。正因如此，即使他不在肉身时，也继续通过他们做宇宙工作。所以人们怎么能对任何满德里提出指控呢？那不就等于说巴巴腐败，因为他给他们安排的。

我来分享一个埃瑞奇常在满德里大厅讲的故事，以说明这点。

有一次，巴巴讲了如下故事：有个男子犯下 99 起谋杀，内心深感懊悔，去找一位至师请教如何赎罪。大师建议他坐在某处，不断地念神名，无论发生什么都不离原地。此人一直这样生活多年。一天，有个骑马的士兵经过，看见此人坐在路上。他喝令此人让道。没有反应，因为此人入定了。这惹恼了士兵，就挥鞭打他。此人受扰出定后，旧杀手本能占了上风，便抓住士兵，杀了他。就在那一刻，他成道了。这是怎么回事？那名士兵带着一封给邻国国王的信函，要国王处死 100 名狱中囚犯。故此人在杀死第 100 人时，救了 100 人，从而业相得以平衡，获得成道。

即使像杀人这样的浊行为也能带来成道，令我百思不解。一次我对埃瑞奇提出该问题。我对他说：“杀人是最重浊的行为，会制造最具束缚性的业相，但在巴巴亲自对满德里分享的这个故事中，犯下最可憎罪行的人居然获得了成道。这怎么可能？”埃瑞奇答道：“通常情况下，常人的谋杀行为会给他带来可怕的束缚，然而当它是某人在服从至师的指示时所做的行为，则不会束缚此人。”

“正如上述故事中，完人能利用此事赐予成道，因为在该负面行为中存在着此人的救赎，其全部业相得以平衡。所以他获得成道。你自己不可能做到这种平衡。唯有至师能够为你这么做。所以你应当全心全意地臣服并服从完人。”

埃瑞奇总结道：“当你把一切臣服于巴巴，你完全成了他的，那时最可憎的浊行为都不会影响你，因为他利用它做宇宙工作，同时还用它来平衡该灵魂的业相，以赐予成道。”

另一回，玛妮在满德里大厅提起这个话题，被拍成影片。她说了如下的话。“不要评判那些跟随巴巴生活者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完全是他的。不要依据你们的世俗标准来评判他们。事情不是你们觉得的那样。正如巴巴的所作所为，不要试图去理解或测量。只要记住，他是他的，莫忘记这点。”埃瑞奇和玛妮的这些话，多年来帮助我专注于巴巴是谁，以及他多么珍重为他舍弃一切的圈子成员。

你从世俗意义上可以说，是的，巴巴区别对待圈子成员和世间其余人。圈子成员专属于他，而通过成为他的，他们完全得以自由。没有行为会束缚他们，因为巴巴亲自这么说过。这就是我对那些根据所见所闻对满德里提出各种指控的巴巴爱者必须说的话。除此之外，一点点尿怎可能污染海洋？用巴巴本人的话说：“我将满德里仅排在美嬉之后，然后是爱者，再后是世人。每天雷打不动，我按此顺序，祈求自己关照美嬉、满德里、爱者和世人。”

心病

如果腐败指控是针对在美拉巴德生活的个别巴巴爱者提出的，那么根据我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我必须承认：一些为信托工作的巴巴爱者的争议性做法招致了这些指控。在进一步讨论这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之前，我希望回顾从前，讲讲当年的那种条件，如何最终导致了此类在美拉巴德发生并涉及一些巴巴爱者的争议性情况。

巴巴离开肉身时，当满德里允许首批居民住在美拉巴德并帮忙做事时，对居民施加的条件是非常严格和艰苦的。为居民提供的宿舍就是一个简朴的房间，带有一张床、桌子和椅子。除此之外，居民们必须靠自己的经济来源应对一切。巴巴的妹妹玛妮对我们有言在先，我们应当把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会视为一种殊荣，而不应该仗着我们是提供无偿

服务的志愿者，而对信托提出任何要求。

她说得很明白，作为灵性受训者，我们直接向巴巴、向上帝负责，且依靠他满足一切需要。如果我们的钱用光了，如果我们生了大病，信托不会给我们提供经济援助。如果我们坚定地确信巴巴会照顾一切，并记得在灵性培训过程中发生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就能够在美拉巴德过巴巴希望我们过的生活。

总之，满德里希望我们体验他们伴随巴巴过的那种生活，以便我们能够实际体验到巴巴的临在，那种艰苦而淳朴的灵性生活。另外，在那个年代，信托的资金不充裕。来此居住的早期居民都是满怀热情和决心过那样的生活。现在几乎人人都记得，早年美拉巴德、信托大院和美拉扎德的氛围怎样充满了巴巴的临在，尤其在满德里成员人数众多的时期。在我看来，导致这种氛围变化的，不仅因为满德里人数的减少，还有我们自己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因为信托不可能资助我们，一些居民用光钱后，只好离开此地。少数人设法挣钱，几年后返回，其他人则一去不返。因这样的事发生多次，我猜测我们的不安全感进而增加。因此，我们努力在假期工作挣钱，以补充赖以生活的微薄积蓄。大多数人利用夏季的两三个月假期，设法赚些钱来补充收入。

一些居民靠着家人、朋友和慷慨爱者的支持，在美拉巴德维持生活。一些居民甚至尝试私下做些生意，对朝圣者提供某种服务或帮助，来补充收入。随着通货膨胀、成本上涨、暮年将至和未来无保障，在一些居民的头脑中，需要更多积蓄成为重心。很可能是从这里，争议性情况的苗头开始萌发。

我们对暮年有所保障的期望，使得一些居民的做法达到那种地步，甚至你可以说，其行为在那些生活在世间的人看来是有问题的。我不会评判任何人，不管他们牵涉到何种争议性情况，因为我知道，面对同样的情况和压力，我也可能会做出类似的甚至更糟的事。只是碰巧我很幸运，我的工作让我一直待在满德里身边，他们经常的敲打和引导使我

没有滑倒。

有一起在巴巴社区制造了争议的如下事件：

有个在美拉巴德生活的巴巴爱者，屡屡以各种方式帮助信托。他做的事情之一，是为信托的项目向巴巴爱者筹集资金。任何人若为信托工作直接向巴巴爱者筹资，一般来说必须将捐献的资金交给信托，并附带注明该资金是否要用于特定目的。若没有特别注明，资金通常就会被用于信托的日常运营。

这名巴巴爱者一开始遵守所有规定，但几年后，他和信托在一些政策上发生了争执。这令他生气，于是他决定不把筹集的资金交给信托。相反，他会把钱直接用在他视为巴巴工作的项目上。信托、宝吉或满德里都没办法让他明白事理。

随着时间推移，这名巴巴爱者开始输送一些资金，用于促进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说一己私利。（他向其筹集过资金的）那些巴巴爱者访问美拉巴德时，会向信托成员或宝吉提起此事，问他们是否收到资金、需不需要更多资金。我们由此方知，此人已经开始把钱用于信托工作以外的事业。

宝吉常把这名爱者叫到他的办公室，提醒他初期所做的工作很好，并鼓励他专注于巴巴，百分之百诚实地继续为巴巴工作。为此一个人必须保持警惕，留意自己的欲望，因为倘若他忘了自己在为巴巴工作，就会滑倒。宝吉温和地请求他，停止沉溺于这些活动，因为它会给信托制造争议，让人怀疑他为巴巴服务时是否正直。

尽管如此，这个巴巴爱者依旧我行我素。对他的投诉纷至沓来，有一次，一名信托成员报告一项重大的财务违规行为。该信托成员向宝吉施压，要求他采取某种严厉措施。宝吉对该消息感到不安，向信托成员保证，他会试着同这个巴巴爱者再谈一次，抱有一线希望此人会回心转意。当信托成员要求宝吉对这种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时，宝吉表示无助地说：“我能对这种人采取什么措施？要让巴巴采取这种措施。我的角色只是引导他们过真正服务的生活。”

宝吉停顿片刻，说：“何为腐败？它何以发生？是因为心中的欲望。这里有谁完全摆脱一切欲望吗？淫、贪、嗔、恨——这些是低级欲望。这些低级欲望的种子在每一颗心中。一个人必须时时警惕，提防种子长成大树，从而避免欲望滋长。如何做到这点？通过恒常念记巴巴，记着你在为他工作。不要仅仅因为你为信托做某种重要事务，就做出虚妄断言。当你认为你在做工作，你很了不起，当你开始这样说话‘你凭什么来指教我’或‘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时——这些都是增强假我的虚妄断言。相应地，你的心会被越来越多的低级欲望所腐化，当欲望变得强烈时，你就把它们付诸行动，制造更多的束缚业相，导致进一步的束缚行为。这就是世人看到并称为腐败的行为。其没有看到，心正由于陷入低级欲望而受苦。

“我怎能对这种人采取措施，我能采取什么行动？要让巴巴采取措施。唯有巴巴能够净化病态心灵中的这些低级欲望。我怎可能做到？这完全在巴巴手里，不在我手里。那是人能采取的真正措施。这就是我为何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全体工作者，他们应当保持警觉，随时记住自己在为他工作，并诚实行事。要恒常念记他，那样才能避免这些低级欲望滋长。念记将最终把它导向服务和取悦至爱的真渴望。

“在服务至爱中，一个人必须随时取悦至爱。这将制造与至爱结合的渴望，最终你将抵达目标。任何其他做法，比如开除工作者，都于事无益。即使我不得不开除某人，我该如何决定开除谁、不开除谁呢？这里有谁是没有欲望的吗？”宝吉以此结束。

听到宝吉的结束语“这里有谁是没有欲望的吗”，我感到头脑中的一大心理障碍被清除了。我一辈子都抱着是非对错的世俗观念，何为错误和腐败做法的观念。我的意识由世界及其标准所塑造；我以为满德里的意识同样如此，不明白为何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于社区的其余人。我未能领会他们的意识是由巴巴塑造的，因为他们只为他活着，与世界不相干。他们成为他的，在这样做时——分享他的意识。

我在几乎每一本巴巴书中都看到，巴巴评论他的满德里多么特别，

“他们在意识上与他为一，只是被罩着一层面纱”，却未能领会这句话的深度。现在我开始测量其深度，内心被满德里心灵的伟大广阔所震撼。还有谁能看出：腐败者有颗病态的心在受低级欲望的折磨，需要被治愈，而唯有巴巴能做到？埃瑞奇也会就该问题发表这样的评论，在我们眼里简直匪夷所思。他会说：“要比以前更爱他们——让他们利用你、剥削你。不要阻止他们。还要更爱他们，这样你是在爱他取悦他。”

这对于想要行道的人难乎其难。一思及那种磨难等待着试图行走此道的爱者，我的心不禁颤抖。满德里自如地做到了这点。许多生活在世间、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爱者会批评他们，诽谤他们的品格。尽管如此，他们继续爱所有人，保持超越毁誉的神一般平衡，一心专注于至爱的愉悦。

是的，我祈祷巴巴赋予我勇气，以便有一天我也能践行此道。只有脱离淫、贪、嗔、恨等低级欲望的人能行走此道。现在的我尚未准备好。现在我行走念记之道，这较为容易，将来有一天凭靠巴巴的恩典，我心中的所有欲望被完全清除时，我应该能够踏上通向至爱的终极旅程。现在我的心太软弱太狭小，对一个想要践行此道的人所面临的广阔无垠感到害怕。

一体性的力量

下面的故事是埃瑞奇还是学生时经历的一次奥秘体验。年少的他被基督的生平吸引，在学校听牧师讲基督生平故事时会流泪。他常有疑问，提出问题，牧师们却避免回答，告诉他只要接受《圣经》说法，莫提问。埃瑞奇还会参加本地的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深受吸引。

在传道会斯瓦米们的一次演讲中，一名斯瓦米强调了造物界中所有事物和生命的一体性。该斯瓦米声明，如果一个人体验到与一切受造物合一，世界上就没有东西能伤害这样的人。无论人类、野兽还是大自然，都不会伤害这样的人。斯瓦米的这番话给埃瑞奇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他确信这些言语中的真理。

演讲结束后，埃瑞奇正要离开传道会骑车回家，天开始下大雨。此时埃瑞奇产生这个想法：如果他的内心生发与雨水的一体感，就不会淋湿。心怀这种确信，他骑车回家。埃瑞奇进屋时，母亲盖麦见他未戴雨衣冒着大雨回家，感到担忧。她责备埃瑞奇说：“你为啥不带雨衣？你一定浑身湿透了。赶紧换衣服，不然会生病。”埃瑞奇应道：“别担心，妈妈，我没湿。”盖麦不信，对他说：“你刚从倾盆大雨中回家，自行车全湿了。你怎可能是干的？”说完，她走过去，检查摸摸埃瑞奇的衣服。这时惊讶地发现，他的衣服居然是干的。

早年间埃瑞奇会在满德里大厅讲述此事，并总结道：“这就是一体性的力量。如果你的内心能生发对任何人哪怕瞬间的一体感，不管那人是多大的死敌，一夜之间他将成为你的朋友。阿瓦塔和至师们体验与整个造物界为一，因此造物界中的众生都会受他们吸引。事情就是这样。”

当我对巴巴爱者分享这个故事时，他们会问我：“倘若造物界中的众生，不管正面还是负面的，都受阿瓦塔吸引，那他每次降临期间为什么面临那么多的反对？”该问题让我想起化工厂战役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我曾去会见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CPCB）的联合秘书。CPCB 根据调查结果已经建议关闭该工厂，我过去收集那份报告。尽管 CPCB 已建议邦政府关闭该工厂，但邦政府拒绝这么做。通过调取这份建议的副本，我们将能证明邦政府在包庇该工厂，藉以加强我们案子的证据。这名联合秘书很有同情心，乐于助人。他把那份重要文件的副本递给我，对我说：“你说阿瓦塔美赫巴巴是神。我们收到世界各地巴巴爱者寄来的，成千上万封投诉这家化工厂的来信。如果巴巴真是神，能吸引成千上万颗心归向他，他为啥不能赢取那个居住隔壁的化工厂厂主的心灵？神只要在他心灵中播下一个简单的神启念头，就会赢取他，让事情变得轻而易举。你的美赫巴巴为何不能那样做？大家经历的那么多艰辛本可以避免的。你有答案可以澄清我的疑问吗？”

此人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于是我对他说：“当然可以，但首先你

必须澄清我的一个疑问。主罗摩和奎师那都被各地印度教徒当作阿瓦塔膜拜。主罗摩，如果他是神，为什么不用一个神启念头赢取拉瓦纳的心灵？他为啥不能说服拉瓦纳归还他的被劫持妻子悉塔？作为神他本可以那样做的。何必让他的追随者经历残酷的战争，令许多人丧命？”

“此外，让我们来谈谈主奎师那。他甚至去向俱卢族军队的杜尤旦求情，只要将五个村庄交给潘达瓦兄弟，就可避免战争。尽管他是神，却无法说服杜尤旦那么做，在后来爆发的战争中，双方都全军覆没。这一切有何必要？施过大量奇迹的奎师那，为何不再施一个奇迹阻止战争爆发（这是他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

联合秘书大笑道：“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这仍未澄清我的疑问。”我对他解释，有很多人曾向美赫巴巴的满德里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如下回答。

“在阿瓦塔降临期间，光明力量和反面黑暗力量都在神圣戏剧的形式中发挥作用，而剧作家正是阿瓦塔本人。一个又一个时代，阿瓦塔会玩他的神圣游戏。可称之为神圣里拉，他亲自通过采用人身成为游戏中的演员。他像凡人那样扮演他的角色，而不利用他的神圣能力或极乐。他承受着我们作为凡人承受的每种境况，面对着我们作为人类面临的每种逆境，在克服逆境的过程中，他向人类展示了应对这些情况的正确方式。他在降临期间留下了人们称为的‘足迹’，供后世的人类追随。追随这些足迹的真诚坚定求道者，最终将抵达生命的目标。这只是他通过该神圣游戏所完成工作的一个方面。

“他工作的另一方面关系到他的亲密圈子成员，他们对他始终不渝、同甘共苦，随时准备将生命献给他。他通过让他们经历那些逆境和反对，承受极大的艰辛、历练与磨难，从而考验他们对他的信心。那些做到抓紧他的弟子通过了这场考验，不仅获得他的陪伴之回报，还得到他赐予圈子的终极神性礼物。根本而言，阿瓦塔通过该神圣戏剧，为他的圈子成员提供了服务他的机会，作为回报，他们承担责任并赐予他们成道。

“他神圣工作的又一个方面则涉及他的爱者，他们在世间生活并跟随他，但不属于圈子成员。由于阿瓦塔已经引发对自身的反对，世界各地的爱者面临着无数的艰辛以及在那些未能认出阿瓦塔神性的无知者手中受到的迫害。这些爱者的信心也会受到历练和磨难的考验，其中藉着抓紧他直到最终而通过考验的人，灵性上会获得进步。

“他工作的最后方面则涉及对整个宇宙的工作。通过将圈子成员置于各种艰难情形中，他实际上是对世人的意识做工作，以加快他们的灵性进步。尽管他看似在本地开展某项行动，然而其结果却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

为帮助他理解这点，我对他解释，巴巴怎样通过对美拉巴德、美拉扎德和信托大院所代表的这个模型工作，能够戏剧性地改变世界舞台上的局势。他在美拉巴德、美拉扎德和信托大院本地做的工作是微观的。在世界各地感受到的结果则是宏观的。我给他举例说，当我们开始与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厂作斗争时，一股巨大的环保运动浪潮席卷了全世界，包括印度。令人惊讶的是，第一次印度各邦关闭了成千上万家污染工厂。在前线领导这场环保运动的最著名律师，恰巧就是在最高法院代理我们案子的辩护律师。这是神每次来玩的神圣游戏。当他在我们中间时，人们反对他。当他离开后，他们开始膜拜他，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又期待他的降临或者说期盼他的归来。这就是主每次玩神圣游戏的方式。

这名联合秘书心怀感恩地看着我，说道：“你回去后，代我向你的阿瓦塔美赫巴巴致敬。我发自内心向他顶礼。”

恺梯对埃瑞奇生气

满德里身边的气氛并非总是那么紧张。他们身边普遍存在的机智幽默，让气氛变得轻松，使灵性训练不那么严苛难忍。接下来的系列故事，将呈现不仅在满德里成员中间，而且在满德里和居民之间普遍存在的机智幽默。

在美拉扎德生活期间，我注意到埃瑞奇会逗弄恺娣·伊朗尼。倘若埃瑞奇坐在走廊上无事可做，而恺娣碰巧在去诊所的途中（她常去那边工作），他会让恺娣从这里经过。当恺娣走在半路上，他会叫唤她让她折返，因为他有要事相问。恺娣无奈之下，会抱怨着转身走来，因为她知道埃瑞奇常捉弄她，这下又要搞恶作剧。

埃瑞奇会压低嗓门，对坐在他周围的我们轻声说：“瞧恺娣。她不是在走路，是摇摆过来的。”恺娣是大块头，又有膝关节炎，走路时左右摇晃，确实看着摇摇摆摆的。她会走近埃瑞奇，一脸愠怒地说：“快点。告诉我什么事？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整天光坐这儿啥都不做，只管听迪瓦娜给你读故事。我没有助手，事事都得靠自己做。所以赶紧告诉我吧。我没功夫陪你玩恶作剧。”

埃瑞奇随后会问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比如“恺娣你的健康如何？我想知道这个。”恺娣会恼火地说：“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重要工作？你无所事事，就以为大家像你一样。”说完，她会气呼呼地离去，走向美拉扎德诊所。

有一回，他逗弄过恺娣，恺娣离去后，埃瑞奇对我说：“恺娣像我的玩具。我跟她开玩笑，以此消磨时间。她死后我怎么办？我会感到寂寞的。我该怎么消磨时间？”除了白天以这种方式逗弄恺娣，到了晚餐时间，她和佣人一道把晚餐送到男子这边时，大家也会有意逗逗恺娣，评论一番她做的饭菜。

我发现恺娣做的饭菜很可口，但埃瑞奇、美赫文、阿娄巴和法鲁会说些反话，作弄她。保纳图是唯一不予置评者。埃瑞奇的典型说辞是：“鲁斯特姆，我们有这些可口饭菜都是因为你在这儿。不然我们的食物很难吃。所以请不要离我们而去。”

恺娣会生气地说：“是，我不懂怎么做饭。我这人很差劲。你们一年到头都这么说。”阿娄巴也会参与说：“别让鲁斯特姆走。让他一年到头住在这儿，这样恺娣会给我们美食吃。”埃瑞奇会参与说：“她会做美食，却自己吃个精光。她只给我们前一天吃剩或走味的食物。我

们吃不到新鲜食物，全被她吃光了。”

倘若恺娣被激怒，说些气话，餐桌前的埃瑞奇等人会继续找她的茬，直到她气恼地离去。就这样，大家会拿她开玩笑。经过紧张的一整天，很欣慰看到这样的互动，让气氛变得轻松。

话说有一天，迪瓦娜得了痢疾。晚餐时，恺娣向埃瑞奇问起迪瓦娜的健康状况。埃瑞奇趁机逗恺娣说：“早餐你给她吃了啥？她吃完就不舒服。你为啥给她走味的食物？要是她死了怎么办？我怎么做工作？她对我很宝贵，就像我的手和眼睛。没了她我怎么工作？”

埃瑞奇说这番话时，恺娣十分生气，朝他吼道：“是，现在你怪我。她肯定是头晚在信托大院吃了什么东西才得病的。现在你指责我毒害她。”埃瑞奇就这个敏感话题继续逗她，恺娣气坏了，对埃瑞奇说：“你对我说这么难听的话，今后我不跟你说话了。”说完，她气冲冲地走了。

恺娣一定在女子那边讲了此事，因为次日早晨，我们沿着美拉扎德入口道路散步时，恰好撞见埃瑞奇的妹妹玛奴。她问埃瑞奇：“你对恺娣说了啥，让她生那么大的气，她整天都在讲这事儿。看到她的时候向她道歉吧，不然她说她不跟你说话了。”埃瑞奇听此大笑，对玛奴说：

“不，不。随它去吧。让她心烦生气。我们喜欢看到她那样。我们非常享受。况且这对她有益，促进她血液循环。”说完，埃瑞奇走向美拉扎德。

当晚，恺娣送来晚餐时，从埃瑞奇身边走过，他坐在走廊蓝车旁的休闲椅上。埃瑞奇对恺娣打招呼“捷巴巴”，并问她感觉如何。恺娣没有应他，继续走。埃瑞奇问了第二遍，恺娣还是没回应。埃瑞奇很温柔地恳求恺娣：“请跟我说话吧。你还在为那事儿生我的气？请原谅我。跟我说两句。”恺娣依然未回应，埃瑞奇就站起，告诉佣人：“卡希纳施，把我的饭菜拿走。恺娣不跟我说话，我就不吃饭了。”说完，埃瑞奇就起身朝他房间走去。

从房间另一头传来恺娣的洪亮声音：“是，你别吃饭了。然后你要是死了，全世界都会怪罪到我头上。这就是你想做的。找我麻烦。”埃瑞奇绽放笑容，对恺娣说：“谢谢你恺娣跟我说话。现在我要吃饭了。”

埃瑞奇重新坐到餐桌旁，食物尚未盛到他盘子上，他就对恺娣说：“今晚的饭菜很可口。”恺娣对他说：“别想奉承我。你还没尝过饭菜呢。”埃瑞奇说：“但我可以闻到，知道它特别可口。”恺娣对他说：“我希望你每天都记得这点。”随即走开。

这就是满德里。他们的心灵如孩子一般，对彼此的爱亦是如此，在他们充满机智幽默的日常互动中经常能看到这点。

清晰视力

蔻诗德的英语很差，往往当她说活时，连我都很难明白她在说什么。我常想西方人怎么听得懂她说的话。一次，几个西方人在她身边，其中一人对蔻诗德分享了一则有趣的笑话。笑话讲完后，大家大笑起来。蔻诗德也一起放声大笑。西方人走后，蔻诗德转向我说：“你能用古吉拉特语对我解释一下笑话吗？我不明白它的意思。”我就用古吉拉特语对她讲了那个笑话，讲完后，她再次开怀大笑。

我突然想到，就问她：“蔻诗德，朝圣者给你讲笑话时，你笑得那么开怀；你为什么笑？”蔻诗德对我说：“他们的笑声太好玩了，这就是我笑的原因。整群人爆发笑声时，每个人笑的不同方式让我笑了，因为我发现这很好玩，但我没理解笑话。现在我理解了笑话，因此又大笑一番。就这样，我得以享受两遍笑话。”蔻诗德这么说时，我不禁笑了。她像孩子般纯洁天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她有资格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巴巴的满德里，还是美娣最好的朋友。

蔻诗德深爱她的养子苏达姆和儿媳阿霞。她会把阿霞叫做萨库（Saku），这是印度一位著名圣人的名字，因其对神的爱而闻名。爱开玩笑的蔻诗德常常逗弄阿霞，看到她们俩的互动很有意思。我想到的一个幽默故事，是临近她生命最后的日子发生的事。因蔻诗德已经失明，我到她房间的纱门前，会说一声是我，再进去，因为她能通过声音认出我。

去世前几个月，一次我走进她房间，蔻诗德对我说：“我的视力

突然变得很清晰，现在样样东西都能看见。”此乃喜讯，我很高兴获悉，并让她知道这点。站在房间另一头的阿霞听到她的话，就转向她说：“你啥都看不见，干嘛这么说？”蔻诗德责备她道：“你保持安静。我在对鲁斯特姆说话，不是对你说。我没告诉你，但就在今天我的视力改善了，我现在刚想到跟大家分享消息。”

阿霞提醒蔻诗德，就在几分钟前，她还找不到其座位旁桌子上的那杯水。听此蔻诗德说，视力改善是发生在那之后。两人争辩了几分钟，之后阿霞对蔻诗德说：“你要是视力改善了，看得清楚，那告诉我鲁斯特姆坐在房间哪里。”因为蔻诗德将脸转向了对面，同另一边的阿霞说话，故稍感迷失方向。她忘了我坐在对面，就朝阿霞的方向抬起手，指着那边。

阿霞对她说：“鲁斯特姆不是坐那儿。”蔻诗德就斥责阿霞说：“你为啥不保持安静？我还没结束呢。我做事慢，刚抬起手，你就开口了。”说着，蔻诗德挥手划个圆弧，越过一半房间，停下。遗憾的是她尚未划到我这边房间。蔻诗德停下时，阿霞说：“他也不是坐那儿。”蔻诗德又斥责阿霞说：“你为啥不只是保持安静，耐心一些。我知道鲁斯特姆坐在哪里。我是因为手抽筋才停下的。”

接着蔻诗德挥手作弧线运动，划过另一半房间，最后总算大致指着我所坐位置的方向，尽管手指仍未指向我。她这么做时，我们不禁笑了。看到这里，阿霞说：“蔻诗德你的手挥过了整个房间。”蔻诗德笑着说：“既然他坐在房间另一头，我还能怎么办呢？”蔻诗德就是这样，很像孩子。

我不知道那天早晨她指的是看见什么，但此后连续数日，她每天上午都会告诉我，巴巴和美婍怎样天天来看望她，她常同他们一起散步。我问她看见的是不是梦，她说：“不是，他们真的来了。”我第二次问她看见的他们是不是异象，她责备我道：“你聋了吗？那不是梦或异象。我告诉你，他们来看望我了，他们邀请我时，我常同他们一起散步。”

蔻诗德去世后，就在火葬堆点燃之前，人们惊奇地看到她脸上的

表情。她满脸放光，唇带微笑。我很清楚，她正同至爱巴巴和童年好友美婼一起散步。这曾是她清晰看见的异象，现在则亲临其中。

阿娄巴打断演出

一名长期访问美拉巴德的西方朝圣者，常于周日在美拉扎德，为满德里表演幽默的小品短剧。她观察各个满德里的特质后，决定表演关于他们及其助手的幽默小品。她演了埃瑞奇的小品，接着又演了宝吉及其助手。她会扮成满德里成员，模仿其手势，对助手说话的样子。主题则滑稽好笑。她经常找我还有宝吉的另几个助手核实，我们观察到的宝吉的各种特征。然后她模仿宝吉，尽量突出那些特点。接下来她决定演阿娄巴的小品。

阿娄巴会每月一次造访美拉巴德，在美赫朝圣者中心（MPC）宿夜。次日早晨，他会在阿提时间拜访巴巴三摩地，在美拉巴德度过一些时光后，返回美拉扎德。阿娄巴是极为特别的满德里，性格很像孩子。在美拉巴德，每天早晚 7 点举行阿提。MPC 供应早茶时间是 6 点。不过一些朝圣者只闲待在 MPC，不参加晨间阿提，很可能打算日间迟些前往，在三摩地私自度过一些时光。

临近 6 点 45 分，MPC 会响起警铃声，提示朝圣者阿提时间快到了。倘若阿娄巴注意到朝圣者拖延着不去参加晨间阿提，会催促他们。他甚至会在 MPC 各处昭告大家，鼓励朝圣者们去参加晨间阿提，提醒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因此这名西方朝圣者决定演阿娄巴的小品时，选择突出这个故事情节，夸张整个场面，使之显得滑稽好笑。

当小品在美拉扎德为满德里上演时，阿娄巴也坐着观看。扮成阿娄巴的朝圣者，进入满德里大厅，模仿阿娄巴催促朝圣者的情形。她演得惟妙惟肖。接下来表演他来到 MPC 的不同侧翼昭告大家说：“在睡觉的全体朝圣者，应当立刻起床，前往巴巴三摩地参加阿提。即使病人、临终者或死者，都应当立刻起床前往三摩地。”

她模仿阿娄巴的样子非常滑稽，所有人包括满德里成员都不禁大

笑，只有阿娄巴没笑。阿娄巴快速站起，走到满德里大厅中央，打断演出说：“等一下，等一下。这不是我说的话。”他站着面对在座的满德里和朝圣者。看着巴巴的妹妹玛妮，阿娄巴说：“让我解释一下实情。早茶后，朝圣者们坐着闲谈，忘了是时候去做巴巴阿提了，没有作出努力去那里。我无法容忍。于是我昭告大家，提醒他们应当认真看待此事。还有，小品中的台词不对。我昭告大家时，是说那些生病者或就医者应当继续睡觉，其他人则应当前往三摩地。这才是我说的话。”整个场面滑稽至极，满德里和朝圣者们都哈哈大笑。

可以想象，两个阿娄巴站在满德里大厅中央，一者打断另一者，否认刚才说的台词以表明其观点，而演出尚未结束。当阿娄巴走开入座后，那个演阿娄巴的西方朝圣者对观众说：“你们刚才看到的场面也是戏中一部分。我们培训阿娄巴这样演的。”

大家再次爆发大笑。玛妮也评论，这是她所看过最滑稽的短剧，巴巴一定会喜欢的作品。演剧期间自然自发的粗心出错，会让巴巴畅怀大笑。那名西方朝圣者随后请大家允许她演完余下的剧情，接着模仿起阿娄巴的其他特征，比如站在一个朝圣者背后，用大声的“喵”叫惊吓朝圣者（比猫叫得还好）。她最后演的是，阿娄巴总是颈间戴着哨子，吹着哨子说：“上巴士啦。离开时间到了。”

从上述事件显而易见，阿娄巴的行事方式很像孩子。倘若阿娄巴说什么话，而你并不同意，阿娄巴会像孩子般，没完没了地跟你辩论，要是你还是不同意，他会像孩子般发脾气让你闭嘴。

目睹如此伟大的灵性人物拥有这种孩子般品质，真是惊人的对比。他们会像孩子般抱怨，像孩子般辩论，像孩子般在小事中表达喜悦。

阿娄巴的孩子般风格

阿娄巴的孩子般风格一直是我们娱乐的源泉。他总对伊朗赞不绝口，主要因为他是伊朗裔。每当阿娄巴看到一批伊朗朝圣者，就会特别开心，同他们度过大部分时间。这让他有机会用波斯语和同胞们一块儿

谈论伊朗的荣耀。午饭时间，阿娄巴常常给我们讲一些他从收音机听到的有关伊朗伟大的新闻。他不谈论巴巴时，就会谈论伊朗的荣耀。

我们在满德里大厅主廊对面，两个房间小走廊上的餐桌前吃午饭。阿娄巴通常会过来，开始夸赞伊朗文化的某些属性。他说：“你们知道97%的伊朗人会做如此这般的事吗？”保·纳图和美赫文会表示惊讶说：“真的吗，阿娄巴，你怎么知道？”阿娄巴那时会自豪地宣布，他不是从收音机听到就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

保·纳图有意逗弄他，接着说：“我记得听过这类新闻，但没有给出比例。你怎么能说是97%呢？有可能是96%或98%。”阿娄巴就气恼地对保·纳图说：“保拉吉你闭嘴。我若说97%，那就是97%，不会多半个点或少半个点。正好是97%。”美赫文听到此言，会加入说：“可是阿娄巴，你怎么计算这个比例的？”阿娄巴答道：“我体内有台电脑，计算后告诉我的。”美赫文随后又说：“但你的电脑可能出错。有时电脑会出故障。”

法鲁也会加入，发表评论支持美赫文。阿娄巴回应他们：“我从电脑算出结果后，跟巴巴核实对不对。当巴巴告诉我它是对的，我才宣布它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对的。”每当阿娄巴讲到某种比例，保·纳图、美赫文和法鲁就会这样逗弄他。他常常是用餐者的靶子。

下面还有一件事表明阿娄巴的孩子般态度。阿娄巴受巴巴爱者邀请赴西方，访问不同的中心发表谈话。他有做预言的习惯，大多围绕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开始。多年来，他来回在多个场合预言并给出日期，而世界依旧毫发无损。阿娄巴接着会预言另一个日期。他会根据看见的梦境进行预言。当他讲述梦境时，令我们多数人百思不解，他是如何以某种方式解读并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的。

因此当阿娄巴准备出访西方时，一次玛妮把他叫去，同他私下谈话。玛妮对他温和地解释，在他的西方之行期间，会有很多新面孔，所以他应当专注于谈巴巴，而不是做预言。玛妮对他解释说，很多西方人不想知道未来的世界大事。他们想要知道的是关于巴巴的爱。玛妮试图

让阿娄巴作出承诺：他将会只谈巴巴。阿娄巴勉为其难地同意了遵从玛妮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3点，我们照常喝茶聊天时，阿娄巴对我们讲述了他和玛妮之间的全部对话，并补充说：“跟玛妮谈话后，因为对我施加限制，我开始感到烦躁。于是我决定问巴巴。我取两张纸条。在一张上面写‘是’，另一张上面写‘不’。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我将纸条带到满德里大厅，放在巴巴（相片）前面，对他说：如果您希望我畅所欲言，就让答案为‘是’，但如果您希望我管住嘴，就让答案为‘不’。我随后打开纸条，读巴巴给我的指示。”阿娄巴接着朝空中高举双手，说：“捷巴巴，巴巴叫我畅所欲言。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说完，阿娄巴发出公鸡啼鸣声，随后又喵喵地叫，来表达他的孩子般快乐。

阿娄巴的风格往往使朝圣者感到费解。他经常会找朝圣者，给他们掐算过去预测未来。当朝圣者就某个问题求助他时，他有时当即给予建议，但多数情况下会把“是”或“不”的纸条放在巴巴的相片前抓阄。极少数情况下，他会用《哈菲兹诗集》占卜。这让很多结识他的人摸不着头脑，不过巴巴说过这番话表明阿娄巴的伟大：“他的爱吓人！”，并把他的渴望喻为“想要吞噬火焰的飞蛾”。

宝吉心情轻松时

宝吉未处于火爆情绪时，会经常跟我们开玩笑，借此消磨时间。他常说：“这就是我们在巴巴身边常做的事。这对我们来说特别有趣，可以消磨时光，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方式。当我们不忙于旅行或达善活动时，我们伴随巴巴的生活就是如此。”早年尚无有线电视、录像、电脑或手机，妙语和幽默成为居民们的主要娱乐来源，尤其满德里也参与其中时。

宝吉常捉弄我，因为他知道我会设法用幽默智胜他，这是他所喜欢的。下面是我想同读者分享的这样一起事件。

有一次，一名朝圣者在跟宝吉谈些个人问题，我恰好在旁边。不仅信托工作人员和居民会找宝吉谈论其个人和工作上的问题，朝圣者也

会找他谈。不管多忙，宝吉从不拒绝任何人。我们往往要在他身边一直坐上数小时，他才有空同我们讨论信托工作。这名朝圣者年轻又貌美。她跟宝吉就个人问题谈了很久。宝吉给她一些有用的建议，她便离去。

她走后，宝吉看着我说：“很好的女孩。她是个很好的女孩。我喜欢她。”我静静地点头。按他的习惯，宝吉重复说了第二遍。因为他看着我，我再次点头。他带着顽皮的眼神，问我：“你觉得她很不错？”我对他说：“既然你这么说，那她一定很不错。”宝吉提出另一个问题：“你喜欢她？”因为宝吉心情甚佳，想跟我开玩笑，我就将计就计，说：“是的宝吉，我喜欢她。”

宝吉突然佯装生气，批评我：“你这无赖，你初到此地生活时怎么说的？还记得吗？你说过你不会结婚，会一心一意服务巴巴。所以我们给你这个机会，现在你却告诉我，你喜欢这个女孩。”我很随意地对宝吉说：“宝吉，我喜欢所有女孩，但不代表我要娶她们所有人。”宝吉笑着说：“哦，我明白了。”随后话锋一转，对我说：“我喜欢你，因为你诚实。”他指着另一个居民，评论：“这人总是跟女孩说话。我常发现他盯着漂亮女孩，可我一对他指出这点，他就否认。这是不诚实。人人都有弱点。否认并掩盖弱点是不诚实。”

另一回，宝吉试图就同个话题跟我开玩笑。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宝吉常常密切留意着年轻居民，以帮助他们保持专注于巴巴，避免被其他事物吸引。其他满德里成员也这么做。这件事发生在信托大院刚装上有有线电视的时候。晚间宝吉常会早早休息，观看有线电视上他喜欢的节目。我有工作时，不管夜间多晚，都会去他的住处通报他。如果他在看电视，会叫我坐下，和他一起看节目。节目播完后，我赶快向他简要报告工作，随即离开。

有一次，电视节目上有宝吉喜欢的一名女演员，宝吉看得很投入，并叫我坐下。女演员叫玛杜丽·迪克西特，是一名超级明星。她不仅是优秀的演员和舞者，而且以天真无邪的美和孩子般的迷人微笑赢得所有印度人的心。宝吉很开心地观看，节目播完后，他转向我说：“她很漂

亮，我喜欢她。”接着问我：“你喜欢她吗？”我知道宝吉又要开玩笑，于是说：“是的宝吉，她很漂亮。”接着宝吉问我：“你会娶她吗？”我说：“是的宝吉，我会很高兴娶她。”我的回答让宝吉惊讶，他说：“你这无赖。你说过你永不结婚的。还记得吗？”我答道：“是的宝吉，我记得。”他看着更惊讶了，问我：“那你为何说要娶她？”

我对他说：“宝吉，她是超级明星。她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即使她知道，她有无数更好的对象可供选择，何必嫁给我这样的人呢。因为我知道这不可能发生，所以才说会娶她。”宝吉大笑道：“哦，明白了。”他随后又说：“但要是她同意嫁给你呢？你会娶她吗？”我对他说：“她都不了解我，怎么可能同意嫁给我？”宝吉说：“你可以给她写封情书。那样她就会了解你。如果之后她同意，你会娶她吗？”我了解宝吉，知道他会穷追不舍，于是为了截断他，我对他说：“要是她同意嫁给我，那我一定会食言娶她。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得到这位最漂亮的超级明星抛来的绣球，所以我会食言。”宝吉只是笑笑，我赶快离开。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但是我错了。

次日，宝吉在工作之余，转向我说：“你写信了？”我不知他在说什么，就问他：“什么信？”宝吉说：“给玛杜丽·迪克西特的信啊，我叫你写的情书。”我心里寻思着，我有这么多工作要做，现在宝吉又给我添加负担，让我给一名超级明星写情书。我问他：“你真想要我写那样的信？”他说：“是，你得写信给她。之后要是她喜欢你，你就可以跟她结婚。”我答应照做。希望他会忘记此事，我并没有动笔，不料宝吉天天对我唠叨此事，我遂决定让他不再烦扰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写信。

那些日子，我三天两头向政府官员写投诉信，反映那家化工厂造成的污染问题，写信方面得心应手，因此再写一封信只是几分钟的事儿。至少这是我的想法。于是我坐下来，向一名印度最受追捧的女子、根本不知晓我存在的超级明星写情书。我的大脑忽然一片空白，不知如何下笔。你怎么给一个你不认识对方、而对方也不认识你的人写情书

呢。我呆如木鸡，根本不知如何下笔。我最终放弃了，但带着那张写有这位巨星名字的空白信纸，以防宝吉又要刺激我写信。我曾设法智胜宝吉，却反而陷入困境，使他用一件傻气透顶的事情来骚扰我。好吧，我甘拜下风。

我下回走进办公室时，带着这封情书以证明我做了尝试。我会因某项工作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谈完工作，会尽快离开，但一如往常宝吉会逮住我，询问情书进展。所以下回宝吉问我情书的事，我就拿出空白信纸给他看，并告诉他，我不知道该给一个不认识我的陌生人写些什么。宝吉说：“可你为什么写不了？这很简单。你给政府官员写信得心应手，为什么就写不了这封信？”宝吉继续不停地刺我，说我能熟练地给政府官员写信，却连一封简单的情书都不会写。

他通过幽默在对我的骄傲工作。我意识到，我为自己能熟练地给政府官员写信而感到骄傲，因为这被许多人视为长处。宝吉作为巴巴的工具，很可能察觉到这点，正让我看到自己在这个引以为傲的领域的无能。最后，宝吉说：“好吧，我会帮助你。你记下我给你要点。”宝吉接着授述了几行优美流畅的诗，富于诗意地表达了爱，让我不由敬畏地聆听。我不记得确切的原文，但大致意思是：“您的飘逸长发让我想起流云。您的美丽眼眸如海洋般深邃。尘世繁花在您美丽的唇前黯然失色，您的芬芳让我充盈着天堂般体验。”

宝吉停下时，我正听得恍兮惚兮。我只能对他说：“哇！读到这样的情书，谁都会怦然心动的。我都不知道你会写情书。你从哪儿学会写这样的情书的？你爱上过什么人吗？”听到如此优美的诗句从一个整天只会批评敲打我们的人嘴里道出，我尚未从震惊中缓过神。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我提出这个愚蠢的问题：“你爱上过什么人吗？”

宝吉微微一笑，答道：“是，我爱上过，还为对方创作了很多爱歌。大家都知晓此事，我也告诉你那是谁吧。那就是我的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对，我完全忘了，这些在我们看来富有人性、被称为满德里的灵魂，拥有在神爱火焰中燃烧并渴望合一的心灵。

在此之后，宝吉从未再问起信的事，故我实际上最终没有寄信。看来巴巴利用整个事件来阐明问题。一旦我明白其中要点，骚扰就自动停止。

多年后，当我认识到满德里有能力读懂人心、洞察其真实意图时，我突然想到，这么多年来，当我和宝吉玩捉迷藏游戏，运用机智幽默避开他的敲打时，他肯定一直知道我的做法，却没有向我揭穿这点。好像他明知我在做什么，却允许我蒙混过关。于是有一天趁宝吉较为空闲，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与他对证，问他是否一直知道我在玩的把戏和这样做的原因。宝吉笑着对我说：“是的，我一直知道。”

我并不惊讶，进一步问他。“那你为何让我蒙混过关？你本可以把我逼到墙角敲打我的，你却让我逃脱了。”宝吉依然笑着，答道：“因为我喜欢你的做法。这就是我们在巴巴身边为缓解紧张气氛的做法。这样让跟随他的生活可以忍受。你在做同样的事，而且做得很自然。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你并没有像其他一些人那样离开满德里，并开始在背后批评他们。你抓紧巴巴，继续跟满德里一起工作，并运用机智幽默来避开一路面临的骚扰和障碍。这是我最为欣赏的，你不管受到怎样的骚扰，却依然爱满德里，继续跟他们一起工作。”

奶牛与驴子

1992年，我首次前往德里，为化工厂之战会见那里的政府官员。因为我以前从未去过德里，高荷医生要我联系一位老巴巴爱者克基·德赛，在住宿及其他事情上寻求他的帮助。高荷医生交予我一封写给克基·德赛的信，信中介绍了我，并请他帮助我。我还记下帕西免费客栈的地址，那里可提供食宿设施。我飞抵德里后，直接去了帕西免费客栈。因客栈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觉得没必要联系克基·德赛。况且当年他没有电话。

几个一直在援助化工厂之战的德里巴巴爱者，来到免费客栈看我。我从他们那里得知消息，克基的妻子最近因中风瘫痪，卧床不起。我就

把那封高荷医生写给克基的信交给一名巴巴爱者，因为他经常跟克基见面。我在德里的工作结束后，没有同克基会面，就直接回阿美纳伽了。

回到美拉扎德后，我向满德里汇报了德里发生的每件事。他们问我是否见过克基，我回答没有。我对他们解释了他家刚遭遇的悲剧，他们听说后很难过。这不是唯一原因，还因为我几乎不认识克基一家，故避免去见他们。再加上我在政府办公室忙碌了一整天。

几天后，我不得不和一位来自安得拉邦的巴巴爱者 C.H. 维拉纳再次前往德里，他在德里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主动提出不仅会把我介绍给政府官员，还会介绍给当地的巴巴爱者。他带我去去了克基家，还去见了一个在最高法院工作的书记员阿尼尔·夏玛，后来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时他帮了忙。因为帕西客栈离最高法院以及克基家都很近，去德里期间拜访他们对我来说很方便。尽管如此，由于我几乎不认识克基，就避免去他家。况且那些造访德里的巴巴爱者总会拜访克基，我不希望因我的拜访给他增添负担。

因为巴巴曾和满德里一起在他家住过八次，而且新生活期间有个阶段，让满德里住在那里经营酥油生意，所以克基家被巴巴爱者视为朝圣地点。满德里常提醒我克基和巴巴的联系，故而我应该特意去拜访他。我仍然避免去他家，因为就与巴巴的联系而言，我伴随满德里生活，又离巴巴的三摩地很近，因而不觉得需要去见任何其他爱者，或拜访任何巴巴到访过的地方。

当时我的内心满足于仅仅待在满德里身边。我无意会见任何人，去任何地方。因此每当我从德里之行返回，得为没有去见克基找种种借口。由于满德里必定会问起此事，过段时间我找不到借口了，于是决定避免满德里唠叨的上策就是每次从德里返回前去见见克基。我开始这么做，满德里就不再提问骚扰我。

我非常喜欢克基，因为每次我拜访他，他只谈论巴巴或满德里。他问起化工厂之战，并再三向我保证，最终巴巴必将获胜。克基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收藏了巴巴接触和使用过的大量纪念品。他有巴巴的衣

服、凉鞋，还保存着枕头，上面巴巴的汗渍清晰可见，他抽中的蓝车奖票，新生活时期行乞阶段他从巴巴手中接受的衣服，巴巴沐浴和洗头用过的水，高荷医生的手表，等等。几乎有两箱纪念品。克基向我展示他的收藏品时，我深为着迷，见证的不仅是他的收藏品，还有那份爱驱使他收集并保存了至爱接触过的物品。

我记得埃瑞奇一次提到，巴巴的大多数纪念品和档案物品都来自女满德里，因为男满德里从未想到保存这些东西。此外，他们跟随巴巴过着那种艰苦而紧张的生活，根本没时间做这些事。按埃瑞奇所述，是女子们喜爱收集巴巴的这些个人物品，因为照料个人方面的点滴细节是女性的特质。

就连阿娄巴看到克基的收藏品，尤其看到巴巴在新生活行乞阶段给他的衣服时，也对他提到这点。阿娄巴说过：“我很高兴看到，你把巴巴给你的每样东西保存得这么好。这带来许多美好回忆。我们在新生活行乞阶段也接受过巴巴给的同样衣服，但我们都用完了，从未想到哪怕衣服破旧了也可以保存起来。一旦衣服破旧，就被我们处理掉了。”我感到被克基·德赛的这方面所吸引，在他旁边给了我满德里成员身边的同样感受。

克基·德赛总会打听满德里的安康，并对化工厂战役的进展抱有浓厚兴趣。尽管他自己家庭面临难题，妻子杜恩瘫痪卧床不起，但他一直很乐观并且支持我。就在当时我认识了他们的独生女美赫。她那时忙于照顾母亲和做家务。偶尔她有空，会过来和我们一起坐坐。

我们在高等法院输掉化工厂官司，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后，我几乎每周都要造访德里。就这样我去克基家的次数增加了，与他的友谊得以加深。满德里与他之间经常交流口讯，他经常给我曲奇饼干让我捎给满德里，这是他们的最爱，只有在德里能买到。

克基信心满满地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会对我们有利，厂主将不得不面临骚扰巴巴满德里的后果。克基对我说：“厂主是在跟巴巴的满德里玩火，会把自己烧成重伤。”果不其然，最高法院的官司从一开始

就对我们有利，因为法官们意识到政府部门在包庇厂主的非法活动。庭审拖延了将近一年，大约在1994年11月底，最高法院通过初审命令，责成厂主搬迁工厂。法官警告他要认真照办，不可磨蹭，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12月2日，克基死于心脏病发作。去世前几天，他对女儿美赫说，他非常欣喜地看到巴巴无处不在。不管他看着哪儿，都能看到他的至爱。他还问起我的事，比如我何时来德里参加下次庭审。那名在最高法院工作的巴巴爱者阿尼尔·夏玛，定期看望他时，给他说了我下次去的日期。他随后评论：“鲁斯特姆下次来时，将白跑一趟，但在之后那一趟，巴巴将会施奇迹，我们将打赢官司。”

事情正如他说的那样。我来到德里后，没有开庭审理，法官们将我们的案子推迟到一周后。但在下一趟行程，法官颁布命令，给厂主一个半月时间关厂并搬迁至别处。在期限结束时，政府部门奉命将该工厂永久关闭。谁都没有料到这样的命令，但法官们对厂主的拖延战术彻底震怒，因为他把这场官司拖延了将近一年。

我返回阿美纳伽后，同美拉扎德的所有满德里分享了打官司的详情，还有克基的去世。我对他们讲述了克基临终时刻的细节，这是他女儿对我讲的。在那个命定的日子，克基作了晨间沐浴，坐在巴巴的照片前祈祷。他叫美赫去洗澡，说道：“我现在要向巴巴祈祷了。”

他停顿一下，接着又说：“我现在不祈祷了。我对他说话。”美赫洗完澡出来后，看到她爹直坐在椅子上，双手合十，望着巴巴照片，面带幸福表情。她对他说话，他却没有反应。她走过去摇摇他，依然没反应。他以平常的直立姿势坐着，没有倒下。她感到担心，就打电话向邻居求助。邻居请来医生，证实克基已经去世融入巴巴。

那名医生评论，在他整个行医生涯中，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幸福地去世。他说这不是死亡，而是自愿进入三摩地的案例，并坚持不应把身体放在地上，而应当恭敬地放置在床上。他发现整个氛围非常喜乐，评论说：“多么美的死亡啊。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我对美拉扎德的所有满德里讲完此事后，特意探访在美拉巴德的曼萨丽，对她分享了详细经过，因为她和克基是亲戚。曼萨丽对美赫遭遇的双重悲剧感到难过。她不仅得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而且身体健康无恙的父亲突然去世融入了巴巴。大家预料美赫的母亲杜恩会去世，但巴巴反而带走了克基——他不仅身体健康，还是女儿美赫的极大帮助和力量源泉。曼萨丽为巴巴置于美赫头上的负担感到痛心，轻声祈祷巴巴帮助这可怜的孩子。之后她转过身，为缓解气氛，对我说：“看来巴巴有听力问题。我们都在祈祷巴巴应该把杜恩从痛苦中释放，把她带向他，他却误把克基带走了。”

曼萨丽随后说：“关于这点我给你讲个笑话。从前有个很穷的农夫。他有一头年老体弱的驴子，干不了有用的活儿，还有一头健康的奶牛，奶量充沛，农夫会去集市上卖奶，以养活全家，包括牲畜。随着时间推移，农夫越来越难为家人提供哪怕一顿饭。他不断地向神祈祷，寻求神圣干预。祈祷时他会请求神带走老驴，以便自己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每日祈祷他都会恳求神这样做，因为他不想亲手处死驴子。

“一天，他的祈祷得到回应，一道巨大闪电从天而降，正好击中畜棚。农夫冲向畜棚查看发生的情况，却沮丧地发现闪电劈死了奶牛而非驴子。农夫仰望上天，愤怒地质问：‘您是哪门子的神？难道您连奶牛和驴子都分不清吗？’”曼萨丽随后大笑，我也笑了。

这就是巴巴的满德里。据说那些安驻于真理者，不被最大的悲剧所影响，然而一个受苦者的最微小痛苦却邀来他们的关心。我看到不仅曼萨丽如此，所有满德里亦都如此。

玛妮的风趣幽默

在所有满德里成员中，玛妮最为风趣。她十分调皮，讲故事时有能力让一件普通的事情听起来非同寻常。她讲述幽默事件或笑话时带着的表情、手势和孩子般天真，使之特别搞笑。从以下事件中玛妮的做法，可能有所捕捉到她的这个特质；但没有人能够真正传神地将之

诉诸文字。

玛妮也喜欢一有机会就赞美巴巴，而另一方面，埃瑞奇则脚踏实地。正是他经常试着以一种严厉的提示——也就是按玛妮自己所述，以“那种奇怪的语调”叫她的名字——让玛妮冷静下来。玛妮谈到这点，说：“当埃瑞奇用他那种奇怪的语调叫‘玛妮’时，我就知道自己做错事了，或者有重要的政府官员来访，我必须严肃点，停止开玩笑。”玛妮充满活力，只有在她跟前才能让你体会到她的个性。以下事件是玛妮常在满德里大厅讲述的。

玛妮说：“当我成为信托主席，或者说女主席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由于我们过去伴随巴巴过着隐居的生活，我不懂信托的日常运作事务。但我碰巧认识懂这方面的人，正是他们通过代我做事而教会了我。我去办公室时，经常开玩笑，搞恶作剧。我一听到埃瑞奇以那种严厉的音调叫‘玛妮’时，会停止沉浸其中的举动，尽量保持严肃，因为有某个重要的政府官员可能在那一刻来访。

“我的最大惊喜，是在信托的第一份预算表提交给我时。由于我不懂资产平衡表，他们用大白话向我解释了借方代表开支和负债，贷方代表捐赠和资产。我过目后，十分惊喜地发现捐赠恰好等于支出。尽管有数十万卢比进账和数十万卢比花销，但借方和贷方达到完美平衡分毫不差。我自忖道：“这真是巴巴的奇迹。”尽管如此，我把这份喜悦藏在自己心里，不过我确实纳闷，为何别人对这个奇迹并不感到兴奋。

“当第二次预算表提交给我时，一看到借方和贷方完美平衡分毫不差，我为巴巴的奇迹再次发生而激动万分，再也抑制不住心中喜悦。我跑去找埃瑞奇，跟他分享此讯。没有别人表现出像我这么激动，我想他们没有注意到。于是我去见埃瑞奇，跟他讲了我自认为最激动人心的巴巴奇迹。我有点惊讶地看到，埃瑞奇的脸上几乎毫无表情。他的面无表情使我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事了。因此当他用那种奇怪而严厉的语调说话时，我知道自己犯了蠢错误。他对我说：“玛妮，本该如此。所以才叫它平衡表。”玛妮说：“怪不得没有别人感到兴奋。我是唯一认为这

是巴巴奇迹的人。”

玛妮还有个习惯，当有居民碰巧经过她身边时，她会逮住他们，对其分享一个有趣的笑话或轶事。她能让现场气氛活跃起来。任何在她身边者都能从气氛中感受到这点。一次她在美拉扎德走过我身边时，逮住我分享了笑话。有时候笑话有点放肆，她会压低嗓门轻声说：“让朝圣者走吧。我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讲这个。”不过，我要分享的以下笑话是她常在满德里大厅讲的。

“有个男子不管说什么事都习惯于夸大其辞，以至于没有人相信他。有人上门提亲，让他去和女方的家人见个面。亲人们都警告他，他夸大其辞的习惯可能会毁了这门婚事。他意识到自身问题，又不可能默不作声，于是请求一名朋友陪同他，以帮助他避免自身问题。他嘱咐朋友，每次他开始夸大其辞，朋友就应当发出咳嗽声，以便引起他的注意并克制自己。

他们坐在女方家，同其父亲交谈。女方父亲在谈话过程中，说起他们在家中杀死过一条蛇。听到这里，这名男子说：“是的，你会发现雨季期间到处是蛇。我们乘轿车旅行时，一条蛇溜到车轮下，你不会相信的，它有 200 英尺长。”女方父亲表示惊讶：“200 英尺长！”朋友开始大声咳嗽。见朋友咳嗽，这名男子说：“想起来了，可能不到 200 英尺，但我肯定它有 150 英尺长。”

女方父亲仍感惊讶，问他：“你确定吗？”男子的朋友第二次咳嗽起来。听到朋友又咳嗽，男子显得有点气恼，不过说道：“我不太确定，可我肯定它有 100 英尺长。”女方父亲依旧不信，说：“很少看到那么长的蛇。你对尺寸确定吗？”朋友第三次咳嗽起来，男子终于火冒三丈，对朋友没好气地说：“好吧，我就同意是 75 英尺，但就算你咳个不停，都不会再少一英寸了！”玛妮讲完大笑，我们都一起笑了。

玛妮喜爱的另一个笑话如下。“一名千万富翁卧床弥留，他邀请三个最亲密的朋友来私下会面。一个是律师，另一个是牧师，第三个是医生。临终者对朋友们说：‘我有很多钱，据说人死时便抛下一切；但

无人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因为没人回来分享这事儿。所以这是我的愿望，作为我最信任的朋友，你们三人在我的葬礼上执行我的指示。我给你们每人100万卢比，在遗体葬入墓中时，我希望你们把这笔钱，同花环一起放在我的身上，因为谁知道呢，我或许能把它带走。我信任你们三人会为我这么做。’他们三人都答应了朋友，从他那里拿了钱，随即离去。葬礼当天，三人全都在场，各自在他的遗体上放了一个包裹，随后棺材被合上葬入坟墓。

“丧事过后一个月，他们三人一起聚会喝晚茶。他们闲聊着，追思他们的千万富翁朋友。牧师突然脱口说道：‘我有件事需要对你俩坦白承认。’谈到朋友的遗愿，牧师说：‘我照朋友的要求做了，但没有把全部钱款放在他的遗体上。我放了一半的钱，留下另一半。我这么做不是为自己，我也没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钱。我把它用于修缮教堂和其他教会开销。’

“听到这里，医生说：‘既然你提到此事，我也想说两句。我在他的遗体上也只放了一半钱，留下其余的钱，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贫穷父母。’律师听到这里，就斥责他们俩。他怒气冲冲地说：‘你们俩真可耻。他信任我们，你们居然这样报答他的信任。你们居然这样兑现临终者的遗愿。看看我；我百分之百地兑现他的遗愿。我把全部款项放在他的遗体上——以支票形式。’”玛妮咯咯地笑道：“瞧这律师多聪明。他把全部的钱装进了腰包，又兑现了临终者的遗愿。只有律师能那样做。”

玛妮经常说，有时在巴巴身边你得做个律师。她讲起一件事，当时巴巴心情甚佳，要她许个愿。她运用律师思维，对巴巴说：“我想和您在一起——永远。”玛妮补充道：“我记得加上‘永远’两字，因为有些人提过同样的请求，却忘了巴巴多么滑溜。他们说想要和巴巴在一起，巴巴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但过了几年他们却不得不离去。”

围绕巴巴的选择

巴巴的妹妹玛妮十分风趣幽默。尽管如此，她也会非常严厉地管教让她不悦的居民。她会反复提醒每个人：获准为巴巴工作，是少数人有幸获赐的特权和机会。在工作时，她期望我们记住这一点。若对信托提出任何无理的要求，则会激怒她，她会毫不犹豫地展现出火爆的一面。

有一次她在美拉扎德大光其火后，当时埃瑞奇设法让她平静下来，她做到了，从我身旁走过。她经过时，指着我说：“他是伊朗尼。他知道伊朗尼有怎样的脾气。有人向我提出无理要求时，我的伊朗尼脾气就会占上风。之后，我会拔出我的剑，砍削对方的自我。”她接着停顿一下，看着我，温和地笑了笑，说：“大家都害怕伊朗尼的脾气。当巴巴‘阿瓦塔’拔出他的剑时，愿神保佑世界，因为他亦是伊朗尼。经历过该火焰的人知道那有多可怕。”

如前所述，玛妮十分风趣幽默，你只能通过风趣幽默与满德里无拘地相处。与他们争论或违抗他们，往往会招致他们的忿怒。幸运的是，就玛妮的情况来说，发火不会那么频繁。大多数时候都是她性格中调皮的一面占主导。有一次，我同她讨论某项工作时，她非常详尽地对我解释了她多么希望做成某件事。说完，她问我：“你会做这项工作吗，我的孩子？”

我常注意到，玛妮会给我某项工作做，而不是叫我去做，她会问我：“你会做这项工作吗，我的孩子？”除非丧失理智我才会拒绝，因为我知道玛妮有多火爆。这一次，我决定逗逗她，作为玩笑，问道：“在这方面我真有选择余地吗？”玛妮绽放笑容，对我说：“有啊，我的孩子，你总是有选择的。你可以说‘会’，也可以说‘好’。这些都是你的选择。”我们俩都大笑起来。

宝吉的西方之行

每年夏天，宝吉会去西方待三个月，之前他会先处理好所有的信托工作，并给大院居民和工作者留下指示，比如他要求每人在他出国期间所做的工作。

他是应西方巴巴爱者的邀请去那边的，他们想要分享巴巴的爱——其从满德里身上流溢出来，而宝吉是巴巴与西方的连接。我们真的很期待脱离宝吉三个月，因为信托大院的居民和工作者确实需要时间来恢复力量，并保持心智健全。宝吉通常会在年初制定计划，并提前让西方巴巴爱者知道，以便他们可以为他和助手们做好机票安排，并为他制定行程表，比如宝吉将访问哪些地方和中心，与巴巴爱者一起分享的撒晤斯活动。

有一次，我正和美赫纳施去征税官办公室处理信托工作，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听到坏消息没？”看到美赫纳施脸上的表情，我问他：“什么消息？”他对我说：“宝吉这次去西方只待一个月。”果然是坏消息，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刻回应道：“我们不能允许这样。我们必须让他去三个月，不然我们会疯掉的。”美赫纳施回复说：“我们试过告诉他，但他已经决定只去一个月。他说，信托工作日益繁重，因此他不得不缩短访问。”我对他说：“我们必须说服他去三个月，况且他不在时，我们能处理好工作。他可以给我们留下指示，如有需要，他可以从西方打电话给我们，指导我们。”美赫纳施对我说：“你试着跟他讲吧。可能会管用。”

到了晚餐时间，信托大院的所有居民聚集一起时，我们分享了日常新闻，大家获悉该消息时甚为郁闷绝望。我们必须让宝吉去西方三个月，必须努力说服他那样做。这是值得的努力，即便这意味着万一事情泡汤了会受到敲打。

迄今信托大院的居民们设计了一项策略，好让宝吉做他原本不愿做的事情。策略很简单。所有的居民每隔 15 到 20 分钟，一个接一个

地走进宝吉的办公室，和他讨论某个工作上的问题。当我们都围聚在他身边时，通常其中一个居民会向宝吉提出有争议的正题。宝吉通常会设法拒绝该居民的建议，但他尚未来得及这么做，其他居民就会开始发表赞成该话题的言论，以迫使宝吉让步。这是我们能够征得宝吉批准的唯一办法，而且只有那是真正有益于大家的好主意时，才有可能。

通常，我被选中提出那个有争议的话题，或者说，我是不得不给猫戴铃铛的老鼠。是克雷格说服我的，因为我能流利地说本地语言——印地语和马拉地语，应该由我把我们的建议传达给宝吉，因为宝吉用印地语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故经常说印地语。最初几年我渴望服务并取悦巴巴，于是欣然做个志愿者，却没有意识到会面临什么后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才意识到，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那个想要扮演该角色者的头上，我开始怀疑居民们让我出面的意图，遂抑制了这么做的渴望。只有当事情特别严重时，我才愿意冒这个简直要“掉脑袋”的风险，因为那些日子里宝吉常常脾气火爆。

读者可能觉得这一切很有趣，现在我们回首往事，对这些回忆亦会一笑置之，但是在那些日子，我们为日常经受的敲打深感烦恼和精神折磨，以至于有时候，当一个来访的朝圣者不了解我们经历的生活，接近我们说：“你们居民能伴随宝吉这样的满德里生活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我简直忍不住想要当场掐死那个朝圣者。这就是我的苦恼，感到这名朝圣者的话仿佛在我受伤的心上撒了一把辣椒和盐。这就是我们的苦恼。这不仅是我的感觉，而且几乎所有的信托大院居民都有这种感觉。我们只能勉强应付宝吉的敲打。除满德里之外，来自其他任何人的更多言论，随时都可能引爆我们，因为我们承受不住。

所以第二天，在跟宝吉的全职侍者确认过宝吉何时较为空闲之后，我们按计划一个接一个地进去，围坐在他身边讨论一些工作问题。过一会儿，我目测时机不错，就随口向宝吉提出正题。我装出天真的样子，问他：“我听说您打算只去西方一个月，宝吉？”宝吉答道：“是。工作量日益繁重，需要我亲自在这边处理情况。”

我对他说：“宝吉，我们在这里照管工作，也会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您多年来一直在培训我们做这项工作，您不在时，我们将代您照管一切。当然，如果有任何新进展，我们总会与您保持联系，您可以通过电话指导我们，或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们发送详细指示。另外，就日常工作而言，您所要做的是为每个人准备一份清单，指明您不在期间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这是很简单的事，您不必为此缩短您访问西方的行程。您还必须考虑西方的巴巴爱者，他们多么渴望和您一起共享三个月的巴巴撒晤斯。您不会想要剥夺他们和您自己的这个机会吧？您过去总说，分享巴巴的爱何以是真正的巴巴工作，您真的很喜欢做这件事。所以为什么要剥夺您自己和西方巴巴爱者的这个机会呢？您也必须照顾这方面的巴巴工作，并拨出时间去做。您不能忽视巴巴工作的如此重要方面。”

我话音刚落，克雷格没有给宝吉说话的机会，见缝插针地说：“鲁斯特姆说的完全正确。您不能忽视西方之行的巴巴工作。其他工作都可以等您回来再做。我们会同您保持联系，您可以给我们指示，就像您在这里时的做法一样。不管您在这边还是那边下达指示，对工作应该不会造成多大区别。所以您尽管去吧。”

此时，沃德也加入说：“宝吉，这是个好主意。您应该试试，我们都相信最终对每个人都会进展顺利。”这时，我再次恳求说：“宝吉，您喜欢做真正的巴巴工作。况且每次您从旅行回来，都气色很好，健康甚佳。所以您必须去三个月。请不要剥夺您自己和其他人的这种机会。”

我们一个接一个不断地恳求，直到把我们的观点讲清楚，才停下来。宝吉若有所思，之后问我们：“你们认为我应该去三个月？我不在时，你们都会妥善处理一切？”克雷格断然表示：“当然，宝吉。您必须去。”宝吉随后说：“但我必须得把变动通知西方的巴巴爱者。”克雷格此时追加说：“他们会很高兴执行这种变动。这不用担心。”宝吉又问：“所以你们认为我应该去三个月？”克雷格又说：“当然，宝吉。”沃德和我也一同附和，最后宝吉说：“我后面会考虑此事。”

几天后，一名信托大院的工作者走过来说：“你听到好消息没？”我对他开玩笑道：“我已经亿万年没听到任何好消息了。这就是我们在此的生活和在此的困境。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所以我很高兴听到你终于带来了好消息。告诉我那是啥。”工作者回复说：“宝吉打算去西方三个月。”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说：“谢谢巴巴的小小恩惠。”那天晚些，我把整桩事情告诉了埃瑞奇。我们经常同埃瑞奇分享这类事，因为即使在这种事情上，他一般也会通过举一些他们如何在巴巴身边处理类似情形的例子，来指导我们。事实上，在关键问题上，他经常成为我们获取宝吉批准的策略中的一部分。

当埃瑞奇听到整个故事时，大笑道：“猫离开时，老鼠就开始玩闹。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在巴巴身边也会这么做，有时我们烦透了，觉得需要离开他一段时间。巴巴无所不知，会迁就我们。他会同意，我们以为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但最终情况会自行安排，使我们意识到还是在他身边更好。”

多年后，当宝吉透露他一直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并把我的恶作剧比作伽尼医生在巴巴身边的恶作剧时，我内心觉得自己不该那样做，尽管该做法天真无邪。如今，由于我身体虚弱，不可能伴随宝吉和其余在世满德里度过时光。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日夜待在他们身边，而不在乎做任何其他工作。只陪伴着我的至爱，保持时时刻刻取悦祂，就是我现在想做的事。

满德里是我表达那种渴望的有形媒介，但现在对于我为时已晚。至少我可以诚实地说——我错失了良机。

智胜埃瑞奇

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在智力层面上把埃瑞奇逼入死角。他会设法轻松地走开。但有一次我确实设法把他逼入死角，他让步了。这是一起幽默事件，具体经过如下。

在埃瑞奇的最后日子里，他的身体非常难受。他几乎没有力气短

距离步行，经常需要助手的搀扶。然而，无论在美拉扎德还是信托办公室，他都做到坚持履行日常事务。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朝圣者们从未注意到他的虚弱，对所有的满德里成员亦都如此。来访的朝圣者总是注意到他们的光采，而不是他们的痛苦。埃瑞奇经常提醒我们，他的生命即将结束，当有人问起他的健康状况时，他会说自己正油尽灯枯。

有一次他坐在办公室，我做完工作后，进去陪他一会儿。迪瓦娜在恳求埃瑞奇服药。埃瑞奇一再拒绝这么做，坚持说药物无济于事，因为他已临近命终。迪瓦娜对埃瑞奇解释，虽然药物不能延长他的生命，但会减轻他的身体不适，不然他会受更多的苦。埃瑞奇仍坚持己见。迪瓦娜转向我，求我尽量说服埃瑞奇。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知道满德里一旦作出某种决定，决不会让步。接着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管用的计策。

我没有对埃瑞奇讲服药的事，因为他不会理睬我的建议。不过我对他说：“埃瑞奇，很多人相信您是至师。您知道不？”埃瑞奇点头表示肯定，但又否认了他是完美的。我提到某个巴巴爱者的名字，说：“他相信您是至师，当我就这个问题与他对证时，他给了我几个很好的理由来证明他为何相信这点。我试着就这些观点与他辩论，但相信我，他提出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几乎任何人都会信服。”

这引起埃瑞奇的好奇，他对我说：“告诉我是什么观点。”我对他说：“当我问这名巴巴爱者，倘若埃瑞奇是至师，那他为何受那么多的苦时，该巴巴爱者回答说，至师只是在世人看来受苦。实际上他没有体验任何痛苦。这是巴巴说过的话。埃瑞奇没有受苦。他只是看似受苦而已。”我继续对埃瑞奇讲：“他还对我说，‘你是否注意到，每当有人给埃瑞奇捎来消息时，埃瑞奇似乎已经知道。他还常说，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埃瑞奇咯咯地轻笑，说：“我说的那句话是指在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的工作。”

我继续讲那名巴巴爱者告诉我的观点。“当时我问他，倘若埃瑞奇真的完美，他应该有个十二名弟子的圈子，至少应该对他们透露他的

身份。他的亲近爱者也应该能察觉到。”对此，那名巴巴爱者回应：“巴巴说过，在阿瓦塔的面纱被揭开的时期，五位至师会被世人所知。在那之后，至师们则不被世人所知，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

此时，埃瑞奇评论：“至师不为世人所知，但一定会对他的圈子弟子透露自己的身份。由于他与真理合一，当被问及或直面该问题时，他不能否认该事实。”

我对埃瑞奇说：“他最后的论点是，当他与您对证此事时，您对他说，尽管您不是至师，但您成为了巴巴的完美奴隶。巴巴的这番话‘一个成为成道大师的完美奴隶者，实现与他的结合’让他觉得，您通过成为完美奴隶，已经成为至师。”埃瑞奇只好来回摇头，说道：“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

我回答说：“这我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是：他的论点是可靠的，我若相信他的论点，那我必须接受您是至师，这种情况下您其实没有受苦，而只是看似受苦。若是这种情况，埃瑞奇，那您就不必服药了。但如果您尚未完美，那就应该服药，因为它会减轻您的痛苦。这得由您决定，因为您更清楚自己是不是至师。”

我现在示意迪瓦娜说两句，支持我向埃瑞奇施压。迪瓦娜加入，说：“我的天哪，您是至师呀，我这么多年都没有意识到。我一直在对您唠叨而不是崇拜您。永不嫌晚。我现在可以开始崇拜您了。我不会再催逼您吃药或照顾您的健康了。今后我要像奴隶一样听从您，奉行您的每个意愿。”

听到这里，埃瑞奇叹气道：“好吧，迪瓦娜，去把我的药拿来。”我看着迪瓦娜，微笑着私下对她轻声说：“刚才演得不错，管用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埃瑞奇让步。通常他都能智胜我们，坚持自己的做法。”迪瓦娜说：“你给我带了好头。”我对她说：“但你的收尾很好。”

情况就是这样。满德里就像小孩。他们对巴巴的爱像孩子一般天真纯洁，而且常像孩子那样，必须被哄着照顾自己的身体。

恺娣乘出租车

一次，恺娣必须去孟买处理某件个人事务。她请我陪同她，因为她需要协助。按照她的计划，我们要在孟买待一整天，次日启程回阿美纳伽。一到孟买，我把她送到她打算居住的某个巴巴爱者家，然后去预订第三天的车票，因为她需要次日一整天处理个人事务。订好票后，我打电话给她，把我们预订的列车车次告诉她。我住在附近的父母家，提议早晨我会去接她，然后我们一起动身去火车站。

因为早晨这趟列车的发车时间很早，恺娣坚持说她会在车站直接与我会合，让我先上车，因为她会让搬运工帮她拿行李，直接去车上。她告诉我，她会在某个时间到那儿。我照她的指示做了。我坐在火车上，过了约定时间，我开始担心。我下了车，来到月台，朝入口方向张望。没有恺娣的人影。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回去坐到车上。

我正坐在车上，一个男孩朝我走来，问我：“你是鲁斯特姆吗？”他看着像那种没有执照却在车站转悠帮乘客拿行李的男孩。我问他有何事，他对我说：“你姐姐要你过去帮她。”我有点意外，因为我没有姐姐，只有两个妹妹。我想会不会是恺娣，就问他那名女士长什么样。描述符合恺娣，于是我同他过去。

恺娣站在火车站入口外，带着一大篮芒果。我关切地问恺娣：“有什么问题吗？出了什么差错？”她抱怨说：“我一直站在这里15分钟了，想要找个搬运工拿这一大篮芒果。他们都要价太高，我不会付那么多的。最后我设法找到一个同意合理收费的搬运工。”

我问她：“那你为啥不雇他带着篮子上车？”恺娣对我说：“你知道这些搬运工走得飞快。我跟不上他们的步速，他们会带着行李跑掉的，所以我让搬运工去叫我的‘弟弟’，并把你的名字、车次和座位号告诉他；搬运工随即走开了，把我撂在这里。最后我找到这个男孩，他说我适当付费就行，于是我雇他去叫你。”

恺娣接着开始责备我：“这不是浪费时间谈话的地方，咱们快走吧，

不然会错过火车。”她要带着搬运工先走，把那篮芒果拿上车，她会慢慢跟在我们后面。

当恺娣赶上我们进入车厢后，搬运工等着她。他要求付钱，恺娣给了他 10 卢比，这是当时官方的收费，尽管大多数搬运工都收费更高。男孩不肯，说太少了。他说大多数人都收 50 卢比，你至少得付我 30 卢比。恺娣呵斥他说：“你这无赖。别想骗我。”

男孩对恺娣说：“好吧，在我看来你像个穷老太。那就给我 20 卢比。”当男孩说“穷老太”时，恺娣脸上的表情值得一看。我差点忍不住笑出来。因为凡是认识恺娣的人都知道，她是所有的女满德里当中最会打扮、最时尚的。她不但讲究衣着，还总是浓妆淡抹，佩戴首饰，看上去非常体面。恺娣快速掏出 20 卢比，递给男孩，他随即离去。然后她转向我说：“你能相信么，他觉得我又老又穷。如今孟买的穷人穿得这么好吗？我想那男孩瞎了眼。”恺娣说这话时，我笑了。

我们乘火车去普纳。从那里我们得乘出租车到阿美纳伽，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直达列车。我提着她的那篮芒果，我们走到出租车站。恺娣想拼租一辆车，这样我们只需付两个座位的费用。另两个座位留给其他去阿美纳伽的乘客。除司机之外，出租车通常能容纳四名乘客，三个在后排，一个在前排。除非出租车满员，否则司机不会驶往目的地。因此人们通常会等一会儿，如果没有人来，在场的乘客要同意支付空位费，之后司机才会启程去目的地。

那是炎热的 5 月。恺娣决心不付额外费用。我们等了半小时，运气不佳。我恳求恺娣别再耽搁了，因为从普纳到阿美纳伽的路上，午后的骄阳会把出租车晒成热烤箱。我说我会承担全部旅费，但我们不该再延迟了，因为在这种天气人们经常中暑。恺娣同意了，但坚持说她会分担费用，于是我们出发了。

出租车相当老旧，当车驶往阿美纳伽时，恺娣就此作了评论。冒着炎炎夏日，在贫瘠的普纳 - 阿美纳伽公路上行驶一段时间后，出租车开始热起来。还有干燥的热风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我关上了我这边的

车窗。恺娣试着关上她那边的窗子，但遗憾的是关不上。她向我抱怨此事。我问她哪里出了毛病。她握住手柄摇了一圈。窗玻璃升不上去，因为齿轮磨损了。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出租车司机，让他设法解决。

与此同时，恺娣取下围巾，用它盖头，以遮挡暑热。司机停了车，打算帮忙解决。他的做法简直令人叹服。他打开储物箱，取出一把螺丝刀。然后他在座位上转过身，倾身靠在后座上，双手把车窗推上去。然后他把螺丝刀塞在窗玻璃和橡胶条之间顶住金属框架。他朝恺娣和我咧嘴一笑，说：“现在问题解决了。”

出租车司机的这番操作让恺娣惊呆了，她开始用一种尖声娇弱的忐忑语调对我说话，听上去仿佛在无助地哭泣：“但愿出租车的其他部件正常，我们能安全到达阿美纳伽。”我安慰她说：“别担心，恺娣。大多数印度旧出租车的窗子都不好使。只要发动机好用，我们会抵达目的地。”

为了让读者受益，我必须描述一下恺娣说话的样子。她有典型的双声嗓音。当她生气、训斥人、甚至正常说话时，说话音调都很低，简直像男人的嗓音。可是当她忐忑不安或感到害怕时，嗓音就会变得尖高娇弱，听起来很无助，几乎像哭泣。余下的旅程中，她都用那种无助的娇弱声音来回应出租车司机做的每件事。

出租车勉强开了 10 分钟，窗玻璃又开始往下滑。恺娣让我看了，我就告诉了出租车司机。司机又停下车，这次他打开储物箱，取出放在里面的一块大石头。恺娣惊恐地望着我，说：“我的天哪，他还带着石头。他要用它做什么？”司机对恺娣咧嘴一笑，倾过身来，双手把玻璃拉上来，再次把螺丝刀塞进去，然后用石头敲击螺丝刀，以使之牢固。他再次向我们保证说：“现在它不会掉了。”之后转过身去，发动车子。

我们刚行驶 15 分钟，车窗又开始往下滑。见此，我对恺娣提议两人换座位，因为我这边的车窗是好用的，我已把它关上。恺娣不想让出租车停下，于是我建议我们可以在出租车行驶期间换座位。恺娣不喜欢这主意，因为她是大块头女士，认为我们换座位的时候，两人可能会在

挤过对方时被卡在座位之间。于是我不再多言。

过了一会儿，恺娣感到越来越难受，说：“我们换座位吧。”我警示司机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必须以站姿大幅度俯靠着前排座椅，恺娣必须从我底下挤过去，到我这边。我们在换座位时，确实看似有一会儿我们会被困住。恺娣费了好大劲，一直念着巴巴的名，设法挤过去，终于换了座位。司机刚才放慢车速，协助我们换座位，但现在结束了，他开始换挡加速。

恺娣又感到害怕了，叫司机减速。因为恺娣坐在他的正后方，司机就转过头，跟她说话。恺娣吓坏了，大喊叫他往前看。司机安慰恺娣说：“别担心，女士。这是我每天开车的正常速度。乘客要求时，我开得还要快呢。别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到阿美纳伽。”他的话音刚落，就在换挡过程中，他手上的变速杆从它与车轮的连接处掉了出来。看到他手里拿着变速杆，恺娣用尖厉的声音叫司机立即停车。司机没有停车，向她保证一切正常。

拧在内部的变速杆是由于螺纹磨损而掉出。于是他把它拧回原位，塞在那里，一手握着杆子，另一只手开车。恺娣要求停车，想下车，但司机不听，说一切正常。他开始向我解释，变速杆掉出只是因为螺丝松了，这其实不是问题，因为机械装置运作正常。作为工程师，我理解并试着让恺娣冷静下来，提醒她：我们在茫茫荒野中，找不到别的出租车。我对她开玩笑道：“恺娣，死于出租车事故，总比在茫茫荒野中死于中暑和口渴要好。”恺娣说：“我的天哪，先是出租车司机想杀了我，现在你又在支持他。”我笑了，向她保证一切状况良好，问题已解决。

恺娣现在怀疑地监视着司机的一举一动。我们勉强行驶了15分钟，换挡时变速杆又掉出。恺娣对司机喊道：“你会杀了我们的。停车。我要下车。”司机停下车，打开储物箱，取出一块布，把它裹在变速杆的磨损螺纹上，把整个杆子重新拧回原位。然后他邀请我们试试看，变速杆在位置上牢不牢固。作为工程师，我知道它现在会牢固，因为这是在紧急情况下会采取的措施。尽管如此，为了让恺娣满意，我握住变速杆，

轻轻拽一拽。我向恺娣保证，它很牢固，不会再掉出。

恺娣又问我是否一切正常。我回答说：“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只能说变速杆固定在原位了。”恺娣以娇弱的嗓音问我：“我们能安全到达纳伽吗？”我对恺娣开玩笑道：“恺娣，您何不持巴巴的名呢，那样我们一定会抵达巴巴的寓所。”接着补充道：“如果出租车安全抵达纳伽，那我们就会到达美拉扎德，即巴巴的寓所，但假设它到不了，我们死在路上，因为念记着巴巴，我们一定会融入巴巴，或者说，我们将抵达巴巴的真正寓所。”恺娣显得恼火，说：“我的天哪，连你都想要我死。我现在不想死。芒果季节刚开始，出租车里就放着一篮。我正想着那篮芒果呢，你却在想死。”

我安慰她说：“但是恺娣，您不会死。您将永远活在所有巴巴爱者的心灵和记忆中，他们因为你向至爱巴巴提供的爱与服务而认识你。他们怎可能忘记您呢？巴巴在他的三摩地旁为你留了位置，你的遗骸将被葬在那里，永永远远在那里让世人观瞻。不管你喜不喜欢，即使你的肉身消逝后，您也会永远活着。”恺娣听到此言显得很高兴，并平静下来。靠巴巴的恩典，剩余的旅程都很顺利。

负责“背锅部”

我在与化工厂的斗争中做基础准备工作期间，除了必须经受的日常烦扰之外，还不得不忍受私下或公开的日常羞辱。由于我们把政府部门和化工厂厂主一起告上了法庭，如果政府对信托的任何项目有延迟批准的情况，宝吉就会为此责备我。他会告诉大家，是我造成了信托不得不面对的所有这些麻烦，主要是因为我状告政府对该工厂造成的污染不作为。

宝吉责备我没有采用更婉转友爱的方式来解决。我则向宝吉指出，美拉扎德的满德里那样试过，却惨败了。与这名工业家打官司也是美拉扎德的全体满德里的集体决定，我只是志愿做些基础准备工作。事实上，美拉扎德的满德里从一开始就让宝吉参与这场抗争，而他同意了。

我提到这点时，宝吉会非常气恼，对我说：“我不想要这一切。这都是你的错。你发起了这一切。我本来把信托的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很好。事情运行得非常非常顺利，而现在你给我制造了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你把政府告上了法庭，导致信托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你完全破坏了氛围。过去我会友爱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处处氛围都很好，可现在你把它全毁了。”

宝吉几乎天天继续这么说。常常在朝圣者和工作人员聚集在场时，宝吉会当众找我的茬。在我从事化工厂之战的整个期间，差不多有三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事实上，每当我上午向宝吉汇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给我制造了什么新问题？”然后他会提起过去发生的某件事，为之责备我，或让我为当前发生的某件事背锅。宝吉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会想象因为我们把政府告上法庭，将来会发生的最糟状况，把尚未发生、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问题归咎于我。

一开始我觉得这很气人，因之烦恼，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这很好笑。整个事件很好笑，因为宝吉会把最荒谬的事情归咎于我，并以只有他能做到的方式，把它与化工厂战役联系起来。即使不存在联系，宝吉都会想方设法创造关联，我对整个事件感到好笑，因为这真是荒谬绝伦。例如，一名西方巴巴爱者来找宝吉，提到他在申请赴印度的旅行签证时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是因为他在填表格时写错了一处。宝吉对该朝圣者说：“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鲁斯特姆为化工厂之战把政府告上了法庭。”宝吉接着对该朝圣者一五一十地讲述曾经发生的所有负面事情，并怪罪于我。他会继续这样讲一个多小时。

随着时间流逝，我意识到自己不再被铺天盖地的责备所影响。某种程度上，我意识到宝吉在帮助我不为责备所动。一旦我获得定力，责备不影响我，就可以自由地追求我内心认为正确的东西，若主题有需要，我可以向宝吉畅所欲言。说来也怪，我注意到，宝吉常常会责备我并表示我的建议如何无用，但过了几天后，实际上却在实行我的建议。有一次，我和宝吉一起坐着，他转向我说：“你见过坚果吗，特别是椰子。

外部坚硬，里面却软甜。巴巴的所有满德里就像那样。他们可能外表显得残忍，内在其实却很温柔。要努力体会那种内在温柔。不要只从外表的刚硬来判断他们。”我已经开始感受到宝吉和其他满德里成员身上的这点。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问宝吉：“您是其中一只里柔外硬的坚果吗？”宝吉大笑，说道：“这得由你来判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真正开始连接宝吉身上流溢的内在温柔，因此他的外部言行不管多么严厉，都不会让我烦恼。我继续伴随他工作，心中开始感受到对他越来越多的爱。最触动我内心的是，宝吉为所有人鞠躬尽瘁。他会忽视自己的虚弱身体，去处理任何一个求助他的巴巴爱者的无足轻重问题。尽管如此，宝吉继续指责我，作为对我的灵性训练的一部分。在这种时刻为了调节气氛，我会运用风趣和幽默逗他发笑。

一次，我走进办公室，宝吉没有像往常一样责备我说“你今天给我制造了什么新问题？”而是叫我坐下，和气地同我说话。他停下时，我对他说：“宝吉，今天你忘了为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责备我。每天一有事情出错，你通常都怪罪于我。你今天没这么做。”宝吉显得困惑，问我：“是什么问题？”我假装惊讶，对他说：“你没有听说？甚至都登报了。”宝吉显得愈发惊讶，说：“是什么事？既然都登报了，那一定是严重事件。”

我对他说：“确实如此。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拉苏尔地区发生了大地震，死了上千人，几乎摧毁了多个村庄。你忘了让我为此背锅。”宝吉笑了，接着转向我说：“我对你百般数落，注意到你对之没有反应。何以如此？”我答道：“因为我现在知道，你的任何言行不可能会伤害我。不管那是什么，都是来自巴巴，是为了我的终极利益。”宝吉显得满意，对我说：“你现在懂得这一切了。”接着补充：“这是好事。别忘了。要记住。”

我随后对他开玩笑道：“我甚至在房门上贴了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此言，‘我是本地区最负责任的人。任何事情出错，都由我负责。所以请责备我吧。’”接着又对他说：“我现已负责‘背锅部’，因此

任何事情出错都应该由我来背锅。”宝吉发出孩子般的笑声，这令我心中欣喜。

高山仰止

许多巴巴爱者曾问我是否凭记忆写了所有这些故事。尽管我的记性不错，但我有居住美拉巴德期间做的笔记。这一直是我的爱好，如果我遇到某种深邃的事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马上把它记下来。后续几个月，每逢危机时刻，我会回头翻阅这些笔记，因为在处理情况时它们给了我安慰和支持。我在满德里身边总会做这样的笔记，因为他们总有些深邃的话道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写书。

有一次，我和埃瑞奇一起坐着时，他对我说：“我想送你一本日记本，但你必须用它。不要只是把它放在橱柜里，然后将它一忘了之。”我对埃瑞奇说，我会用的。他问我：“你用它写什么？你的日常工作？”我对他说：“我不会记那个，但我有个爱好，就是把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记下来，以备将来参考受益。目前我记下了从满德里那里听到的、出版物中没有的深刻言论。我在记录满德里私下跟我们分享的所谓故事和讯息。”埃瑞奇对我说：“这样很好。”他随后取出一本带巴巴照片的红色日记本，递给我。我记得一名南印度的巴巴爱者送给满德里成员很多这样的日记本，埃瑞奇赠送我的就是其中一本，我开始在上面记笔记，至今还保存着。

除此之外，玛妮和埃瑞奇常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们如何在巴巴离开肉身后才认识到他的神性深度。当年轻爱者们纷纷涌来，讲述其经历时，他们才真正明白美赫巴巴的无量广大，以及他的真正工作是什么。玛妮会说：“小家伙们以奇特的方式找到巴巴，有人看到一张照片，还有人只是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认出，心灵吸引着他们想更多地了解巴巴，让他们千里迢迢地赶来，花费数千卢比，只为来这里待几天。正是巴巴在最后日子里为全世界所做的工作，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年轻的灵魂，使他们如飞蛾扑火。他们实属情不自禁，否则为什么有人会花费这么多钱，

经历诸多艰辛，只为了解某个他们见过照片或听说名字的人。”

“巴巴通过这个，让满德里认识到他的神性。过去我们伴随他时，他的人性面使我们忘了他是神。我现在多么希望，我们在伴随他生活时，就拥有当前对他的神性的认识。我们过去知道他是神，但缺乏那种恒常的觉知，因为我们与他的人性面打交道，他完美扮演的这部分让我们忘了他是神。如果有这种觉知，我们本可以多付出一点，但实际却没有做到。我们感到自己错过了机会。现在为时已晚。”

埃瑞奇也用同样的话表达他的遗憾，说自己也错过了机会。他们会鼓励我们充分利用当前的情形，以免将来我们留下遗憾。尽管他们嘱咐我们要利用巴巴的临在，充分利用之，但我当时觉得，只有通过他们和陪伴他们，我们才能够充分利用之。所以尽管当时在我看来满德里非常平凡，我还是通过尽己所能地服从和取悦他们，为了协助他们而待在其身边，来充分利用之。我也不像现在这样认识到满德里的伟大。我当时的感受是，他们是很可能在未来几生注定成道的伟大灵魂，因为其行为看似很平凡，常令人困惑。尽管那时候我献出了全部，可如果有当前的觉知，我也会做出努力多付出一点，即现在自感没有做到的。我现在也觉得自己错过了机会，尤其当时我到处奔波，为信托完成那些所谓的重要任务，认为那才是巴巴的工作。

如今我感觉不同了。我记得埃瑞奇说过：“这一切都是在消磨你的时间。”不管一个人完成多么重要的工作，他都会这么说。我真希望自己当初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他们身边，只管专注于取悦至爱，因为他们是巴巴为我们留下的有形工具。

回顾过去，可以说我的旅程类似于一个人乘火车去喜马拉雅山。旅程一开始，从远处望去喜马拉雅山就像一个小斑点，让人纳闷它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随着火车越来越驶近，喜马拉雅山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当你站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时，则完全被其宏伟奇观和壮丽景色所迷住。这就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爱满德里，最终达到对他们的认识。

另外，有很多次，当人们反对满德里，给他们制造各种困境时，

宝吉会对居民和巴巴爱者反复讲述巴巴时代的故事以引起他们的注意，表明那些反对者最后怎样遭受大苦的。除此之外，他会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伴随满德里的机会，因为在他们离世后，内心充满爱涌向巴巴的人类之大浪潮，将在那些曾骚扰、批评和反对满德里的人们心中激发痛悔之情，使之哭泣不止。但是为时已晚，因为他们已错失机会。当群众的内心醒悟到美赫巴巴是谁，世人开始知晓这点时，这些人都会痛哭流涕，但为时已晚。很多次我听到宝吉这样说时，都备受鼓舞要全力以赴。大多数人觉得宝吉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我的内心一直警示自己，不要听那些不信者的话，因为倘若他说的是真相，那么我也会懊悔浪费了机会。就这样，我最终愈发重视他们的话，遵从内心的愿望把它记下来。因此尽管我错过了大机会，但由于满德里的警示，我确实做到了抓住小机会。

因巴巴的光辉而盲目

很多读者都喜欢《真正珍宝》，基于满德里的讯息找到了新方向。也让他们对满德里的地位有了更深认识，对他们及其行为有了更好视角。不过有几人确实写信给我，抱怨满德里的负面行为，批评我美化他们。对于他们，我只能这么说：“一点儿尿（即满德里的负面行为）怎么可能染污海洋（满德里的地位）？”我向世人呈现的是，多年来我和许多亲近的居民听到满德里说过的话。接受或否认它，是个人的选择。人人都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无知，正如我有自由表达我的无知。尽管所有的经历和喜悦感弥漫于心间，我的内心日益感受到他的在，但我仍深陷于无知。我想起埃瑞奇的话：“人们表达的是他们的无知程度。而大都知道：除了神什么都没有；除了他什么都没有。”他还用不同的方式阐明上述观点。“神不仅在万人万物中，神就是万人万物。唯有他是——除了他什么都没有。”我把这当作我的目标，也视之为我的道路以增强对他的念记，以便有一天我可以不仅像现在这样，看见并感受他在满德里中，而且在他真正所是的万人万物中。”

我和一对巴巴爱者夫妇是朋友，认识他们多年。妻子在人生的不同时期有幸达善过巴巴，并短期伴随他。在我看来，这位妻子经常以批评的口吻谈论满德里，对他们还有一种不尊重的态度。她表现得仿佛自己比满德里更伟大，比他们更了解巴巴的方式。由于她本人和巴巴有直接联系（这很棒但却是短期的），使之觉得在巴巴眼里她自己比满德里更加特殊，其态度透露了这点。

另一方面，丈夫则没有见过巴巴，对满德里非常忠诚。他读过《真正珍宝》，给我打电话说他多么喜欢此书。我们开始分享对巴巴满德里的体会。当他再三肯定满德里的伟大时，我温和地向他提起，其妻子对满德里的态度。还对他提出，我在不少见过巴巴、却没有像满德里那样日夜伴随他生活的人身上，都看到这种态度。

他对我说：“你必须明白，那些生活在外界并见过巴巴的人，其实是因为他（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开启到最亮）的神性光辉而盲目。他的这些满德里，对此却没有任何体验。他们只体验他的人性面和折磨，这些实际上是巴巴作为灵性大师能给予亲密满德里成员的真正礼物。至于其他爱者，他以神圣光辉的形式给予棒棒糖，这让多数人目眩，令少数人盲目。正是这些少数的盲目者，开始自认为比满德里还要伟大，并反对他们。

“另外，那些因他的光辉而目眩者，看不到满德里的伟大。他们最多表示尊重，时常会批评或不尊重。至于那些没见过巴巴者，则感受到满德里的伟大，能通过他们感受巴巴的在。一些人甚至感到巴巴的光辉神性流经满德里，就像许多前来参加最后达善者的体验那样。我们也经常在朝圣者的故事中听到这点。他们在满德里身上看到巴巴，仿佛他实际就在。与见过巴巴的人相比，新来者有着这样的体验。对我来说，看到这一切是个提醒——这都是巴巴，除了他什么都没有。那些见过巴巴而陷入自大误区者，却未能利用巴巴的临在——他为了我们的利益留下的满德里。”

他进而补充道：“我这样总结一下。世人体验巴巴的神性，而满

德里体验他的人性、亲近与亲密感。反之，世人体验满德里是常人，而爱、服务并伴随满德里生活的人，则像你这样看到他们的神性。亲近者看到了亲密关系，以及人性底下的隐藏神性。”他讲完后，我感谢巴巴不仅消除了我的疑虑而且没让我看见他的肉身，因为这21年来我能够通过满德里享受他的临在。即使今天，当我给宝吉或美赫文打电话时，内心也充满巴巴临在之喜悦，淹没其中。我感觉自己像一连数日处于定境，并期待着某个理由打下一个电话。

结束语

我发现，许多巴巴爱者经常向我提出问题，表示怀疑能否把目前的满德里成员视为圈子成员。我个人相信，当巴巴称美妮是他的拉姐、玛妮是他的须跋陀罗、埃瑞奇是他的彼得、宝吉是他的约翰时，是在赋予他们圈子成员的地位。在我看来，这是巴巴留给我们的明显提示，因为彼得和约翰是基督的圈子成员，拉姐和须跋陀罗是主奎师那的圈子成员。

进一步提到的问题是，巴巴可曾通过言语或别的方式指明，他们在意识上与他为一，只是被罩着一层面纱。满德里成员多次亲自说过这点，我相信他们说的是实话。在我看来，摘自《美赫主》和《语录》的以下巴巴引言，也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谈到与他有深厚联系的圈子成员时，巴巴说：“他们同我一体，却因在面纱背后，不得而知。”《美赫主》，美赫-默纳瓦尼出版社（1934年6月至8月）

摘自《语录》：“阿瓦塔的化身过程是独特的。他在采用肉身降入二元世界之前，把一种特殊业相赋予自己和他的圈子成员。这些业相被称作未尼亚尼业相。”

巴巴话中的有趣之处在于，在他采用人身降入幻相（二元）之前，就把同样的未尼亚尼业相赋予自己和他的圈子成员。这是他在出生为人之前做的工作。之后巴巴说：“在用肉身出生之前承担未尼亚尼业相，

就好比给自己和圈子戴上面纱。”

我再次发现这很有趣，即这个过程是巴巴在化身之前而不是之后启动的。

“未尼亚尼业相的运作逻辑必然会带来对存在一体性的证悟，因而被称作合一门槛。”

“在阿瓦塔规定的时间获得成道之前，圈子成员一直在未尼亚尼业相的面纱之下。”

“通过阿瓦塔获得证悟之后，他们的未尼亚尼业相不再是面纱，而是成为瑜伽瑜伽业相，仅仅充当在地球上实现神圣计划的工具。”

以上内容摘自美赫-默纳瓦尼出版社印刷的2000年第七版《语录》。

在《无限智能》书中56页，巴巴论述：“完美瑜伽行者、圈子成员和成道者，在醒状态体验大我。”

大多数长期居民和朝圣者听过宝吉经常评论说：在巴巴显现的时候，所有给满德里制造麻烦的人，会为自身的行为懊悔哭泣，那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太晚。我百分之百地确信将会发生此事。

我想让读者注意，1926年10月巴巴在结束美拉巴德的活动时，就他工作的真正性质，对鲁斯特姆·伊朗尼（大阿迪的兄长）说过的话。

“总之，阿瓦塔最重要的责任首先是培养他的圈子成员，让他们证悟。我不能拖延这项工作。我必须确保完成圈子的准备工作。其次，我必须给圈外的其他人某些灵性推动。第三，我还必须对那些值得我帮助的人予以某些物质利益。”

考虑到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上文所述的——直到临近1968年底巴巴才说，他已经百分之百满意地完成了他的工作。此后不久，巴巴便放弃身体，而满德里开始引导他的爱者。大多数满德里包括埃瑞奇都承认：他们在巴巴放弃身体后，对巴巴真正是谁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相信满德里的这种内在变化，只有在巴巴的工作百分之百完成之后才会发生。我相信他已经完成了作为阿瓦塔的最重要责任，即“培养他的圈子成员，让他们证悟”。事实上，这对我来说不再是信仰问题，而是千真万确，

确凿无疑的。大多数人与他们见面打交道的的时间都是短期的，从数周到数月不等。他们只看到满德里的行为。而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向我展露心灵，其中我能找到的只有巴巴，除了他别无一物。

假设我的信念是错的，那会损失什么？毫无损失，因为巴巴知道：我献给他们的爱、服务和服从都是为了他。现在让我们假设，我的信念是对的——那么我得到了什么？我得到了值得获得的一切，而且是在这一生中。我感到很蒙福，去爱、服务并服从了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造物主。对一个此生开始是无神论者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吗？我曾经挑战上帝，藐视他，嘲笑信神者，甚至骚扰他们。作为回应，他作为至仁至善至爱的神，对我倾注了宽恕、理解和爱，使我的整个生命充满他的临在。

他对像我这样的任性孩子的爱与关心，使我避免走上毁灭之路。据说“如果你向他走一步，他会向你走十步。”我的体会则不同。我只付出一点点真诚努力，他就跑过来，一路带着我走了成千上万步。这就是他的爱，是造物界中人人皆可善加利用的。为何拖延呢？为何不召唤他和他的恩典（现在最容易利用）？我现在怀着百分之百确信，真正可以说：我不是和满德里一起，而是和神本身一起生活。他们确实是罩着一层面纱的神。

（本辑完）